

本刊收录于马来西亚高教部期刊索引库 MyJurnal

當代中國研究期刊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当代中国研究期刊

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



UNIVERSITY
OF MALAYA
INSTITUTE OF CHINA STUDIES
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

ISSN 2289-7534



9 772289 753007

吉隆坡 马来西亚
Kuala Lumpur Malaysia
Vol.11 No.1 April 2024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当代中国研究期刊

Volume 11, Number 1, April 2024

第 11 辑, 第 1 期, 2024 年 4 月

当代中国研究期刊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社长
饶兆斌

主编
潘碧丝

副主编
贺艳青 林德顺

编辑
李志良 薛海娜 娜仁图雅 朱鹏

英文编辑
张添财

编辑助理
张彦涵 胡宁

国际编辑委员会
(排名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海光
华东师范大学

石之瑜
台湾大学

江柏炜
台湾师范大学

沈志华
华东师范大学

苏晖
华中师范大学

杨雪冬
清华大学

单宝顺
浙江理工大学

周建设
首都师范大学

袁兴言
金门大学

聂珍钊
浙江大学

崔之元
清华大学

黄子坚
马来亚大学

潘小慧
辅仁大学

当代中国研究期刊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Chairman

Ngeow Chow Bing

Chief Editor

Fan Pik Shy

Deputy Chief Editors

He Yanqing Ling Tek Soon

Editors

Lee Chee Leong Nur Shahadah binti Jamil
Naren Tuya Zhu Peng

English Editors

Peter Chang Thiam Chai

Editorial Assistants

Hu Ning Chong Sin Wah

International Editorial Board

Bo-Wei Chiang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Chih-Yu Shih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Cui Zhiyuan
Tsinghua University

Danny Wong Tze Ken
Universiti Malaya

Nie Zhenzhao
Zhejiang University

Pan Hsiao-Huei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Shan Baoshun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Shen Zhihua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ing-Yen Yuan
National Quemoy University

Su Hui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ang Haiguang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Yang Xuedong
Tsinghua University

Zhou Jianshe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Volume 11, Number 1, April 2024

当代中国研究期刊

第 11 辑, 第 1 期, 2024 年 4 月

© Institute of China Studies

First published in 2014

COPYRIGHT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copi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the publisher. Under the Copyright Act 1987, any person who does any unauthorized act in relation to this publication shall be liable to prosecution and claims for damages.

The contents of a published article in the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reflect the view of the author or authors and not that of the editors of the journal or the Institute of China Studies, Universiti Malaya.

Cover Title: Dr. Lee Kean Yau

Typesetting: Wong Yee Chen

Printed by Universiti Malaya Press

Universiti Malaya, Lembah Pantai,

50603 Kuala Lumpur, Malaysia

Please visit the CCS homepage at

<https://icsum.org.my/contemporary-china-studies-ccs/>

The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当代中国研究期刊 is a fully peer reviewed academic journal indexed in MyJurnal, Citation and Infometric Division, Ministry of Education, Malaysia, with focus on subjects relating to political, economical, cultural studie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contemporary China.

Manuscripts for consideration and editorial communication should be sent to:

Editor,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Institute of China Studies, Universiti Malaya

50603 Kuala Lumpur, Malaysia

Tel : +(603) 79567288

Fax: +(603) 79674438

E-mail: ccs2014ics@gmail.com, chinastudies@um.edu.my

Further editorial communication and acquisition, subscription and other enquiries could also be sent to: Miss Susie Ling, CCS Editorial Manager (E-mail: susielyp@um.edu.my)

当代中国研究期刊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Contents 目录

- 经典的问题与问题的经典： 001
评《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修订版）（上） / 孙玉杰
Classic Questions and Classic Answers: A Review of "Seventy
Year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Revised Edition) (Part One) / Sun Yujie
- 一代人的觉醒：朦胧诗的潜伏与崛起（1973-1979） / 陈大为 029
The Awakening of a Generation: The Submergence and
Rise of Meng-Long Poetry (1973-1979) / Chan Tah Wei
- 中国在南海的四沙主权声索 / 裴氏秋贤 045
China's Four Sha Claim in the East Sea / Bui Thi Thu Hien
- 传播视域下文学和音乐的互融共生——爆红歌曲
《罗刹海市》的艺术再创及其启示 / 冯悦、李银波 057
The Convert and Symbiosis between Literature and Music in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cation: The artistic creation of the popular
song "Luocha Haishi" and its meaning / Feng Yue, Li Yinbo
- 从生命感受出发：论穆旦晚年诗歌中的“智慧”与
“荒原” / 杨慧莹 075
The Perspective from the Sensibility of Life: Wisdom and
Wasteland of Mu Dan's Poetry in His Later Years / Yang Huiying

当代中国研究期刊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Contents 目录

汉语十二生肖文字构造特点研究及其在越南 汉语教学中的应用 / 吴氏惠 Research on 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Zodiac Characters and Their Application in Chinese Teaching in Vietnam / Ngô Thị Huệ	093
---	-----

经典的问题与问题的经典： 评《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修订版）（上）

孙玉杰

摘要：陈永发研究员所著的《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是中共历史研究的经典著作，先后出版两个版本，多次印刷，在学术界产生重大的影响。2001年的修订版是1998年初版基础上，参考高华、杨奎松和齐锡生三位教授的书评进行的修订版，但是，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就五大问题与陈研究员商榷，期待促进中共党史的研究。

关键词：《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修订版）；陈永发；书评

作者：孙玉杰，淮北理工学院教师、安徽大学陈独秀研究中心、农村改革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研究方向：中共党史。邮箱：sdj602@126.com

Title: Classic Questions and Classic Answers: A Review of "Seventy Year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Revised Edition) (Part One)

Abstract: "Seventy Year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authored by Researcher Chen Yongfa, is a classic work i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It has been published in two versions and has undergone multiple printings, making a significant impact 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The revised edition from 2001 builds on the original 1998 version, incorporating insights from book reviews by Professors Gao Hua, Yang Kuisong, and Qi Xisheng. However, it still presents several issues. This article engages with five major problems and discusses them with Researcher Chen, with the hope of advancing the study of CCP history.

Keywords: Seventy Year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Revised Edition); Chen Yongfa; review

Author: Sun Yujie, a lecturer at Huabei Normal University and a researcher at the Chen Duxiu Research Center of Anhui University and the Institute for Rural Reform and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Research area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Email: sdj602@126.com.

一、引言

共产革命是中国二十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影响深远，从诞生之起，就引发政界和学界的关注，二十世纪三十到四十年代已相继出版若干论著。之后的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特别是1949年以后，国内失去正常的学术研究环境，甚至某些话题成为政治禁区；1978年后，状况逐渐改变，资料和档案也相继有限度地开放，出版大量党史著作，包括通史类的作品，但是，多数是政治色彩浓厚的著作。陈永发研究员所著的《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¹一书（以下本文中简称陈著），改变了此种面貌。受生活环境和求学经历影响，笔者虽然不尽赞同其书中的相关观点，但是，尊重其表达的权力。陈著从1998年初版以来，深受海内外学术界的好评和读者的喜爱。著名学者高华教授、杨奎松教授和齐锡生博士等先后发表书评，在肯定其学术价值的同时，也指出初版存在的诸多问题，甚至有许多史学的“硬伤”。陈研究员是个谦虚和大度之学者，不仅能够接受学术的批评，而且对批评者表示致谢²。在参考书评意见的基础上，陈研究员对著作进行修订，于2001年8月出版二版即修订版，已经八刷。足见陈著因其价值和影响已成为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经典著作之一，被杨奎松教授称为“台湾中共通史研究第一书”³。

陈著的主要内容，因学术界已经十分熟悉，不再赘述，可参考

1 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上、下），1998年12月初版，2001年8月二版，2011年12月二版八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2 陈永发：《敬答杨奎松先生》，《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台北：中央研究院出版，1999年第27期，第195页。

3 杨奎松：《开卷有疑——中国现代史读书札记》，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67页。

三位学者的书评，特别是齐博士的书评介绍比较详细⁴。按照书评的相关书写原则，一般评论近期出版的书籍，因特殊原因，也可以评论出版时间稍微早些的著作，同时，还遵循书评的其他一般原则⁵。本文是在高教授、杨教授、齐博士书评的基础上，参考一系列著作（根据书评的书写原则，参考文献的时间截止到陈著 2011 年 12 月二版八刷时），从学术视域对 2001 年修订版进行评论。因学识与阅读范围等原因，书评也存在着不同的问题，期待学界再进一步探讨，共同推动中共党史研究的进步。

二、学术界对陈著的评价

高华教授认为：“（初版）是一部多年少见的，全面研究中共革命历史问题的力作。陈著是中国人站在民间立场，跳出国共两党意识形态解释学的束缚，以个人之力研究中共革命历史的第一部大型私人历史著作，……卓然成一家之言”⁶；杨奎松教授从“锐意求新、研究深入、客观平实、议论风生”⁷四个方面肯定陈著（初版）；齐锡生博士认为：“本书（初版）不但是一部上乘的通论，也是一部高水平的学术专论”⁸；凌锋认为：“（修订版）它是当今华文世界中最权威、最全面、最客观的中共党史教科书”⁹；萧延中教授认为：“（修订版）以翔实的史料和精确的叙述受到海内

4 齐锡生：《新书评介》，《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台北：中央研究院出版，1999 年第 27 期，第 209-213 页（以下引用此文，简称为：《齐书评》）。

5 荣新江：《学术训练与学术规范：中国古代史研究入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214-225 页。

6 高华：《在史料的丛林中——读陈永发新著〈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二十一世纪》，1999 年 6 月号，第 115-121 页（以下引用此文，简称为：《高书评》）。

7 杨奎松：《评〈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台北：中央研究院出版，1999 年第 27 期，第 173-194 页（以下引用此文，简称为：《杨书评》）。

8 《齐书评》，第 212 页。

9 凌锋：《陈永发和他的〈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www.epochtimes.com.2002 年 9 月 3 日。

外学术同行的认可”¹⁰；杨攀博士比较两岸的党史研究后说：“陈著（修订版）显现出的充分优势，独特风格是台湾其他相关研究者所不及的”¹¹；杨继绳先生认为：“陈先生本书（修订版）的一个特点是充满理性”¹²，等。无论是初版还是修订版，学术界对陈著给予高度评价，足见陈著是一部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经典之作。

三、经典的问题

学术界在高度评价陈著的同时，也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和缺憾。高华教授认为：“陈著（初版）亦有缺失，直言之，存在个别原本可以避免的史实和判断方面的错误”¹³；杨奎松教授指出初版有四个方面的缺失：“锐意求新有不足、着力不均、规范须严、议论风生有可商榷处”¹⁴；齐锡生博士认为初版存在四个问题¹⁵；杨继绳认为：“（修订版）这边（大陆）的资料太多，对大陆读者来说，新意不多”¹⁶。2001年二版就是在高教授、杨教授与齐博士书评的基础上，进行修订后的再版，但是，2001年8月二版的2011年12月二版八刷版本，仍然存在诸多遗憾。笔者提出五类问题与陈研究员商榷。问题的提出与分类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一，为叙述的方便；二，为行文结构平衡的需要，界限比较模糊。同时，为简洁原则，凡是引用陈著的文字，尽量简化，不讲究整体性，只引用关键段落或关键词语；三，问题的分类以及撰写，按照在陈著中书写的顺序，便于读者对照阅读。

10 萧延中：《“毛泽东研究在台湾”掠影》，《党的文献》，2006年第6期，第90-91页。

11 杨攀：《1980年以来台湾地区中共党史研究》，中共党史专业博士论文，武汉大学，2013年，第63页。

12 杨继绳：《读陈永发史著断想》，《炎黄春秋》，2016年第4期，第79-83页。

13 《高书评》，第116页。

14 《杨书评》，第173-194页。

15 《齐书评》，第212页。

16 杨继绳：《读陈永发史著断想》，第79-83页。

（一）语言或表述问题

“历史”在英文中的表达是“History”，直接翻译成中文是“他的故事”。“他”是第三人称词语，原意就是要求历史研究要客观、公正，包括语言的客观，词性还要中性，不偏不倚，这样才能表达历史原本的意义。杨奎松教授在书评中，已经指出“陈书行文及用词上主观和随意性似也有可指摘之处”¹⁷。历史著作的语言要严谨规范，但是，陈著中的语言，如杨教授所指出现象太多，不是“似也有可”，而是“确实有”。

1. 词语问题。“似乎”、“好像”、“几乎”、“所谓”，等，特别是“似乎”一词使用太多。据不完全统计：第17页、30页、66页、78页、104页、109页（使用“好像”一词）、114页、124页、133页、145页、151页、162页（两个）、173页、186页、193页、206页、219页、223页、301页、428页、429页、437页、448页、477页（两个）、479页、482页（两个）、483页、505页（三个“所谓”）、506页、507页、517页、518页、521页（除了“几乎”还有三个“所谓”）、528页、530页（两个）、531页（一个“几乎”四个“所谓”）、542页（三个“所谓”）、547页、550页、551页、675页、678页、681页、700页、701页、705页、718页、722页、746页、754页、758页、769页、776页、780页（两个）、781页、785页、788页、799页、821页、825页、827页、828页（两个）、834页、845页、850页（两个）、852页、854页、863页，等等。笔者从来未见过一本历史学著作使用那么多“几乎”或“似乎”，而“几乎”或“似乎”在汉语中是“表示十分接近或差不多”、“仿佛、好像”的意思¹⁸；另外，“可能”一词的使用也较多。第267页，图片介绍内容中，图中左7杨尚昆的职务介绍，使用“可能”一词，在历史著作中，运用不准确。该图片在2001年出版的《杨尚昆回忆录》中非常清晰，杨进入苏区后，先后任“苏区中央局宣传部干事、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副校长与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红一

17 《杨书评》，第186页。

18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2016年，第598、1242页。

方面军政治部主任”¹⁹；同时，“1980年代任中共军委副主席”的表述，也不准确，杨在1982年9月10日，任“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²⁰；第276页，注释7中，“王稼祥当时27岁，很可能也在毛泽东的军队中代理政治保卫处长”，“很可能”一词，也不规范。作为历史学著作，表述要准确。王稼祥到苏区后，“兼任中共苏区中央局政治处长”²¹，同时，“在毛泽东的军队中代理政治保卫处长”的表述太过随意；注释8，引用的文章没有页码；第441页，“刘少奇是一个有革命使命感的组织专家，目睹土改中的流血情况，可能毫不动容，但看到农村支部党员的大批被斗，却未免担心起来”，又出现“可能”一词。在历史学著作使用那么多此类语言，不太严肃。因为，史学著作的基本要求是求真、求实，来不半点“几乎”、“似乎”与“可能”等不确定性用语。

2. 错别字或不规范的现象。一，第23页、900页，其中900页使用10次“平反”词语。“平反”一词，利用不规范，不符合中共党史用语习惯。中共党史上多用“甄别”或“改正”一词。用“平反”不符合中共历史表述习惯。而且高华教授在书评中，已经指出此问题，两词的涵义差别大²²。二，第93页，“独力自主”成语中，“力”应该是“立”。三，第135页，“（上海大学）其前身是一所野鸡大学”。此论断，尽管来源于当事人的回忆²³，

19 杨尚昆：《杨尚昆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301页。

20 杨尚昆：《杨尚昆回忆录》，第359页。

21 徐则浩：《王稼祥年谱（一九〇六 - 一九七四）》，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56页。

22 《高书评》，第120-121页。“所谓‘甄别’，有异于‘平反’。若干结论有不实之处，予以改正，谓之‘甄别’，‘平反’则是推翻原有错误结论，给蒙冤的对象恢复名誉。延安的审干、抢救的纠偏工作，名曰‘甄别’，不称‘平反’，其含义即在此。”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延安整风运动来龙去脉》，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93页；（尽管，也有著作使用“平反”一词，如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修订版），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但是，可以发现，即使使用“平反”一词，仅是表面用词，里面还是用“甄别”或“改正”词语，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第1029-1030页；同时，文件或档案中也多使用“甄别”、“改正”）。

23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北京：人民出

但是，要谨慎使用回忆录和口述史资料，同时，也与136页的注释9-12的描述内容不相符合；另一方面，也与学术界研究成果不符合。当时社会上曾流传“五四时期有北大，大革命时期有上大”之说²⁴。四，第192页，“1927年以前的中共并不是现代产业工人自发领导的革命”。此句语法不通，主语是中共，宾语是革命，显然不对等，即中共是革命，表述错误。五，第205页，“在地的地方士绅”中，两次使用“在地的”，不知道什么意思？难道还有“在天的”？应该是多余的或印刷时出错的。六，第283-284页，在叙述第五次围剿战中的国军伤亡情况时，283页是“国军死伤24000余人”，而284页却是“24000人”。问题一，史料来源？问题二，为什么前后不一样？283页多个“余”字，而284页正好是整数“24000人”。证据何在？七，第338页最后一段第一句，“分散在皖南、皖北和苏南的新四军，们最初认为”。此处，在“军”字后面，明显多个“，”。“中共枯等年余”，“枯”应该是“苦”。八，第374页，“这是中共从1935年以后第一次召开类似性质的会议”。“类似性质”是什么意思的会议？九，第844页，图片介绍文字中，“决定将邓小平流放到东”。此处“东”是什么地方？读者不明不白，应该是“东交民巷”²⁵。十，第845页，“宁愿真除老实的华国锋为总理”。语段中“真除”，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按照上下行文逻辑看，应该用“任命”或“让”等的意思。十一，第851页，“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变成臭老九”。此论断既武断又不符合历史事实。十二，第897页，图片下面的介绍文字中，“数苍茫大地”，应为“问苍茫大地”²⁶，等等。

（二）学术规范或史料问题

历史研究是社会科学的基础研究之一，规范性是基本的要素之

版社，1980年，第29页。

- 24 徐世强：《上海大学：20世纪20年代的“红色学府”》，《党史博览》，2010年第11期，第54-56页。
- 2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七九）》（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51页；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425页。
- 2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诗词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6页。

一。傅斯年说过“史学本是史料学”，“史学便是史料学”²⁷，也就是历史研究要讲求史料证据。杨奎松教授已指出，1998年初版中，“陈书注释全无规律可循，有时平均一页达不到一条，不仅如此，陈书注释全无规范，有时整段整段，甚至整页整页无注，有时却具体到一句话一注，让人不明所以”²⁸。2001年修订版中，因要回应高教授、杨教授与齐博士书评的质疑，新增加许多参考文献，较1998年初版有所改观，但仍然有许多学术规范或史料问题，包括没有给出参考文献，即使给出的新注释却依然存在诸多问题。笔者读陈著时的心情是“既激动又失望”，激动于“新的史料、新观点”，失望于“无学术规范，甚至于对事件作信口开河式的评价，乃至‘史实’的错误”，而且，高教授、杨教授与齐博士在书评中，已经指出的问题，还仍然存在。

1. 第13页，“更不会像一些美国学者那样，一厢情愿地认为”，美国学者是指谁？该观点来源于哪里？

2. 第74页，注释6，在分析陈独秀的民族自尊心，不愿意接受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经济援助，陈独秀未去参加中共一大时。作者说：“为了釜底抽薪计，陈独秀一直强调中共应该追求经济上的独立自主。可能由于这一考量，他决定不回上海参加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因为如果他在广东办学的计划成功，中共或许以后就不再需要共产国际的经济援助了。”注释6给出的参考著作中，找不到原作者要表达的此种意思²⁹，不知道根据什么，陈著推演出此解释的。杨奎松教授的书评中，已经指出“作者多半是仅根据包慧僧的回忆”³⁰。包慧僧的回忆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另当别论，问题是，历史没有正确答案，包的解释也仅是一种历史解释。但是，陈著中注释6补充的自己的观点，不能算到引用的资料中，可以另外作解释，以表明自己的看法，这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关于陈独

27 蒋大椿：《傅斯年史学即史料学析论》，《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12期，第44-50页。

28 《杨书评》，第184页。

29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第384、388、389页；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1879-1942》，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48、149、154、155页。

30 《杨书评》，第182页。

秀没有参加一大的原因，学术界有多种解释³¹，已经是非常清楚的问题。

3. 第 93 页，引用图片《晨报》上《为陈独秀君募集诉讼费启示》中，署名人之一是“胡适”，而图片下方介绍文字中，却变成“胡适之”，虽然是同一个人，要尊重历史的原貌，恢复历史的现场感。

4. 第 97 页，注释 2 是 2001 年修订版中新增加的一个注释，是为回应杨教授书评对 1998 年版 89 页相关内容的质疑³²。后面补充内容中，“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曾经列举他反对和国民党合作的理由如下”，存在的问题：一，陈著中列举四条理由，而陈独秀提出的是六条理由，不完整；二，与参考文献原著 163 页的内容无关；三，陈著的补充内容，语言的应用与原著也不一样，导致用语缺乏严谨性，甚至可能发生曲解陈独秀的原意的问题³³。如，理由的第一个原用语为“共产党与国民党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陈著中说是“中共和国民党没有共同语言”，被严重口语化，寓意可能会相差十万八千里，陈著参考文献《陈独秀年谱》的内容来源于杨教授书评中参考的文献³⁴，陈著应该引用此最权威的文献。

5. 第 115 页，图片资料中引用的“四·一二”政变之后，“据中共统计，从 12 日到 15 日，约有 300 人被杀，500 人被捕，5000 人失踪”。问题：一，该数字的史料出处何在？二，杨奎松教授、齐锡生博士都曾指出该数据在 1998 年初版中第 106 页和第 176 页的数据不一致的前后矛盾问题³⁵。但在 2001 年修订版中，陈著在 187-188 页，把 1998 年初版 106 页和 176 页原来相矛盾的数据改为“结果四天之内共有 300 多工人和党员被杀，500 多人被捕，5000

31 郑天贵：《李大钊陈独秀未参加一大之原因》，《党史纵横》，1990 年第 5 期，第 24-26 页；王其彦：《陈独秀没出席中共“一大”的原因》，《齐鲁学刊》，1991 年第 4 期，第 116-117 页；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中共“一大”研究论文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 年，第 165-179 页。

32 《杨书评》，第 182 页。

33 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1879-1942）》，第 165 页。

34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年，第 31-32 页。

35 《杨书评》，第 177 页；《齐书评》，第 212 页。

人下落不明”，这样上述两处的数据就一致。可见，上述两处的数据是同出一个参考资料³⁶。1998年初版中矛盾的数据主要是引用不同的资料而产生，如果当初加以说明，此类问题也不会产生；三，在188页注释26的补充内容中，又将1998年初版176页的数据拿出来，其目的是说明“其实，关于被捕和被杀工人的总数，没有人弄得清楚”，以回应杨与齐书评的质疑。如果，在1998年初版，就这样引用和说明，杨与齐书评质疑的问题就不会产生；四，还有个有问题是，在1998年初版106页，引用的数据前是“共”字，而到2001年修订版115页却变成“约”字，而且原参考文献资料中，既无“共”字，也没有“约”字；2001年修订版188页引用的数据前是“四天之内”，而引用的原资料上却是“据不完全统计，在三天中”。而且，2001年修订版的数据前，正文引用中缺少“据不完全统计”，显得2001年修订版的数据是完全统计的数据，这是不该出现的错误；五，在数据的原资料中，也没有“据中共统计”这些限制性词语³⁷，不知道陈著中，为什么会添加上？造成此问题的责任，应该完全由作者负责。

6. 第143页，注释21，陈著认为，“关于谁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迄无定论”。问题是，“迄无定论”的结论，证据何在？陈著引用的《张闻天传》，说明“‘这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名词是一部分人带着宗派情绪叫出来的，与‘十天会议’的事实相去甚远”³⁸。其实，关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说的已经非常清楚³⁹；注释22，引用余敏玲的博士论文。笔者查余的博论88页和145页⁴⁰，也没有陈著引用的意思表达，不知道为何？同时，列举的余博论书目中，多个“P.”字；注释23，引用余敏玲的文章，无论是题目还是内容，都存在问题，余文的原题是《国际

36 赵生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纲要》（内部发行），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0页。

37 赵生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纲要》（内部发行），第50页。

38 程中原：《张闻天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第106页。

39 杨尚昆：《关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问题》，《百年潮》，2001年第8期，第10-22页；何方：《张闻天与“二十八个半”》，《文史精华》，2003年第9期，第4-9页。

40 Miin-ling L.Yu: *Sun Yat-sen University in Moscow 1925-1930*.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1995. p.80, 145.

主义在莫斯科中山大学，1925-1930》，而陈著引用中少时间界定（1925-1930），到 999 页注释 1 时，余文的时间界定又搞错误成（1925-1939），再到 1090 页附录的参考文献时，又少时间的界定（1925-1930）；更严重的内容错误在于，余原文中注释 25 表述的内容，也是转引《前进报》（苏联）的报导，“当时莫斯科工厂最高到最低（经理到童工与生手）的工资分别为 225 和 30 卢布”⁴¹。在陈著注释 23 中，却表述为“当时莫斯科工厂工人的工资，最高每月 225 卢布，最低 30 卢布”，与余文转引的资料原意差别较大。同时，该注释还引用刘杰诚的研究成果，认为“（刘杰诚）对中山大学预算的估计是，一年一千万卢布，这显然是不符合实际”。但是，此论断在陈著参考的 1993 年版刘著 99 页中，就根本没有此数据⁴²，刘著的修订版 99 页，也没有此数据⁴³，要么是凭空捏造出来的数据，要么是引用错误导致；注释 24 的内容，在余博论中的 121 页，也没有反映出来⁴⁴。

7. 第 144 页，“更有数百人被送到‘古拉格群岛’集中营劳改”。注释 26，表明资料来源《张闻天传》第 107 页，但是，该著的 107 页，并没有此处引用的内容⁴⁵；该引用还有一个出处是唐有章的《革命与流放》，而此书 36-37 页，也没有明确的表述陈著中的引用内容。唐书的表述：“反对王明的同志有的被监禁，有的被流放，有的被苏联当局驱逐出境，受害者达二百多人”⁴⁶；出处的第三个资料是毛齐华的《追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期间的几个问题》，该文 62 页，也没有陈著中引用的内容⁴⁷。即使按照唐著资料来演绎出来，数量表达为“数百人”也过于夸张，因唐著中是“达二百多人”。

41 余敏玲：《国际主义在莫斯科中山大学，1925-1930》，《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96 年第 26 期，第 235-264 页。

42 刘杰诚：《毛泽东与斯大林》，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年，第 99 页。

43 刘杰诚：《毛泽东与斯大林》，第 99 页。

44 Miin-ling L.Yu:Sun Yat-sen University in Moscow 1925-1930. 1995.p.121.

45 程中原：《张闻天传》，第 107 页。

46 唐有章口述、刘普庆整理：《革命与流放》，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 36 页。

47 毛齐华：《追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期间的几个问题》，《中共党史资料》，1997 年第 63 辑，第 50-64 页。

8. 第 149 页，“（杨明斋）不洗澡，也不换洗衣物，专门研究马列主义，精神看来十分不正常”。注释 29 说明，资料来源于《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 72-74 页和《“一大”前后》（三）第 114 页。但是，在《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 72-74 页中，找不到表达杨明斋“精神看起来十分不正常”的表述，相反则有“杨明斋虽然外表上污浊不堪，不拘小节，但仍不失正人君子的气质”⁴⁸的表述，可见，杨是正常人，其行为，应该是赌气的表现；而在《“一大”前后》（三）的第 114 页，根本没有提到杨明斋的情况⁴⁹。

9. 第 223 页，“毛泽东便率残部约 1500 人，南下湘赣边的崇山峻岭，另谋出路”。杨教授书评中，曾指出 1998 年初版 211 页和 223 页数据不一问题⁵⁰。在 2001 年修订版中，陈著将 1998 年初版 211 页数据删除掉，保留 223 页的数据，并加一个注释 43，而且该注释还说是“官方的说法”。是否可以这样来理解，注释 43，并不是数据的出处，只是提供用来解释说明自己引用的数据准确性，而且注释 43 的数据，在给出的参考文献资料中，也没有出现“结果剩下 700 百人继续南下”⁵¹的说法；“共七百余人”的数据来源于王健英的著作⁵²，这两个资料，也没有讲清楚陈著的数据来源。同时，在 236 页，还继续坚持“率领 1500 的残余人马南下逃窜”；238 页图片介绍文中又说“率残部千余人南下湘赣边境罗霄山的中段”。同一著作中，相关的内容、数据如此混乱，前后矛盾的现象，不应该出现，应该理清楚，即使数据出现打架的现象，最好的处理办法是注明出处，以免造成混乱的现象。

10. 第 234 页，“党员人数从 60,000 遽减为 10,000”；到 239

48 师哲回忆、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修订版），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年，第 73 页。

49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114 页。

50 《杨书评》，第 177 页。

5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 - 一九四九）》（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219-222 页。

52 王健英：《中国工农红军发展史简编（1927-1937）》，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 年，第 17 页。

页，“党员的数量由 60,000 陡减为 10,000”。在 1998 年初版 221 页和 226 页，相关数据是“党员人数从 60,000 遽减为 10,000”、“党员的数量由 40,000 陡减为 10,000”。2001 年修订版本中，两处的数据之所以保持一致，是因为杨奎松教授对此数据的质疑⁵³。陈著中，多次出现此种现象，对 1998 年初版质疑的地方，2001 年修订版会作一定的修改，无论是否有史料来源，此处的修改就属于此种情况。但是，此处仍有问题：一，在没有给出新参考文献的前提下，而且数据就变成一致，为什么？二，234 页使用“遽减”到 239 页变成“陡减”，从“遽”变成“陡”有什么区别，两处数据一样，位置也靠近，属于重复利用，应该去掉一处。

11. 第 242 页，注释 3 存在有两个问题。一，引用的内容，在《周恩来年谱 1898-1949》（上）第 184-187 页中，根本没有陈著中引用的内容或表达的意思。要求周恩来回国的是中共中央⁵⁴，“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和瞿秋白先后动身回国，纠正中共中央六月十一决议的错误”⁵⁵，是在 188 页，而且也没有“并恢复城市共产党、共青团和各种群众组织分家的作法”的意思表达，是“将立即恢复党、工会、团的经常领导机关”⁵⁶。二，注释 3 中“在此之前……”的内容，史料来源于何处？

12. 第 273 页，“结果虽然又有四、五千人被戴上 AB 团的莫须有罪名，且至少有 2000 多人遇害，但事情并未扩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该数据与 1998 年初版 260 页，遇害人数“约有 500 人”，明显不同，差异较大。高教授书评中，不仅质疑 1998 年初版 260 页的数据问题，而且提供了不同争论的史料来源，并指出“肃 AB 团具体受害者的数目并未正式公布”⁵⁷。历史研究中，有争论是正常之事，只要提供不同的史料来源，言之有理即可。现在的问题是，在 2001 年修订版和 1998 年初版中，注释中引用的史料

53 《杨书评》，第 177 页（杨教授对此处的质疑，页码标注错误，前一个数据是在 1998 年初版的 221 页，书评中标注为 211 页）。

5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 年，第 186 页。

5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上），第 188 页。

5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上），第 191 页。

57 《高书评》，第 116 页。

来源一样⁵⁸，但是，结论的数据却不一样。而且，陈著注释中也承认，“至今仍有争论”，如何解释？陈著中引用的文献是陈研究员自己的一篇文章，也是关于肃 AB 团研究的权威文章之一。但奇怪的是，陈著前后版本中都出现的数据，却在引文原文中根本没有出现过⁵⁹，而且，陈著在注释 4 中补充的内容，还涉嫌把别人的研究成果，当作自己的成果加以引用的嫌疑。从引文的内容看，是别人的研究成果数据，从引用形式上看是自己的成果。其实，此处应该是转引，但是陈著中却采取直引的方式，从而造成是自己的研究成果的印象。而且，注释 4 是为回应高教授的质疑新加的一个注释，与注释 5 同是陈自己的一篇文章。注释 5 是为印证“成功的人是难以责备的，毛泽东的肃反责任便迅速被人遗忘了”。这里有两个问题：一，陈研究员发表此文，就已经说明肃反责任“没有被遗忘”；二，其实，所引陈研究员自己文章的观点，与此观点恰恰相反，“从研究 AB 团案中，我们发现毛泽东确实有相当大的个人责任”⁶⁰。不知道，陈著引用此参考文献的目的是什么？是证明还是反证陈著中的观点呢？作者对同一个历史事件，在不同时期的著作中，应该保持一致，否则要给予史料证据来加以解释。同时，陈研究员所服务单位的《集刊》发表的另外一篇文章，对“肃反”的研究，也较有价值，而且对“肃反”AB 团案，说明的更清楚，尽管不是专门研究“肃反”的文章⁶¹。学术界对 AB 团研究的成果还有很多，可以参考进一步搞清楚此问题⁶²。

13. 第 296 页、300 页、301 页与 303 页，关于长征时期的红军

58 陈永发：《中共早期肃反的检讨：AB 团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88 年第 17 期，第 193-217 页（此处，对于是否有注释问题，发生分歧，高教授认为，1998 年初版 260 页，没有提供注释（《高书评》，第 116 页），笔者始终认为，此处引用陈研究员自己的这篇文章（学术不规范引起的祸））。

59 陈永发：《中共早期肃反的检讨：AB 团案》，第 193-217 页。

60 陈永发：《中共早期肃反的检讨：AB 团案》，第 269 页。

61 翟志成：《中共与党内知识分子关系之四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94 年第 23 期，第 212-220 页。

62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 14 册），1985 年，第 627-648 页；戴向青、罗慧兰：《AB 团与富田事变始末》，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 年；高华：《“肃 AB 团”事件的历史考察》，《二十一世纪》，1999 年 8 月号，第 60-70 页。

数量，交代混乱，容易引起歧义。杨奎松教授、齐锡生博士在书评中，已经指出此问题⁶³。2001年修订版的问题：一，数据来源的史料是何处？而且301页的注释1，是为应对齐博士的质疑才在2001年修订版中新增加的注释⁶⁴。注释1的问题：仅能回答军队前后的变化，而党员前后的变化，怎么回答？从行文逻辑上，“党员由极盛时期的30万锐减为4万，而军队则由30万锐减为3万”，这是一句话，而且说“这是中共官方所给的数字”，这个结论的证据是什么？参考引用的是王健英的著作，王的观点能够代表中共官方吗？王著中此数据也没有给出史料来源，更不含有“中共官方之说”的意思⁶⁵，要说《中共中央文件选集》能够代表中共官方，还能理解。二，在1998年初版291页，原表述为“在7万战斗部队之外，又有机关人员9千和民夫5千随行”。可能为应付杨奎松教授的书评，在2001年修订版中303页，前面加上“全部86000兵员当中”。三，300页图中的介绍文字说，“虽然共军从大约30万减少到大约3万”，但是在1998年初版288页同样的图片上介绍的数据却是“约20万减少到约4万”。300页图片中的数据也应该是来源于参考的王著，但是，300页的数据，不仅与301页的不同，“（300页）大约30万减少到大约3万”到“（301页）由30万锐减为3万”，而且，300页和301页的数据与王著的原始数据也有差别，在王著中，是“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前，全国红军曾发展到三十万人。……长征到达陕甘后，只剩下三万人左右”⁶⁶，可见，由“大约30万、大约3万”到“30万、3万”再到“三十万人、三万人左右”。对一个历史事实的叙述，如何解释前后版之间的数据差距，而且都没有给予史料佐证的来源，这些数据岂不成“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在一部严肃的史学著作中，无论如何不应该出现如此的现象。

14. 第424页，注释17，引用的《毛泽东年谱》，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 - 一九四九）》，分为上、中与下三册。陈著中，引用的注名是2册即中册，但是，在此

63 《杨书评》，第177-178页；《齐书评》，第212页。

64 《齐书评》，第212页。

65 王健英：《中国工农红军发展史简编（1927-1937）》，第88-89页。

66 王健英：《中国工农红军发展史简编（1927-1937）》，第88-89页。

册的 248 页，根本没有陈著中引用的内容，引用的内容在下册即陈著中 3 册的 248 页⁶⁷。按照陈著的标法应该是 3 册。同样的问题，还存在 425 页中，注释 18，与 424 页的注释 17 的问题一样，在 430 页，注释 25，没有标注引用的《毛泽东年谱》是那一册？从引用的内容来看，是下册，但是在下册的 260 页的内容与陈著中表述的内容不尽一样，“你们两个纵队派至冀东，配合晋察冀全力在明年春夏两季，不但占领北宁路津榆段的大部，而且可能在张家口、天津间打开一个至两个缺口，使东北、华北开始打通联系，经东北输送炮弹、炸药至华中、中原与西北，此种任务极为重要”⁶⁸。而在陈著中却表述为“东北现代化工业的重要性遂愈益明显，因伪它是关内共军砲弹和炸药的主要来源”；在 449 页，注释 30，原文是“我军到任何地方，原则上不许没收任何商店及向任何商人捐款。官僚资本，在该地成为根据地时，亦只许由民主政府接收经营，不许军队没收或破坏。军队给养应取给于敌人仓库、地主阶级、土地税及政府向商人征收之正当的营业税及关税。没收敌军官佐家属的财产，亦是完全错误的。高家堡破坏纪律的行为，应追究责任，并向全军施行政策教育与纪律教育”⁶⁹。到陈著中成为“面对这种种过左过火的现象，中共中央虽然不时重申反对，特别是反对没收商人及摊贩的资产，但是在土地革命的高潮期间，基本上是不会有基层干部愿意听的”。这种引申发挥原著引文意思的现象在陈著中多次出现。历史解释可以，也应该多样化，但是，解释必须忠于历史事实，忠于引文的愿意，而陈著的解释仅是自己对历史现象的看法，也是正常之事，但是，此种情况的发生，就不能再用别人的著作来注释，不能算到引文作者的责任。高华教授指出，“可能是又出于史家的谨慎，使用该书（指《毛泽东年谱》）的频率较低，……但是过分的谨慎也会带来问题”⁷⁰，再谨慎，也不能随意发挥原著的意思。

6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 - 一九四九）》（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248 页。

6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 - 一九四九）》（下），第 260 页。

6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 - 一九四九）》（下），第 264-265 页。

70 《高书评》，第 119 页。

15. 第 515 页，注释 27 中引用的《邓子恢传》中，多两个字“违法”，变成《邓子恢传违法》。而且，陈著的引文，也没有完全忠于原文，与原文的意思有不一样的地方，《邓》中没有提到武汉市长吴德峰的错误⁷¹，陈著中，却认为“正副市长的错误是偏听偏信”。

16. 第 564 页，“苏共同意针对其中约三分之一，也就是 141 项大型工程”。在 1998 年初版 547 页中的表述是“苏共同意针对其中约三分之一，也就是 156 项大型工程”。之所以，把初版中的“156 项”改为修订版中的“141 项”，是回应杨奎松教授的质疑⁷²，同时，为解释为什么会作出此处修改，增加一个注释 22，可是在引用的原著 1995 年修订版中，根本没有出现“141 项”的数据⁷³，不知道“141 项大型工程”，出自何处史料？难道，就是为回应杨奎松教授的书评而故意修改而成？还有个问题，前面有“苏共同意针对其中约三分之一”的逻辑前提，后面的数字，无论是“156 项，还是 141 项”都是“其中约三分之一”吗？明显是为应对杨教授的质疑，顾后不顾前的修改。杨教授书评，已经给出一个能够说明问题的参考文献⁷⁴，不知道为什么？陈著不用，反而去要使用一个没有引用内容的著作作为参考文献，难道就是为应付质疑吗？第 759 页，“1958 年起，分五年共同进行或由苏联援华进行重大科研项目 103 个，并在原已达成的 156 项经济合作项目以外，再增加 55 项”。此论断，与 1998 年初版 738 页的相关内容一致，杨奎松教授在书评中，对此论断提出质疑⁷⁵，在 2001 年修订版中，为回应杨教授的质疑，添加一个注释 3，同时，把相关内容，分开进行解释，又增加一个注释 2，其实，注释 2 与 3 的论证内容，可以合并在一起。关键的问题是，如此费尽心机地进行注释，也没有回答杨教授的质疑，在注释 3 给予补充，加以另外说明，引用杨教

71 《邓子恢传》编辑委员会：《邓子恢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438-439 页。

72 《杨书评》，第 178 页。

73 师哲口述、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修订版），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年，第 516-523 页。

74 裴坚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年，第 39-40 页。

75 《杨书评》，第 179 页。

授提供的参考文献⁷⁶，问题就解决，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也没有解决问题。

17. 第 595 页，注释 5 是 2001 年修订版中新增加的参考文献，是为回应杨奎松教授对 1998 年初版的 579 页，“随后将其（指叶剑英）调离广州，另派外来干部接替其职务，继续完成土地革命”的质疑⁷⁷。但是，给出的参考文献《陶铸传》的页码出现错误，引用的内容不是在该书的 23-26 页，而是在 225-226 页⁷⁸；同时，为说明，2001 年修订版中新增加的内容“另派与他（指叶剑英）素有嫌隙的陶铸接替方方的职务，继续完成土地革命”。参考文献给出的伍修权的《我的历程（1908-1949）》，可是在参考文献的第 163 页，根本没引证的内容⁷⁹。同时，在此注释中，还参考陈研究员自己的一本名著《延安的阴影》，内容倒是体现出来，还有在《延安的阴影》中，此内容仍然没有标明出处⁸⁰，等于自己用自己没有史料来源的著作来引用论证自己另外的著作，只能起到以讹传讹的作用。同时，在《延安的阴影》中，论证陶铸在延安审干的情况时，引用《李逸民回忆录》，可是李的回忆录中，仅提到“陶铸同志因坐过敌人的监狱，也被整成‘叛徒’”⁸¹，没有讲到在 2001 年修订版注释中的“当时未闻叶剑英对他有任何救援行动”，也没有提到《延安的阴影》中引用的内容，更甚至者，作者还把引用的《李逸民回忆录》的页码和版本时间搞错误⁸²，李著中，讲到延安整风的内容在第 109-120 页，不是在 37-38 页；李著是 1986 年出版，不是 1981 年出版⁸³。

76 王泰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1969）》，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 年，第 220-222 页。

77 《杨书评》，第 184-185 页。

78 郑笑枫、舒玲：《陶铸传》，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 年，第 225-226 页。

79 伍修权：《我的历程 1908-1949》，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 年，第 163 页。

80 陈永发：《延安的阴影》，北京：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专刊（60），1990 年，第 122 页。

81 李逸民：《李逸民回忆录》，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117 页。

82 陈永发：《延安的阴影》，第 183、330 页。

83 李逸民：《李逸民回忆录》，第 109-120 页。

18. 第 599 页，注释 12、13，与 1998 年初版中 583 页注释 9、10 页的内容一样。杨奎松教授，在书评曾指出存在的问题，但是，杨教授的质疑也存在问题，杨教授书评中认为，“把分散的小农经济纳入国家计划建设轨道，引导农民走向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所必须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这段话并非完全无注，但第一，注文错误：《陈云文选》.3:202-16，不确”⁸⁴。杨教授的问题是，陈著中这段话的注释文章，来源没有问题，这段话确实来引注原文，而不是来源陈云的著作。陈著 2001 年修订版中，因回应杨教授的质疑，把 1998 年初版的《陈云文选》.3 改为 2001 年修订版中的《陈云文选，一九四九 - 一九五六》，页码未变。杨教授却又认为是《陈云文稿选编》的 189-203 页，其实陈著的引文，虽然与杨教授认为的文献版本不一致，但是，内容是一致的即《陈云文选，一九四九 - 一九五六》的第 202-216 页和《陈云文稿选编》的第 189-203 页是同一篇文章，只不过收入在不同版本的陈云著作之中。杨教授也是没有认真核对史料，便提出质疑。而陈研究员面对质疑，缺乏认真思考，便修改成杨教授质疑的版本，被书评牵着鼻子走。

19. 第 628 页，“从他们（指资产阶级）身上连挤带压，中共总共累积了约 20 亿美元的罚款，足够打韩战一年半之用”。此论断，在 1998 年初版第 611 页。杨奎松教授提出质疑，并引用徐焰著作中的一个数据来反驳陈著的此论断，“从 1950 年至 1955 年中国共欠苏联 56 亿旧卢布的债务（相当于 13 亿美元），其中一半左右是用于抗美援朝的军火贷款”⁸⁵。因此，杨教授问，“韩战一年战费如何得了 20 亿美元？”⁸⁶。杨教授的质疑也存在疑问：一，徐著中的数据也未注明出处，用“未注明出处”的数据来反驳陈

84 《杨书评》，第 185 页。

85 徐焰：《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战争历史的回顾与反思》，北京：中国广播出版社，1990 年，第 32 页（徐著中此数据，未标注参考文献，在陈著给出的参考文献姚旭的文中如下表述，“一九五〇年以来，我们向苏联借款总共五十六亿旧卢布（约合十三亿四千万美元），其中用在朝鲜战争的就有三十亿旧卢布，占去一大半”。姚旭：《抗美援朝的英明决策——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三十周年》，《党史研究》，1980 年第 5 期，第 5-14 页）。

86 《杨书评》，第 187 页。

著中“未注明出处”的数据，结果还是“未注明出处”，而且关键是徐著的“共欠”的债务都是军火贷款吗？徐未作具体说明；二，此数据在徐著的32页，不是22页，同时，徐著界定的时间至1955年，杨教授书评中到1956年，多出一一年。面对杨教授的质疑，陈著在2001年修订版中依然坚持“约20亿美元”数据的同时，对使用的时间进行微调，但是，仍然存在问题：一，在战争费用未变的前提下，比1998年初版在时间上多“半年”变成“一年半之用”⁸⁷，在“约20亿美元”费用未变化的前提下，在2001年修订版中比在1998年初版中，多打半年之久。二，补充一个注释给予两个参考文献，算是回应杨教授的质疑，给出的注释13中还说“这里关于韩战的用费是低估”，此论断的理由是参考文献之一的姚文中的数据是“一年需33亿美元”，姚文中还有一个数据，“我们在朝鲜战争中花去了一百亿美元，给朝鲜的援助是无偿的”⁸⁸，即使按照时间来换算，也得不出年需33亿美元，姚文也没有说明都是用在军费上。问题是姚文的数据，也未给出参考文献，陈著把它当作权威的数据，而且还是1980年的文章，明显陈旧。同时，下引的参考文献，也没有给出“约20亿”的来源文献，还是没有解决数据的来源问题。三，引用《毛泽东选集》的内容与原著的内容，也不尽一致，“1951年用在韩战的费用相当于当年国内建设的全部费用，1952年减半”，而在原著中是“去年抗美援朝的费用，和国内建设的费用大体相等，一半一半，今年（指1952年）不同，战争费用估计只要用去年的一半”，此讲话是毛泽东本人对战争费用的估计，而且此讲话是1952年8月4日，离1952年结束还有四个月，讲话中使用的是“大体”、“估计”⁸⁹，都有不确切之意。另外，不能理解的是杨奎松教授在书评中，提到“笔者完全同意作者在此所得出的观点”，即“采取这种政治运动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实属错误”⁹⁰，但是，令人费解的是在1998年初版和2001年修订版中，陈著中都没有讲到此观点。

87 “此时间段，来源于毛泽东的讲话”。毛泽东：《毛泽东选集》（5），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67页。

88 姚旭：《抗美援朝的英明决策 - 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三十周年》，第5-14页。

89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5），第66页。

90 《杨书评》，第187页。

20. 第 640 页，注释 36 是引用王善中的文章，说“200 名资本家被捕，其中 48 人企图自杀，服毒者有之，悬梁者有之，投水和跳楼者亦有之，其中有 34 人一死百了”；王原文说，“已有 200 多名资本家被捕，自杀事件达 48 起，死了 34 人”⁹¹，而王原文中的资料是引用薄一波的著作，薄原文是“逮捕了 200 多人，报刊宣传仍在升温，空气很紧张，发生资本家自杀事件 48 起，死了 34 人”⁹²。通过对比，可以看出，陈著在引用时，进行自我发挥，薄著中的“200 多人”到王文中引用也是“200 多人”，到陈著中却变成“200 人”，少个“多”字，人命关天，数字要忠于历史事实，尽管薄著中的数据也不一定是事实，可以反驳与论证，但是，引用必须忠于参考文献，即使出现问题，也是引文作者的责任，而且陈著还添油加醋地描述“服毒者有之，悬梁者有之，投水和跳楼者亦有之”。不能理解的是，薄的著作也陈著的一个重要参考书目，为什么不直接引用薄的著作呢？非要引用一篇引用薄著的文章，即使引用，也应该是转引，因为，此数据是王引用薄著中的资料，不是王文中的直接资料。

21. 第 641-642 页中，“武汉大资本家贺衡夫，进口吗啡和海洛因 4000 两”。从给予的注释 38 中看出，引文史料出于马朴贞、鞠志刚的一篇文章，但是，陈著在引用时，出现三处错误：一，引用原文中毒品的种类“鸦片”，而到陈著中却变成“海洛因”。二，是没有认真阅读马、鞠的文章，以至于引用出现低级的错误，特别是把 4000 两“吗啡和海洛因”的毒品归于贺衡夫所为，明显是错误的，而原文中是“据统计，从全国解放到 1952 年初，活动在该线（以香港、澳门为根据地，以广州为转运站，水陆两线进行罪恶活动）上的大小走私集团不下 15 个，走私进口货物中，包括大量吗啡、鸦片约在 4000 两以上”⁹³。从上下行文的逻辑关系看，4000 两的毒品，不能算归于贺衡夫的罪名，陈著属于没有看清全文的上下关系内容，盲目引文，导致错误。三，是贺衡夫案，到

91 王善中：《建国初期三反五反运动述评》，《中共党史研究》，1993 年第 1 期，第 70-76 页。

92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年，第 170 页。

93 马朴贞、鞠志刚：《新中国建国初期的禁毒斗争》，《中共党史研究》，1991 年第 6 期，第 40-46 页。

1953年4月就因“案情不实（陈著也提到），改正”⁹⁴，陈著写作和出版时，贺衡夫早已经落实政策⁹⁵，为什么陈著还要把贺案当作一个反面典型运用，尽管陈著中提出质疑，“我们只能从报纸上看到类似的报导，却无法知道其中究竟有几分真实”。其实，马、鞠的文章把贺案当作反面典型源于当时媒体的报导，没有对该案进行全面历史性分析，历史的多面性，没有呈现出来，也是不准确的，导致陈著出现此种问题。

22. 第681页，“（匈牙利事件）也造成了2万余匈牙利人的死亡”。此结论，在1998年初版的664页，没有给出史料来源，2001年修订版中给予的引文注释39是师哲口述、李海文整理的一篇文章，但是，查阅此文章，通篇就没有提到，匈牙利事件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⁹⁶；同时，在1998年初版664页中有关于波兰事件的伤亡数目是“导致200多人受伤，84人死亡”，到2001年修订版681页却变成“造成数百人的死伤”，前后版本相关内容的变化，应该是看到新增加的注释39文章后，对1998年初版中的数字，在2001年修订版中进行模糊处理的结果。因为师文中波兰事件的伤亡数字是“造成74人死亡，伤900多人的严重事件”，而且陈著对引文的处理也存在问题，此文发表时，署名是师哲口述、李海文整理，而陈著引用时，却把李海文整理去掉⁹⁷。至于《领导文萃》转载时，仅署名李海文⁹⁸，是师哲与李海文之间版权的问题或陈著引用此文也可以，但是，学术文章的引文一定要忠于原文，不能随意处理。同时，注释下面，还附有作者进一步的解释，“他（邓小平）是当时中苏共紧急会议中第一个主张以苏军坦克镇压的共产党领导人”。“第一个主张”此观点的证据何在？但是，到947页，“他（邓小平）站起来慷慨陈辞，认为匈牙利的社会主义体制濒临解体，苏军必须立即全面镇压，不容犹豫”。同一本著

94 《邓子恢传》编辑委员会：《邓子恢传》，第443页。

95 陈义伯：《武汉工商界巨子贺衡夫的一生》，《武汉文史资料》（30辑），1987年，第67-77页。

96 师哲口述、李海文整理：《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百年潮》，1997年第2期，第11-17页。

97 师哲口述、李海文整理：《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第11-17页。

98 李海文：《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领导文萃》，1997年第8期，第51-56页。

作，此处就没有“第一个主张”，相关内容的表述出现前后矛盾现象，原因是什么？应该保持前后叙述立场一致，否则，要给予注释，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变化，更要有史料的支撑。

23. 第 690 页，“汉阳第一中学是学生运动的重镇，其中有三名教育界人士，包括两名老师，当着 1 万名师生之面被枪决”。此论断，在 1998 年初版 673 页中原表述为“有三名右派学生便当着 1 万名师生面前被枪决”。杨奎松教授在书评中，提出质疑并作新的注解，“被杀者罪名也并非‘右派’，且不是学生，三人中王建国为副校长，钟毓文为语文教员，杨焕尧为县文化馆图书管理员”⁹⁹。2001 年修订版，为回应杨教授的质疑，陈著作出上述内容的修订，并增加两个新的注释：一是文聿的《中国左祸》¹⁰⁰，二是杨教授的书评补充的解释。但是，问题还存在：一，仍然没有解决史料来源的问题，因为杨教授书评中的解释，也没有给出史料的出处；二，2001 年修订版中的叙述也存在问题，“三名教育界人士，包括两名老师”，杨焕尧为县文化馆图书管理员，怎么成为教育界人士？还有“当着 1 万名师生面前被枪决”，这个细节，史料何在？其实，这个问题，已经非常清楚，“汉阳一中事件”，当时影响较大，国际上也关注到此事，被称为“中国的小匈牙利事件”，司法界早在 1986 年就发表过文章¹⁰¹；地方文史资料和学术界也发表文章介绍过“汉阳事件”的来龙去脉¹⁰²，原本已经清清楚楚的历史事件，绕来绕去，既没有提供史料来源，也没有讲清楚事件的概况，更不能理解的是，朱正的著作，也是陈著的参考文献这一，明明朱著中已经将“汉阳一中事件”讲的明明白白，包括“当着 1 万名师生面前”的历史细节¹⁰³（朱著也是引用当时公开的报导，1 万名师生，肯定是夸张之数据），舍近就远，不用朱著来当

99 《杨书评》，第 185 页。

100 文聿：《中国左祸》，北京：朝华出版社，1993 年，第 202 页。

101 湖北高级法院刑三庭：《冤案昭雪 教训深刻——记一九五七年“汉阳事件”的平反》，《人民司法》，1986 年第 5 期，第 20-22 页。

102 《汉阳一中事件始末》编辑委员会：《汉阳一中事件始末》，《蔡甸区文史资料》（8 辑），2000 年；戴礼华：《“汉阳一中事件”回眸》，《党史天地》，2006 年第 9 期，第 40-42 页。

103 朱正：《1957 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304-307 页。

作参考文献，而用杨教授的书评作注释，关键是杨教授的书评，关于此问题也没有给予参考文献，最终也没有解决史料来源问题。

24. 第 723 页，注释 17 存在的要义，应该是对正文中的论断作注解，给予的参考文献是高华教授的名著，但是，在高著 95 页，根本就没有陈著 723 页正文中所要证实的内容¹⁰⁴，而且在高著中，相关内容也是引用《缅怀刘少奇》一书，《缅怀刘少奇》书中也没有明确指出是柯庆施，只是说“那个顽固坚持‘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人，还指着少奇同志的鼻子骂他是‘老右’”¹⁰⁵；在《刘少奇传》中，作者用中性语指出，“有的人甚至在发言中指责刘少奇是‘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合法主义’，等等”¹⁰⁶；在专题研究白区工作的专著是这样叙述的，“有的甚至还认为刘少奇是‘右倾机会主义’、‘合法主义’等等”¹⁰⁷。“那个”、“有的人”或“有的”，高教授在自己的著作中说明是柯庆施，但是，高教授也没有给予史料来源，是自己的判断¹⁰⁸。在中共党史上，坚持“左倾机会”的人，大有人在，高教授的判断存在的问题是仅是个人的判断，没有直接的史料论证。陈著即使引用也属于转引，最起码应该加以阐释，不能直引，应该标注转引，不知道陈著，为什么这样来操作参考文献，应该为证明刘与柯之间“不睦”，可是，与正文中“甚至被迫自杀”，毫无关系，失去注释的原本涵义。这样下去，会引起学术界对相关历史事实的研究逐渐模糊起来，以至于产生如此，没有史料来源继续回环地引用下去¹⁰⁹。

104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 95 页。

105 《缅怀刘少奇》编辑部：《缅怀刘少奇》，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年，第 5 页。

10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年，第 259 页。

107 盖军主编：《中国共产党白区斗争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234-235 页。

108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118 页。

109 “柯庆施在发言中更是指着刘少奇的鼻子骂他是‘老右’。柯庆施与刘少奇的矛盾已经公开化”。邢思源：《柯庆施与中国当代政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论文，南京大学，2013 年，第 32 页。（“看到邢文后，笔者就认为，邢文一定受高著的影响，只不过没有给出参考文献。通过安徽大学历史学院贾艳敏教授联系到作者，邢承认文献来源于高著《红太

25. 第 724 页，“3.3 万左右的党员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下放或劳改”，“另有 147 人罪名较轻，只是被列为重点批判对象”。此两处数据，给予的注释 19、20，表明史料来源于参考文献的 306、308 页，但是，在原著中 306 页的数据是“党员右派三万二千九百三十八人”，在参考文献中是具体的数字，到陈著中却成为“左右”；但是，“另有 147 人罪名较轻”，在 308 页根本没有提供¹¹⁰，不知道陈著中的此数据来源何处？引文一定要忠于原文，特别是史学著作，是严肃的社会科学，更不能无中生有。

26. 第 725 页，注释 25，问题：一，书名搞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49-1989）》（增订本），而不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七十年》，陈著中多次出现此书，如 727 页注释 24 等，书目还少时间的界定（1949-1989），到 1056 页书后附的参考书目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同样少时间的界定（1949-1989）；二，在注释 25 给出的参考文献 146 页，没有正文提到的内容，正文中的内容在原著的 145 页和 190 页¹¹¹。

27. 第 814 页，注释 17，问题：一，注释给予的参考文献中，没有正文中要论证或参考的内容，不知道，为什么陈著中多次出现此种现象，失去参考文献存在的意义，同时，参考文献《顾准传》，是经济学家的传记，不是关于军事或与彭德怀相关的专著，为什么要参考此书？术业有专攻，应该参考相关专业著作。二，注释 17 的后面的内容，倒是参考文献应该论证的内容，但是，陈著又进行再加工。参考文献原著中说“（彭德怀）因上‘万言书’而挨斗时，就被一位领章上缀着四颗金星的大将，冲上去当众劈了一个火辣辣的大耳光”¹¹²，陈著另外添加上，“这个大将很可能就是罗瑞卿”。三，最致命的是，参考文献《顾准全传》中引用的相关内容是与历史事实不符合，是错误的。1959 年“庐山会议”时，

阳》，因当时考虑到有些敏感书籍和材料不便引用，没有敢于给出参考文献，以至于造成现在的缺陷，当初应该作个注释”。2023 年 7 月 7 日，作者与邢的联系交流）。

110 赵生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纲要》（内部发行），第 306、308 页。

111 马齐斌等：《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49-1989）》（增订本），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年，第 145、190 页。

112 高建国：《拆下肋骨当火把：顾准全传》，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 年，第 452 页。

固然彭德怀因“万言书”受到批判，但是，还不至于到“挨斗时，被打耳光”的地步，因为彭还是中共政治局委员¹¹³，所以陈著的注释17说是1959年，与历史事实不符合；同时，陈著还认为打彭德怀耳光者，“这个大将很可能就是罗瑞卿”，“很可能”一词语，是猜测性质的词语，而且也与历史事实不符合。到底是谁打彭德怀，历来有不同说法。但是，《彭德怀全传》给予权威的说法，“历史瞬间一幕：时间：1967年9月1日下午；地点：北京市东郊工人体育馆，（北京）卫戍区一位副司令，……抡起手臂，一记耳光落在彭德怀脸上，并伴之以叱怒喝。……随之而来的又是一记耳光。动手打人的那位副司令，50年代在军委训练总监部下属计划监察部任过副部长”¹¹⁴。看看《罗瑞卿传》就知道，按照时间顺序对照一下所任的职务，就会知道不是罗瑞卿¹¹⁵。

28. 第846页，“中央副部长以上和地方副省长以上的高干中，便有五分之三的人受到审查。其中包括国家主席、元帅将军、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所以特别令人触目惊心”。注释49给出的参考文献中，原文却是“特别是中央和国家机关副部长以上和地方副省长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高达75%”¹¹⁶。在原著的75%即四分之三到陈著中却变成五分之三即60%，百分比的数量竟然少15%，历史事实发生巨大变化，这倒是我们愿意看到的“历史事实”，但是，却不是真的“历史事实”（至少15%的干部，少受到审查）；而且，在陈著中，还把原著的叙述顺序作调整，导致意思发生重大变化，原著中是“中共中央的大部分副主席、政治局委员和国家主席、全国人大的委员长、国务院的副总理、各部部长、各省的省委书记。省长，几乎都被诬为‘叛徒、特务、走资派’打倒了。仅国家干部被立案审查的占当时国家干部总人数的17.5%。特别是中央和国家机关副部长以上和地方副省长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高达75%”，原著的原意是“打倒了”

113 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57页。

114 彭德怀传记组：《彭德怀全传》（3），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第1087-1088页。

115 总参谋部《罗瑞卿传》编写组：《罗瑞卿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第659-672页。

116 王洪模，等：《改革开放的历程》，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0页

到陈著中却变成“审查”，涵义不尽相同¹¹⁷，引用文献要忠于原文。

29. 第 914 页，图片介绍文字中，“素有红色资本家之称”，“他掌握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所带来的商机，首先在中国作巨额投资”。陈著有太多的没有史料来源的问题，但是，无论如何，读者还能读懂，尽管，可能不知道是否符合历史事实，但是，此处，读者一定不知道“他”是谁？为什么被称为“素有红色资本家之称”，除非是比较专业的人士。应该作注释解释一下，他是美国西方石油公司的老板哈默¹¹⁸。

30. 第 938 页，注释 13 是参考刘应杰的一篇文章，但是，引用的文字与刘文所要表达的意思，有较大的差别，甚至发生变化。一，刘文说，“到目前（1996 年即刘文发表的时间），据有关部门统计”，到陈著中成为“中共官方统计数字”，刘文是一篇学术论文，而且表达的是“有关部门”，意思或许是学术机构，或许是官方统计机构（如国家统计局或政府公报等），引用到陈著中却变成“中共官方统计数字”；二，刘文发表的时间是 1996 年，陈著表达成为“1990 年代”，时间的界定有一定的问题；三，数字的引用也不规范，刘文中，“全国常年流动的民工约有 5000-6000 万人，其中跨省流动的民工超过 2000 万”，到陈著中，却成为“常年流动的民工数字为 5000 万到 6000 万之间，其中跨省跨动的民工数目约为 2000 万”，把刘文中“5000-6000 万人”前面的“约”去掉，同时，还把“超过 2000 万”中的“超过”变成“约”字¹¹⁹。

31. 第 944 页，注释 22，给出两本参考文献，其中的《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49-1989）》的 567 页，没有正文中所要参考的内容，未起到引用的参考作用¹²⁰，无法理解的是，陈著中多次出

117 王洪模，等：《改革开放的历程》，第 10 页。

118（美）鲍勃·康西丁著、刘胡，等译：《不平凡的一生：哈默传》，北京：知识出版社，1983 年，第 14-41 页；杨东平、赵宏：《无所不成的红色资本家——哈默小传》，《领导科学》，1986 年第 1 期，第 42-43 页；孟红：《邓小平与哈默博士》，《湘潮》，2009 年第 9 期，第 10-13 页。

119 刘应杰：《中国城乡关系演变的历史分析》，《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 年第 2 期，第 1-10 页

120 马齐彬等：《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49-1989）》（增订本），第 567 页。

现此种现象。

32. 第 1077 页，“芜湖：安徽人民出版社”，应该是“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第 1078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词语之间少“：”，有无“：”，涵义不一样，没有“北京人民出版社”此单位，只有“人民出版社”这个机构，办公地点是在北京；第 1085 页，《二十一世纪》杂志，期与号，混用；第 1090 页，余敏玲的《国际主义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一文，少时间的界定（1925-1930）。

一代人的觉醒： 朦胧诗的潜伏与崛起（1973-1979）

陈大为

摘要：文革期间的地下诗歌可说是遍地开花，虽然还威胁不了官方诗坛及其审美机制，只在白洋淀诗歌群落等小圈子里酝酿，潜伏着巨大能量。直到 1978 年“今天派”横空出世，交出多首划时代的诗篇，震撼了一代知青，迅速崩解了主流诗歌的审美传统，自然也动摇了某些诗界大佬的地位，遂引发新旧世代诗人之间的战火，后来的诗史称之为“崛起的诗群”。本文分别以《白洋淀》的芒克、“归来者”与“今天派”的斗争、写下《一代人》的顾城为代表，勾勒出 1970 年代地下诗歌的酝酿与崛起，作为朦胧诗“前史”的三个观测点。

关键词：白洋淀诗群；芒克；今天派；顾城；朦胧诗

作者：陈大为，台北大学中文系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当代诗歌史、马华文学、21 世纪华文玄幻及武侠小说。邮箱：wei0928@gm.ntpu.edu.tw。

Title: The Awakening of a Generation: The Submergence and Rise of Meng-Long Poetry (1973-1979)

Abstract: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underground poetry flourished in small circles, such as the "Baiyangdian Poetry Community," though it posed no direct threat to the official poetry scene and its established aesthetics. Despite its limited reach, this underground movement harbored immense potential. In 1978, the "Jintian School" emerged unexpectedly, producing epoch-defining poems that captivated a generation of intellectuals, dismantled the aesthetic traditions of mainstream poetry, and challenged the status of established poetic leaders. This sparked a conflict between the old

and the new generations of poets, later referred to as An Emerging Poetic Generation in poetry history.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Mang Ke of "Baiyangdian," the struggle between the "Returnees" and the "Jintian School," and Gu Cheng's iconic work "The Generation", to explore the brewing and rise of underground poetry in the 1970s, offering three key perspectives on the "prehistory" of Meng-Long poetry.

Keywords: Baiyangdian Poetry Community; Mang Ke; Jintian School; Gu Cheng; Meng-Long Poetry.

Author: Chan Tah Wei,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Research areas: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 history,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21st-century Chinese fantasy and martial arts novels. Email: wei0928@gm.ntpu.edu.tw

前言

1968年12月，毛泽东用“上山下乡”的奇谋把数以百万计的知青送出城市，一举消弭了沉重的就业压力，文革立即少了一股脱缰野马般的肃杀之气，至少知青圈子褪去了刀光剑影，有些人沉溺到黄皮书和灰皮书的世界，有些人重组文革前盛行一时的艺文沙龙，在私密的小空间里孕育“后文革”时代的文学种子。最著名的是1962年张郎郎（1943-）和友人组成的“太阳纵队”，是新中国最早的地下诗歌沙龙；翌年又有郭世英（1942-1968）等人组成的“X诗社”，但它们随即被政治黑手扑灭，成为两则文革结束后才重见天日的珍贵史料。话虽如此，各路人马还是热络地互相往来，成就了文革“地下文学”盛世。这些地下诗人的写作史和阅读史，影响了后来的诗歌史论述，固然添了史料，却也添了诸多事实考证的困扰。在众多艺文沙龙当中，北京近郊的“白洋淀”无疑是最重要的一个。

一、白洋淀的天空

1967年，芒克（1950-）、多多（1951-）、根子（1951-）同时从北京三中初中毕业，这三个同班同学在1969年一起到白洋淀的淀头村插队，这片由三百个湖泊组成的沼泽地带，离北京两百多哩

路，说远不远，刚好脱离政治的魔爪，加上位置适中，偶然形成一个非常自由的文学与艺术交流平台，吸引了邻近几个省分的文学知青。白洋淀虽然成为京畿一带地下诗歌的圣地，但以交流为主调的白洋淀诗歌群落，对当代诗歌的影响力是潜在的，无法对当下的诗歌美学的发展产生即时的影响。直到多年后，学者才发现“‘白洋淀诗群’相对于‘今天派’有一种前史的关系，不少后来追认的‘朦胧诗’代表作，便是源出于此”¹，芒克三人的诗史评价因此水涨船高，几乎所有提及芒克的评论都会引用《天空》（1973）的开章前三句：

太阳升起
把这天空
染成了血淋淋的盾牌²

芒克似乎在宣告“太阳”从一个毛泽东和共产党御用的象征物，转变成暴力符号，它普照的天空尽是血迹，看似普照长空，天空却为了抵御它而付出沉痛的代价。对政治符号进行意义抽换，流露出芒克对现实的反思。不过，太阳的“去神格化”在芒克同期诗作里并不多见，大时代的政治反思不是芒克的诗歌的主调。他是抒情的，最独特之处在于他对城市的归属感，是这一代人比较欠缺的。

芒克生于沈阳，1956年举家搬到北京，在此渡过童年和少年时期，1969年1月插队到白洋淀也没受多大的苦难³，第一年大半年时间跑回北京，后来读了《在路上》（*On The Road*, 1957），他和

-
- 1 亚思明：《大海深度放飞的翅膀：北岛与〈今天〉的文学流变》，台北：秀威出版社，2020年，第85页。
 - 2 芒克：《天空》，《今天》，1978年第1期，第24页。这首诗在日后另有修订版，此处所引用原版。
 - 3 芒克说：“我在白洋淀呆了七年，基本没怎么干活，……我们那管得不严，爱干不干，等于躲风头，没受太多苦。比老百姓好一点，有吃有喝，鱼虾都能弄到，有时偷偷下网，或者别人下网他们给弄出来，反正白吃呵呵。要说苦就是冬天冷，没炉子没火，睡觉要戴着棉帽，但实际上没受什么大苦。”详见王士强：《芒克访谈录：从〈白洋淀〉到〈今天〉》，《中国南方艺术》，2018年4月18日，网址：<https://www.zgnfys.com/m/a/nf-rw-55094.shtml>，检索日期：2020/09/09。

彭刚共组“先锋派”，展开一段狼狈不堪的流浪岁月。芒克对北京有很深的归属感，每次从白洋淀往返北京都有一番感触，他的百行长诗《回家》（1973）写的正是这回事：

他受伤的眼睛前是一排铁栅栏，
透过打滚的早晨
朦胧的城市像一个孩子一样
拼命地在母亲枯萎的胸膛上寻找粮食。

冬天头一次地放声痛哭，
穿过新年简陋的门槛，
他闭起了眼睛……
挨了打的城市露出了像婴儿一样的青屁股。

天空像一只眼睛的大灰猫，
低垂的云——
这猫的软绵绵大尾巴
软弱无力地抖下了上面的雪花，

他头顶着雪花。
沿着一缕黑烟的影子走着，
每一个路过的地方
那大群的像帐篷一样的坟头
点缀着旷野的荒凉。
他走进了城市。
城市好像是在夜晚流了大量的口水，
每一条街都是一层光溜溜的冰。⁴

北京这座城市以孩子形象在当代诗歌里登场，是十分罕见的，非但摆脱了大地之母的刻板图象，也削除了历史文化的累赘，以及长期沦为政治符号的各种隐喻。北京，在芒克心目中有了一种无以

4 芒克：《重量：芒克集 1971-2010》北京：作家出版社，2017年，第29-30页。

名状的亲切感。老北京跟自己穷困的童年记忆互相交叠，饥饿、贪吃、顽皮，流出来的口水隔夜都结成满街道的冰。二十三岁的青年诗人芒克，在冬天早晨回到孩童般单纯的北京老家，渴望看见它的青屁股。回家真好。此诗最重要的句子在“当太阳用长长的手臂 / 抱紧了蓝色的城市 / 无数种音响忽然在蓝色中飘荡”⁵，太阳是单纯的，形象正面，不沾政治；北京也是单纯的，呈现美好的天空蓝，这跟“太阳升起来 / 天空血淋淋的 / 犹如一块盾牌”的美学运作简直是南辕北辙。芒克很认真在写回北京的感觉，他的抒情很小，纯粹是个人的抒情。

芒克是大时代里的独行者，写下很多个人化的姿态和声音，在1973年的中国诗歌史地表上屹立不摇。芒克从未打算走进人群，或任何一个适合起义的广场，所以他的诗歌很难掀起排山倒海的影响力，跟他互取笔名的诗友北岛（1949-）则刚好相反。但一个时代不必只保存一种声音，芒克的诗歌写作路线，在（当时的）工农兵诗歌跟（后来的）启蒙诗歌两大浪潮之间，自有其价值。

日后成为传奇的白洋淀诗歌群落，是一个自由、松散的艺术沙龙，在风格和思想上既没受郭路生的影响，也没影响他人，各路知青诗人在此各取所需，来了又走，走了又来。“白洋淀三剑客”当中，最早离开的是根子，他在1972年被招聘到北京中央乐团，多多因感染肺炎而长期待在北京养病，只有芒克待到1976年1月才回京。连他们自己也想不到白洋淀将来会写进文革诗歌史最明亮的位置。

二、崛起的诗群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4月5日天安门爆发悼念周恩来暨抗议四人帮的天安门诗歌运动、9月9日毛泽东逝世、10月6日四人帮被捕，这个动荡不安的年分，绝对是地下诗歌大规模崛起的契机。从1976年10月到1978年12月，算是当代诗歌创作的复苏时期，毛死了，四人帮垮台，饱受文革摧残的中国诗坛从十年严酷的禁锢中解放出来，重获创作的自由。这时候，以艾青（1910-1996）为首的“归来者”复出诗坛，在美学理念和写作风格上，跟

5 芒克：《重量：芒克集 1971-2010》，第30页。

以北岛为首的新锐诗人起了磨擦。

当时比较能够接受新锐诗人的是中坚世代，1977年进入《诗刊》工作的王燕生（1934-2011），在1980年夏天和邵燕祥（1933-）合办了“第一届青春诗会”，推选了十七位新锐诗人到北京亮相，请老诗人讲课。十七年当中包括了舒婷、顾城（1956-1993）、江河（1949-），但基于某些因素，北岛、芒克、杨炼（1955-）成了永恒的遗珠⁶。“青春诗会”成了诗坛新人靠拢主流诗坛的重要舞台，也成了诗坛的黄埔军校。这一场世代交接（而非交替）的诗会，很容易让人产生天下太平的错觉。

重执牛耳的归来者，位居主流的发言权和陈旧不堪的诗歌美学，很快便成为年轻诗人前进诗史的障碍；加上被“传统的新诗”长期奴役的学者，也不能接受年轻一代的诗风，于是北岛等人的诗被贬称为“朦胧诗”⁷，在诗界前辈和学界保守势力的双重压制下陷入苦战，“围绕‘朦胧’，意见相左的两方似乎都有意要把它视为一种美学原则或根本的诗学特征加以褒赞或贬抑，他们从本质上把握到这类诗歌的性质，并据此做出价值优劣的评判”⁸。简而言之，一方将朦胧贬为负面的阅读反应指标，另一方则奋力建构崭新的诗歌类型（有别于张口见喉的十七年诗歌，贬抑之词反而成为颠覆性的美学特征）。在这个备受前驱诗人压制的生存环境里，富有攻击性的反权威的言论才是上策，而且势不可挡。一场官方诗坛与地下诗坛的诗歌冲突随即展开。

以中国作协副主席艾青为首的卫道派老诗人拥有官方媒体的发表优势和组织优势，他们运用组织力量对今天派诗人，以及朦胧诗美学的建构者与支持者，进行长达三年的围剿。朦胧诗最终获得全国广大读者的支持而成为最后的赢家，开启了一个属于年轻诗人的

6 有关本届诗会的详情，可参阅杨娇娇：《第一届“青春诗会”与1980年代初诗坛格局的转向》，杭州：杭州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

7 出身西南联大的九叶派诗人杜运燮（1918-2002）在《诗刊》1980年第1期发表了一首《秋》，章明（1925-2016）后来在第8期刊出一篇《令人气闷的朦胧》，指责此诗的种种缺失。章明以“红色赞歌”起家，眼界低俗，看不惯杜运燮的诗风是合理的。“朦胧诗”之名，立马成为保守分子对现代主义诗歌的贬词，另一方面又成为有识之士捍卫现代主义诗学的标竿，双方在此展开拉锯战，无形中确立了“朦胧诗”的代表性。

8 柏桦、余夏云：《“今天”：俄罗斯式的对抗美学》，《江汉大学学报》，2008年第27卷第1期，第45页。

“新诗潮”，以北岛、顾城、舒婷、江河、杨炼五人为代表的“朦胧诗人”更吸引了整个华文创作世界的目光。

“朦胧诗”是一个话语权争夺战的战果，它不仅仅是诗歌美学上的界定，更多是约定俗成的归类。顾城的说法最为生动：“‘朦胧诗’这个名字，很有民族风味，它的诞生也是合乎习惯的。其实，这个名字诞生的前几年，它所‘代表’的那类新诗就诞生了，只不过没有受过正规的洗礼罢了。当人们开始注意这类新诗时，它已经渡过压抑的童年，进入了迅速成长的少年时期。它叫什么名字呢？不同人从不同角度给它起了不同的名字：现代新诗、朦胧诗、古怪诗……后来，争论爆发了，必须有一个通用的学名了，怎么办？传统的办法是折中，‘朦胧诗’就成了大号”⁹。北岛比较属意“今天派”，他总觉得“‘朦胧诗’是官方的标签，那年头我们根本无权为自己申辩”¹⁰。“今天派”是“朦胧诗”的核心成分，但身为创刊人之一的芒克没被列上“朦胧诗”五大将或主要名单，舒婷则不在《今天》发表诗作，所以“今天派”的界定也有一些模糊地带。

作为战果的“朦胧诗”，实为当代汉语诗歌中的一个类（division），它涵盖了北岛、江河、杨炼等“今天派”诗人的诗作，以及风格相似的同时期诗歌，并非所有朦胧诗都出自《今天》作者群。作为“朦胧诗”核心的“今天派诗歌”，是较小的亚类（subdivision），它的代言意识和抵抗意识最为强烈，可是连北岛自己也写了好些柔软的抒情诗。疆界划分，无法壁垒分明。

以“今天派”为中心的朦胧诗，固然展现了新兴的诗歌美学与创作风格，要是没有北大中文系教授谢冕（1932-）那篇独具慧眼的《在新的崛起面前》（1980）、福建师大中文系教授孙绍振（1937-）推波助澜的《新的美学在崛起》（1981）、诗人徐敬亚（1949-）建构朦胧诗美学的《崛起的诗群——评我国新诗的现代倾向》（1982）的理论支援，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够获得主流诗坛和学界的认同。“三崛起”因“违背社会主义的方向”、“作为资

9 顾城：《“朦胧诗”答问》，收入廖亦武编：《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第480页。

10 查建英：《北岛笔谈》，《八十年代访谈录》，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2页。

产阶级自由化的流毒”，受到全国主流媒体和诗人的全面性批判，尤其徐敬亚惨遭上百万字的言论攻击。历经多番围剿而不倒，“三崛起”终于开创了新一代的诗歌审美标准，成为中国当代诗史的重要关键词，每一部新撰的诗歌史都必须论及它们的影响力（这种以理论支援创作的革命模式，数年后启发了第三代诗人的裂变，以及他们在1990年代的文学史版图保卫战）。新一代的朦胧诗人终于站上主流文坛和文学史的舞台，归来者再度归去，黯然隐设在朦胧诗炫目的光环背面。

1985年，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出版了由老木（1943-2020）主编的《新诗潮诗集》（1985），老木以独到的诗歌审美眼光和过人的选稿胆识，成就了这部划时代的诗选，一年内狂销两万部¹¹。这部上下两卷合计813页的选集里清一色是年轻诗人，归来者被取消了，朦胧诗站稳了阵脚，为全部有机会展读此书的年轻读者开启了诗歌盛世的一扇天窗。¹²

诗人的创造力，和诗选主编的创造力同样重要，里应外合，宛如魔鬼通过粉碎而创造，没有创造性成果就不足以印证他（们）的力量。朦胧诗的裂变不仅仅是运动的结果，它确实建立了一套崭新的诗歌美学，将固有主流诗歌美学降格成过去式。

“今天派”和朦胧诗的登场，象征着一代人在自我和人文精神

11 老木、海子、骆一禾、西川在1980年代初合称“北大诗歌四剑客”，老木1986年获硕士学位，1993年执教于北大。西渡在一篇文章里回忆了这套书的影响：“我刚进北大不久，就在学三食堂门前买到一套影响我很长时间的《新诗潮诗集》，包括诗选上、下册和诗论一册。这套书的编者是中文系1980级的诗人老木，本名刘卫国。我个人认为，这套书迄今仍然是“朦胧诗”的历史成绩最好的检阅和总结。在我们这个一向忽视历史资料积累的国家，这套完全由学生编选（老木其时刚从北大毕业），并由学生社团主持出版的（该书为北大五四文学社《未名湖丛书》的一种，但未见这套丛书有其他图书出版）、总篇幅达1000页的诗集就显得特别可贵。可以说，北大1985年以后的文学氛围是和这套书有密切关系的。同时，它也影响到那个时期全国范围的大学校园诗歌。”详见西渡：《传奇的开篇——北大诗人的故事》，《西湖》，2017年第10期，第95页。

12 熊原在老木过世后写了一篇回忆文章：“他以一人之力，编选了这套《新诗潮诗集》，就像在开篇我所感慨的宜宾那样，长江只有到了宜宾，才开始叫做长江。中国现代诗歌，到了老木这里，才开始百川汇海，恣意浩荡，洋洋大观，气象万新。”详见熊原：《中文系失传的烟斗跑到哪里去了》，《初岸文学》，2020年11月29日，网址：<http://twgreatdaily.Com/B1grL3YBjdFTv4tAfcro.html>，检索日期：2020/12/01。

上的觉醒，以及对文革以来的文化专制之反扑。

三、黑色的眼睛

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顾城发表了只有两行的短诗《一代人》（1979），简直是一次核爆等级的启蒙：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¹³

跟顾城一起在逆境中成长的一代人（特别是知青），都见识过文革颠覆伦常、泯灭人性的阶级斗争，见证过无孔不入的政治迫害与算计，见识过文字狱和处决，他们的眼睛（和心灵）全遭到黑暗现实的污染。顾城却用这双来自黑暗、穿透黑暗、超越黑暗的眼睛，去寻找光明；用它被文革磨练出来的洞悉力，去寻找遥不可及的民主和自由。全诗只有两句，却震撼天下人心。

德国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 1945-）认为：“顾城使用三个双音词‘黑夜’、‘寻找’和‘光明’叙述了历史，准确地说是一代人的心灵史。这一代人冲破了黑暗，但同时他们自身又是由要摆脱的黑暗构成，因而他们的寻找注定附有沉重的原罪。这一点在顾城生命中成为恐怖的现实，他永远无法寻找到光明，最后以一种自己曾经不齿的杀人凶手的方式辞世”¹⁴。此诗能够震撼广大的诗歌读者，正因为它道出这一代知青的“命运回路”，每个人内心的黑暗都来自外部的黑暗。顾城所理解的“一代人”之原型，即是他自己。

顾城早慧，但孤僻，不近人群，喜欢自然生态，极度排斥北京的生活空间，童年及少年时期的顾城打从心里拒绝了现实世界，拒绝所有的体制和价值。1969年随父亲离开北京城，此后五年间顾城强迫自己接受这个世界，也尝试让世界接受他。从1971年到1977年，他写了不少工农兵文艺风格的诗作，令人想不到的是他

13 顾城：《顾城诗全集》，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283页。

14 顾彬著，范劭等译：《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08页。

从1972年开始努力投身社会、加入共青团，在街道集体所有制单位做过木工、油漆工、翻糖工、商店营业员等，后来又在报社和杂志社担任文职，全心全意做好《延安讲话》所倡导的“革命战争机器”当中的一枚螺丝钉角色。这番经历，让顾城对人生有了真实的体验。在1978年10月，他写下对社会主义劳动体制充满批评和讥讽的《徒工与螺丝钉》（1978），五个月后他说：“我醒来，/就看见了这个世界，/那么无耻又那么堂皇”¹⁵，“肮脏！肮脏！/到处是腐水，浓汁，泥浆”¹⁶。这两首各六行的短诗写得粗糙，毫无诗质可言，是一般顾城诗歌研究不会讨论的劣品，它们写在1979年3月，比《一代人》早一个月，很忠实的反映了他对世界的厌恶。他究竟遭遇了什么？究竟洞悉了什么？

小小螺丝钉的折断，跟诗歌启蒙的大环境氛围有关。

顾城在1978年停止工农兵诗歌写作，处女诗集《无名的小花》挟带着他的名声和眼睛闯进一个崭新的诗歌世界，北京文艺小圈子的知青交流，以及张贴在西单民主墙上的《今天》，在他内心深处产生巨大的冲击，像一夜顿悟的僧人，顾城总结了之前的经历，重新发现了、找回了自己，毅然唾弃宛如机器运作的社会主义体制，折断奉行数年的工农兵小螺丝钉意识，遂写下《一代人》。顾城在这个大彻大悟的1979年4月还写下“大批大批的人类，/在寻找生命和信仰的归宿。”¹⁷，“广场，/充满了不平，/凝聚着泪水的盐；/纪念碑，/空空落落，/佩戴着花圈和铁链。”¹⁸当时中国并没有发生特别显眼的政治事件，京城里的政治符号还是老样子，顾城的感触不是突发的，是长久的沉积，他是新诗潮中的“被启蒙者”，觉醒后，迅速转身成为跟北岛并肩的“启蒙者”。

这个角色逆转，背后产生了一时难以察觉的危机。表面上看来，顾城历经了自甘沉溺数年的黑夜，如今那些负面的事物却助他打开了一双具有洞悉力的慧眼，重新审视过去和当前的现实。另一方面，则持续从大自然美好的事物中提炼出童话特质，让心灵甜甜的住进去。他暂未警觉到现实中的黑暗事物竟然占据了如此庞大的

15 顾城：《我醒来》，《顾城诗全集》，第282页。

16 顾城：《肮脏》，《顾城诗全集》，第281页。

17 顾城：《时代》，《顾城诗全集》，第283页。

18 顾城：《四月》，《顾城诗全集》，第285页。

比重。顾城是感性思维取向的诗人，没受过完整的学院训练，很多事物是用眼睛去揣测，去揣想蕴藏其中的真谛。他说过一段听起来颇具哲理（但缺乏学理支持的）的话：

我看见青铜器上的花纹，上边有一个个圆圆的眼睛，像婴儿一样圆圆地睁着，看着世界，他们对世界感到惊讶；我看到很多古代的最早的文化，它们中间都有这样圆圆的眼睛，惊讶地看着世界，像一个孩子，刚生下来。但是很快，他们的表情改变了，在希腊雕塑中间也可以看得很明显，我在大英博物馆，在罗浮宫，前不久我刚看了这些希腊雕塑，最早他们对世界也有这样一个表情——希望，接着他们好像知道了一点儿，他们开始笑；但是很快耶稣出现了——痛苦；很快现代主义出现了——绝望。这好像有一个非常奇怪的顺序，西方一步一步地由惊讶到痛苦到绝望，中国这个过程在哪里，它非常短，它由惊讶很快就不惊讶了。我们可以看见佛像的眼睛，他什么都知道，他不惊讶。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很清楚，在两千多年前，甚至在三千年前，中国人就知道了，宇宙是荒凉的，天地有一个规律，天道无情，人不过是它中间的极其细微的一小部分，甚至作为整个无限的存在来讲，天地时间也是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没有任何价值可言。¹⁹

东西方民族的文化史绝非像他理解的那么简单，佛像的眼睛透露的不是佛的本意，是无名工匠的审美想像，从垂目到怒目皆是。顾城有他看待事物的角度，他喜欢用“黑眼睛”重构他喜欢和讨厌的两种外在世界，所以他的诗富有画面感，往往童心未泯（即使是批判现实，仍带上一种跟年龄逆道而行的童趣）。顾城有时会为他的诗取一个明亮的篇名，诱导读者去顾名思义（或望文生义），譬如《在这宽大明亮的世界上》（1981），其实他构筑的世界非常阴暗，强大的洞悉力带他深入一般人不愿意揭露的真实：

19 顾城：《恢复生命——1987年香港中文大学演讲稿》，《壹读》，2020年7月28日，网址：<https://read01.com/kz2EMJd.html>，检索日期：2021/03/20。

在这宽大明亮的世界上
人们走来走去
他们围绕着自己
像一匹匹马
围绕着木桩

在这宽大明亮的世界上
偶尔，也有蒲公英飞舞
没有谁告诉他们
被太阳晒热的所有生命
都不能远去
远离即将来临的黑夜
死亡是位细心的收获者
不会丢下一穗大麦²⁰

他跟北岛、江河等人最大的不同，在于面对事物的态度：北岛采取明面的进攻或抵抗，像战士又似烈士，似乎每个动作都经过冷静评估，并预测了读者的阅读反应，因此言说的分贝嘹亮且雄浑，加上议题化的导向，故能达到最大值的广场效应。顾城是往个人存在的幽黯面挖掘，以此诗为例，表面上是准备歌颂一个宽大明亮的世界，结果是揭露了“自我的缺席”。这世界看起来宽大明亮，其实人们都被一种无形的力量困住（极可能是蒙昧的思想），尽管改革开放了，但思想深处已经埋下自我审查与自我束缚，甚至构成一种足以延续一生的政治人格。即使偶有体制内的突围者，但也走不远。国家机器的力量无所不在，各种社会制度形成的牢笼效果，是无所不在的。更黑暗的死亡在围捕，连一穗大麦都不放过，在中国，没有任何一人可以成功遁逃，连死都不行。

这个结尾太过灰暗，顾城的黑眼睛，没有在寻找光明，而是寻找更黑的黑暗。

此诗距离《一代人》的发表才两年，顾城发现这个现实世界是所有痛苦的来源，他非常努力的在诗歌里建构属于自己的小世界，同时残酷地摧毁它。他的另一首《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1981）

20 顾城：《顾城诗全集》，第 732-733 页。

也是两段式的 U 转，诗的开端写得明亮，像长不大的孩子，他说：

也许
我是被妈妈宠坏的孩子
我任性

我希望
每一个时刻
都像彩色蜡笔那样美丽
我希望
能在心爱的白纸上画画
画出笨拙的自由
画下一只永远不会
流泪的眼睛²¹

顾城用 1980 年代最清新、甘甜的语言，勾勒一幅美好的愿景，“任性”一词，没有比它更生动的说法了。顾城在此埋下很容易令人忽略的关键词“也许”。原来这一切都建立在脆弱的基础上，包括“我是被妈妈宠坏的孩子”这回事，他在“也许”的假设情境中借由自己的任性，“在大地上 / 画满窗子 / 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 / 都习惯光明”²²，他终于知道这一代人都有“黑色的眼睛”，但未必能适应光明，也很难寻找到真正的光明，他的天真造就了生命更大的虚无，而且是徒劳无功的虚无“在大地上画满窗子”。最后，他照例毁掉一切，没有任何缘由地彻底毁掉心中所有的渴望，没有领到蜡笔，没有得到一个彩色的时刻。在最后三行，顾城道出原委：

我是一个孩子
一个被幻想妈妈宠坏的孩子

21 顾城：《顾城诗全集》，第 674-675 页。

22 顾城：《顾城诗全集》，第 676 页。

我任性²³

顾城觉得那些美好事物本该是理所当然的，如今非得透过“任性”才有机会获得；然而，任性得要有靠山才能得逞，至少要有一个人会把孩子宠坏的妈妈，很遗憾的，对一代人而言，那个妈妈只是被幻想出来的，她成不了靠山，所以再怎么任性都没用，一切希望都落空。顾城是在绝境里给自己划一开不了的扇窗，加深自己在现实里的绝望。

1981年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城市经济开始起飞的年代，国家前景一片看好，顾城为何依旧陷落在黑暗中呢？这跟前述“三崛起”的文坛氛围恐怕脱不了干系，三崛起和朦胧诗正遭受举国文人的挞伐，影响了顾城对外在世界的感受：国家经济发展成什么样子跟他无关，唯有诗坛的黑暗力量对他产生直接的精神压力，因此他不断建构黑暗的现实世界，再把自己封印在狭小的心灵幽室，与世绝缘，成了拒绝长大的孩子。

刘春（1974-）曾经很生动的比较过北岛和顾城的气质：“无论从人生经历还是诗歌取向，北岛身上都具有一种勇于怀疑和担当的英雄气质，这种形象高大而倔强，令人尊敬和仰望。而顾城则像一个纯真的孩子，用天真的目光打量世界。北岛坚决、刚硬，毫不妥协；顾城稚气、单纯，充满童心”²⁴。上述两首诗写于1981年的诗，暴露了童话诗人的内心黑暗，诗歌里天真甜美的童话世界，说穿了，只不过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psychological defense mechanism），像德国“新天鹅堡”（Schloss Neuschwanstein）的高耸城墙，安安稳稳地挡住外面女巫和人狼横行的黑森林。顾城把自己关在最高的尖塔上面，却不期待任何人的救援。

顾城不是徐敬亚，他没有论述能力，今天派或全体朦胧诗人都没有正式发表任何诗学理论（除了杨炼从自身诗歌内部建构起一个只适用于自己的“智力空间”理论），他们选择用诗，直接透过大量的诗作来创建一个跟十七年、文革完全不同的诗学体系。后续的理论建设工作，主要从徐敬亚那篇《崛起的诗群》延伸出更多精微

23 顾城：《顾城诗全集》，第677页。

24 刘春：《我是一个悲哀的孩子，始终没有长大》，《一个人的诗歌史（第一部）》，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5页。

的论述和研究专著。

结语

跟五四初期的诗歌一样，朦胧诗的形成除了诸多内在因素之外，构成诗歌美学的重要思想来源也是西方文艺思潮。在文革期间，主要以黄皮书和灰皮书为传抄对象，英、美、俄、法等国的经典名著，对白洋淀诗群和后来的今天派诗人，都有很大的吸引力。

外国作家访华而造成巨大的回响与影响的，首推聂鲁达（Pablo Neruda, 1904-1973），他最重要的诗集《漫歌》（*Canto General*, 1950）在诗歌语言和意象经营手法上的惊人表现，已成为杨炼等朦胧诗人及其后进诗人的师法对象。再来，是以沙特（Jean-Paul Sartre, 1905-1980）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哲学及文学作品，在1976年正式引进中国，沙特热不但影响了伤痕文学，同时也波及朦胧诗。存在主义对“自我”（ego）的寻索，启蒙了新诗潮，有个人情感和思维的“自我”，就在朦胧诗里甦醒过来。有了自我，才有承担意识。承担“一代人”的存在重量，是朦胧诗人的主要精神意识和自我期许，也因此形成新时代的“代言人”的英雄主义色彩。“立言与代言是传统文化人承担精神价值、传承文化思想的两种言说方式。……新时期文学的启蒙首先以代言这一言说方式衔接了五四的启蒙传统”²⁵，北岛展现了强劲的抵抗性姿态，挑战了天安门城墙上的太阳；杨炼和江河选择在大写的文化和史诗领域，开疆辟土，写下雄浑的诗篇，那是“大写的今天”，从诗歌语言到思想意识的表现都是朦胧诗的核心价值所在；而顾城，还是那个任性的孩子，以高超的诗歌技艺，走在他臆想中宽大明亮（其实是黑暗）的世界，留下大量良莠不齐的诗作；舒婷则持续使用柔软的抒情，去征服那些受够了党国主题的读者，虽然效果是短暂的。

从白洋淀的酝酿、“三崛起”对朦胧诗美学的形塑，到顾城诗歌的觉醒，这构成了一段朦胧诗的前史。其后，北岛诗歌在全中国诗坛掀起了巨大影响力，更成就了一个“大写的今天”²⁶。

25 陈力君：《代言与立言：新时期文学启蒙话语的嬗变》，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9页。

26 “大写”，实为“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是本文重新定义的一种比较诗意的说法，其中又隐含了不拘小节的“大写意”味道。



中国在南海的四沙主权声索

裴氏秋贤

摘要: 中国与菲律宾南海仲裁案判决出台之后, 为了体现国家对于判决的反对, 中国政府除了采取“三不”政策, 也迅速改变在南海的声索宣传, 限制使用“U型线声索”。“四沙声索”是中国在南海岛礁和海域非法声索, 没有法理依据, 违反了 1982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中国南海声索早在一些文件体现过, 但都是模糊的声索, 没有说明经度或纬度, 使得国际社会舆论误解。本文章在海洋法公约规定基础上进行阐述与分析中国南海的四沙声索的来源和性质。

关键词: 南海; 四沙声索; 周边国家

作者: 裴氏秋贤 (BUI THI THU HIEN), 博士, 现任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中国研究所东海研究中心主任, 研究方向: 中国政治、法律、国际关系等。邮箱: buhienttd2018@gmail.com。(Tác giả: Bùi Thị Thu Hiền, Tiến sỹ, Hiện giữ chức Giám đốc Trung tâm Nghiên cứu Biển Đông Viện Nghiên cứu Trung Quốc, Viện Hàn lâm Khoa học xã hội Việt Nam, Hướng nghiê)

Title: China's Four Sha Claim in the East Sea

Abstract: Following the Arbitral Tribunal's judgment on the dispute between China and the Philippin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part from applying the "Three Nos" policy, quickly adjusted its rhetoric by limiting references to the "U-shaped Line" to express opposition. The "Four Sha Claim" represents China's controversial and unsubstantiated assertions over islands and water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which contradict the 1982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China's territorial claim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have often been ambiguously documented, lacking specific longitudes and latitudes, leading to misunderstandings in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This article provides an in-depth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f the origins and nature of China's "Four Sha Claim" in the South China Sea, referencing the stipulations of the 1982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Keywords: East Sea; Four Sha Claim;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Author: Bui Thi Thu Hien, PhD, is an associate researcher in the Center of East Sea Studies in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of the Vietnam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Her research areas are China's politics, law and South China Sea issue. Email: buihientbd2018@gmail.com; hienbt77@yahoo.com

一、前言

中国领导在国际平台一般都强调“南海诸岛早在属于中国的”¹，但是历史依据都非常模糊，让学者质疑。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南海主权声索大概分为几个阶段，每个阶段体现出不同态度。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随着中美竞争发展，中国南海诸岛声索态度日益强硬。2016年之前，中国经常使用U型线体现国家在南海的声索。尽管如此，中方从来没有具体解释该声索是按照什么依据。南海仲裁案判决出炉之后，中国在媒体上避免提到“U型线”声索。2019年12月2日，中方向联合国提交反对“马来西亚提交的200海里外大陆架划界案”²。本次照会提出南海之岛声索，其中，包括四个岛礁：东沙、中沙、西沙和南沙（简称四

1 青年报（越）：“Sang Singapore, ông Tập Cận Bình: ‘các đảo ở Biển Đông là của Trung Quốc từ thời cổ đại’”. (“到新加坡，习近平主席称：“南海诸岛早在古代时是属于中国”)。网址：<https://thanhnien.vn/sang-singapore-ong-tap-can-binh-cac-dao-o-bien-dong-la-cua-trung-quoc-tu-thoi-co-dai-185515717.htm>。取用日期：2024年3月21日。

2 高圣惕：《2019年马来西亚外大陆架划界案的外交照会：争端与法律意涵》，《爱思想》网站，2022年1月2日。网址：<http://www.aisixiang.com/data/130671.html>。取用日期：2024年3月21日。

沙)。之所以想了解什么是四沙声索，我们要回头看中国在南海声索的发展阶段。

一、中国在南海声索分期阶段

(一) 1949-1973 年阶段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并在南海体现不正当的主权声索。在冷战世界分为两极背景下，1951 年 8 月 5 日，中国当时外交部长周恩来对于旧金山会议和对日和约发表意见称为：“西沙群岛（越南称黄沙群岛），南沙群岛（越南称长沙群岛）就像东沙和中沙群岛一样，都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对西沙和南沙群岛的主权是正确的，不管对日和约是否规定”³。尽管中国政府官员当时这样宣布，但实际上，“在 1956 年，西沙群岛东边的一半岛礁被中国人占领，该行为可以说是偷偷的行为趁着法国军队撤离地区。当时南越海军还在西沙西边建设军队力量”⁴。为了肯定大国在国际和地区平台地位，“在 1958 年 9 月 4 日中国第一代领导由毛泽东为代表曾经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为领海宽度 12 海里而体现国家权威，其中，非法把越南黄沙群岛和长沙群岛进入中国领土范围”⁵。1959 年，中国非法成立中沙、西沙、南沙工作委员会和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和中沙群岛办公厅。1969 年改名为西沙、南沙、中沙群岛革命委员会属于广东省。

(二) 1974-1989 年时期：占领黄沙群岛和长沙的 7 个岛礁

该时期，世界和地区局面具有复杂变动。70 年代，越南抗美援朝战争进入激烈阶段。“中国从 1980 年在富林岛建设一个机场，设

3 中国南海网：《中国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主权无可争辩》。网址：https://www.thesouthchinasea.org.cn/2016-;06/24/c_52626.html；《1951 年 8 月 15 日，周恩来重申中国对南沙的主权》。网址：<http://book.sina.com.cn/today/2010-10-21/164828287.shtml>。取用日期：2024 年 3 月 21 日。

4 Monique Chemillier-Gendreau 著、阮红曹译：“Chù quyền trên hai quần đảo Hoàng Sa và Trường Sa”（《黄沙和长沙群岛的主权》越南版）；河内，国家政治出版社，1997 年，第 8 页。

5 杜近森：《南海在十八大之后的海洋强国战略》，河内：越南社会科学院，2018 年，第 58-65 页。

计两周一次航班航线。1979年，中国扩大1971年所建设的海港。1982年在地区建设海灯、在知尊岛建设一个新海港，这些工程在黄沙群岛最南端”⁶。

（三）1990-2009时期：提出“主权归我、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方略

该时期，世界和中国发生巨大变化，甚至影响世界格局事件发生。在国内，天安门事件爆发。有一些学者认为该事件是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改革未相应，导致内部斗争。那时候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赵紫阳违反党纪被罢免所有职务、党员资格开除和被逮捕。天安门事件发生后，中国被美国和西方国家制裁。随着内外部因素发生变动的同时，1989年，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解体，在这些国家，共产党失去了执政地位。在该背景下，中国一方面继续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另一方面采用“韬光养晦”对外政策。对于南海问题，经过两次使用武力非法占领岛礁之后，中国从强硬态势调整于软化趋向，提出“主权归我（主权是中国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方针。该方针在邓小平为了解决中日对钓鱼台争议解决时所提出的。这方案听起来是很适合解决海上争议，但是因前提是“主权归我”，所以基本上未受任何海岸国家欢迎。“搁置争议”意思是中国与各国如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尽管海上还存在争议，但是一起放下不同意见，展开“共同开发”。这意味着中国希望与相关国家在南海地区共同开发资源，不同意区外国家如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对于南海问题干涉。

与此同时，这时期中国加强建设法律，进行内律化通过颁发一系列南海问题的相关法律、法规，如：领海及毗邻区法、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海警法、交通安全法等。中国领海及毗邻区法已经把钓鱼岛、西沙、南沙等列入中国领土⁷。从2009年，随着中国向联合国大陆界限架委员会提交反对越南与马来西亚在200海里外大陆架划界报告的照会，中方已经公开体现本国在九段线海域具有主权声索的主张。从此，诸多专家学者认为中国在南海的政策明显的

6 Monique Chemillier-Gendreau 著、阮红曹译：“Chủ quyền trên hai quần đảo Hoàng Sa và Trường Sa”（《黄沙和长沙群岛的主权》越南版），河内，国家政治出版社，1997年，第10页。

7 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邻区法第2条。

改变。

（四）从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南海政策

十八大报告曾经把“建设海洋强国纳入党代会报告”体现中国对于海洋发展战略的重视，包括南海问题在内。随着把南海问题视为“核心利益”⁸，从十八大以来中国提倡诸多倡议对南海问题有深刻影响。首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一带一路”，其中，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会直接影响到南海问题。最近中国提出一些全球倡议如：全球文明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受到国际舆论关注。尽管这些倡议的内涵还模糊，但是在世界迅速变化的背景下，中国最近加强推进广泛地宣传。不仅是提出全球范围的倡议，中国国务院还通过了“海南自由贸易港”方案。作为“民军两用”的战略位置，海南岛被视为中国在南海主权声索的重要后方，发展海南岛成为国家重要任务。随着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地推进，中国也强调“中国方案”通过把南海问题国际化。从十八大以来，中国曾经把本国所占领的岛礁军事化，重新巩固和构件海上力量，再加上把南海问题国际化通过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这些表明中国在南海是长久和不变的政策。中美在太平洋竞争日益激烈，南海会成为两个大国的竞争地盘，这因素将成为地区和平稳定和区内各国的安全政策调整的影响。随着中国科技水平发展、经济实力增加，本国南海战略将来会持续，甚至不断向强硬态势发展下去。中国把一带一路倡议，特别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成为实现全球战略之一因素。由此可见，南海问题曾经或将来都会成为中国在地区的重视问题，体现国家不断强大的表现。随着中国在南海的强硬态度，地区和平稳定会受巨大影响。

二、中国在南海四沙声索的本质

1951年，趁着英美对日和约草案和旧金山会议事件，周恩来外交部长向国内外社会舆论宣布中国在南海四沙群岛主权声索。中

8 罗肖：《南海与中国的核心利益：争论、回归及超越》，《搜狐》网站，2018年7月19日。网址：https://www.sohu.com/a/242208260_619333#google_vignette。取用日期：2024年3月21日。

国政府当时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南威岛和西沙群岛之不可侵犯的主权不论美英对日和约草案有无规定及如何规定均不受任何影响”⁹。关于该事件，中国相关资料曾经提出：

“草案又故意规定日本放弃对南威岛和西沙群岛的一切权力而亦不提归还主权问题。实际上，西沙群岛和南威岛正如整个南沙群岛及中沙群岛、东沙群岛一样，向为中国领土，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时虽曾一度沦陷，但日本偷抢后已为当时中国政府全部接受”¹⁰

这些资料表明，中国当时没有对南海岛礁宣布主权声索，而只通过反对英美对日和约草案和旧金山会议，然后说出中方曾经对于四沙群岛具有主权声索。西方国家学者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南海主权声索于1951年不是重新肯定前阶段名义的，该主权声索也不是国家实际管理的权利”¹¹。按照国际法所规定关于领土主权取得包括：先占、割让、添加、征服与时效五种模式。中国所宣布四沙主权声索包括：西沙、东沙、中沙和南沙群岛都不是属于国际法所规定的。该声索不是和平、连续、合法、稳定、未遇到任何国家的反对的声索。

（一）中国南海“四沙”声索的内涵

2017年，在与美国外交部的会议时，中国外交部国际法厅副厅长马新民先生曾经提到四沙声索。他说，四沙声索首先反应中国对南海四个实体的主权声索包括：西沙、南沙、东沙和中沙¹²。

9 人民网：《背景资料：周恩来外长关于美英对日和约草案及旧金山会议的声明》，2016年6月27日。网址：<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6/0627/c1002-28481582.html>。取用日期：2024年3月21日。

10 人民网：《背景资料：周恩来外长关于美英对日和约草案及旧金山会议的声明》，2016年6月27日。网址：<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6/0627/c1002-28481582.html>。取用日期：2024年3月21日。

11 Monique Chemillier-Gendreau 著、阮红曹译：“Chủ quyền trên hai quần đảo Hoàng Sa và Trường Sa”（《黄沙和长沙群岛的主权》越南版）；河内，国家政治出版社，1997年，第152页。

12 越南教育报（越）：“Chiến tranh pháp lý với cái gọi là ‘Tứ Sa’”（《法理战争：“四沙”名义宣称》）。网址：<https://giaoduc.net.vn/chien-tranh->

实际上该声索曾经出现在一些照会如：中国的 CML/18/2009；2014 年 7 月 12 日中国政外交部受权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菲律宾共和国所提南海仲裁案管辖权问题的立场文件”；2016 年 7 月 12 日关于关于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声明和“中国坚持通过谈判解决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的有关争议”白皮书¹³等。因此，中国外交部代表人提出四沙主权声索只是重新提到以前中国政府所追求的声索。四沙声索理解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南海岛礁的主权声索，另一方面是包围南海岛礁海域的主权、海洋权益声索。

（二）中国四沙群岛声索按照海洋法公约的解释

按照海洋法公约，专署经济区和大陆架宽度从领海基线算起¹⁴。但是从 2016 年 7 月 12 日的宣布，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对南海各群岛划界领海基线目的的可能性，从此，计算专署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宽度。中国在南海可能对四沙群岛划界领海基线按照如下三个方案：

1. 在每个群岛最远岛礁连接成为领海基线。中国曾经对于西沙群岛公布领海基线并且使用该模式对于南海剩下的群岛公布领海基线。在 2016 年 7 月 12 日南海仲裁案，仲裁厅作出判决对于南沙群岛划界领海基线是不符合海洋法公约的¹⁵。中国对于判决作出不接

phap-ly-voi-cai-voi-la-tu-sa-post180075.gd。取用日期：2024 年 3 月 21 日。

13 Permanent Mission of China to the United Nations, *Note Verbale CML/18/2009* (7 May 2009) <http://www.un.org/depts/los/clcs_new/submissions_files/vnm37_09/chn_2009re_vnm.pdf>。取用日期：2024 年 3 月 21 日；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osition Paper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the Matter of Jurisdic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rbitration Initiated by the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7 December 2014) <http://www.fmprc.gov.cn/mfa_eng/zxxx_662805/t1217147.shtml>。取用日期：2024 年 3 月 21 日；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tatement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China's Territorial Sovereignty and Maritime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12 July 2016) 第三段 <http://www.fmprc.gov.cn/nanhai/eng/snhwtlcwj_1/t1379493.htm>。取用日期：2024 年 3 月 21 日。

14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opened for signature 10 December 1982, 1833 UNTS 3 (entered into force 16 November 1994) 第 57 条和第 76 条，57。

15 *Case Concerning Disputes between the Philippines and China in the South China*

受、不承认的严正立场¹⁶，再加上，南沙领海基线未有约束力因不是菲律宾向仲裁庭提出问题。实际上，按照仲裁庭所解释，该问题可以成为国际法对于海岸国家合法的领海基线的引用资源，其中包括中国在内。

2. 南海两个或三个群岛划界领海基线。该方案有两个选择：第一、中国可以宣布取消 1996 年所宣布的西沙群岛领海基线。第二、尽管西沙群岛领海基线被一些国家表示反对，但是该领海基线未受到国际裁判机构做出判决，并且，西沙只是越南和中国的双边争议。因此，中国不会取消西沙群岛的领海基线。由此可见，中国会在中沙、东沙群岛、黄岩岛礁确立领海基线。

南海四个群岛确立领海基线。中国可以取消 1996 在西沙的领海基线并重新确立包围四沙群岛的领海基线。如果中国按照该方法确立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那么中国在南海的声索比中国曾经承认九段线以内的海域声索面积还要宽。当然如果采取该方式确立声索海域，中国会面临法理困境因为 199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法第二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为邻接中华人民共和国陆地领土和内水的一带海域”¹⁷。按照这规定，在领海基线以内的海域，中国都称为内水，包括群岛、岛礁的领海基线内。由此可见，如果四沙群岛领海基线以内会造成非常大的内水海域，占南海的大部分面积。这种内水声索在法理或实践各国都很难接受的。

3. 从南海各群岛对于海域权益的声索

由上面所分析，中国从西沙群岛的领海基线要求社会舆论认

Sea (the Philippines v China) (Award on Merits) (UNCLOS Arbitral Tribunal, PCA Case No 2013-19, 12 July 2016) 第 575 段。

16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tatement on the Award of 12 July 2016 of the Arbitral Tribunal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rbitration Established at the Request of the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12 July 2016) <http://www.fmprc.gov.cn/nanhai/eng/snhwtlcwj_1/t1379492.htm>。取用日期：2024 年 3 月 21 日。

17 生态环境部官网：《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天津滨海生态环境》，2023 年 5 月 19 日。网址：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2NTkzMjk3NW==&mid=2247519182&idx=5&sn=c7a1bbf006fc8d10393186ef5105ce57&chksm=ea971210dde09b06df792042279cf0402ebc86e94a217f0874079e3652c61b8232e36e9837ff&scene=27。取用日期：2023 年 5 月 19 日。

同中国在南海的内水、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是按照 1992 年领海和毗连区法和 199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的。中国曾经把西沙群岛视为统一主体并从主体的领海基线确立海域。正因如此，中国的四沙群岛声索也是意味着中国在每个群岛，甚至整体四个群岛划界领海基线，从领海基线声索海域面积。但是如果按照任何划界领海基线，中国在南海的海域权益声索在法理或实践都很难理解，社会舆论都不会接受。

总之，中国在南海的四沙声索的内涵可以理解为包括 3 各部分：（1）在南海各岛礁主体的主权声索；（2）确立南海岛礁主体的领海基线声索（3）在南海岛礁主体周边的海域权益声索。中国在南海的非法声索已造成中国与南海海岸国家的纠纷和主权争议。解决海上争议依靠多种因素，其中，要强调的是每个国家确立主权声索要符合国际法关于领土取得规定的。对于两种声索的理解，尽管中方未提出正式解释，但是通过中国所提出的文件，有可能中国会使用按照海洋法公约和国际惯例来解释自己的声索依据。

总体看来，中国在南海提出四沙群岛声索已被区内海岸国家和区外的社会舆论强烈地反对。在一些文件，中国政府体现本国声索是按照海洋法公约或国际惯例的，但是中方对南海声索的解释都是很模糊和勉强的。2016 年 7 月 12 日南海仲裁案曾经做出判决，明确指出中国在南海九段线声索是未有法理依据，违反了国际法和海洋法公约的条款。随着南海问题日益复杂，作为一个大国，具有区内的影响力，中国需要承担责任与海岸国家通过提出各种方案来保持现状，管控分歧，加强海上低敏感问题推进合作与交流为了给地区和平稳定做出贡献。

参考资料

中文资料

1. 高圣扬：《2019年马来西亚外大陆架划界案的外交照会：争端与法律意涵》，《爱思想》，2022年1月2日。网址：<http://www.aisixiang.com/data/130671.html>。取用日期：2024年21日。
2. 罗肖：《南海与中国的核心利益：争论、回归及超越》，《搜狐》，2018年7月19日。网址：https://www.sohu.com/a/242208260_619333#google_vignette。取用日期：2024年3月21日。
3. 中国国际法学会：《南海仲裁案之批判》，北京：中国外文出版社，2016年。
4.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
5. 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邻区法。
6. 中国南海网：《中国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主权无可争辩》。网址：https://www.thesouthchinesea.org.cn/2016-06/24/c_52626.html；《1951年8月15日：周恩来重申中国对南沙的主权》。网址：<http://book.sina.com.cn/today/2010-10-21/164828287.shtml>。取用日期：2024年3月21日。

英文资料

1. *Case Concerning Disputes between the Philippines and China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Philippines v China) (Award on Merits)* (UNCLOS Arbitral Tribunal, PCA Case No 2013-19, 12 July 2016) 第 575 段。
2.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tatement on the Award of 12 July 2016 of the Arbitral Tribunal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rbitration Established at the Request of the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12 July 2016) <http://www.fmprc.gov.cn/nanhai/eng/snhwtlcwj_1/t1379492.htm>。取用日期：2024年3月21日。
3. Permanent Mission of China to the United Nations, *Note Verbale CML/18/2009* (7 May 2009) <http://www.un.org/depts/los/clcs_new/submissions_files/vnm37_09/chn_2009re_vnm.pdf>。取用日期：2024年3月21日。
4.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osition Paper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the Matter of Jurisdic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rbitration Initiated by the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7 December 2014) <http://www.fmprc.gov.cn/mfa_eng/zxxx_662805/t1217147.shtml>。取用日期：2024年3月21日。

5.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eclaration on the baselines of the territorial sea* (15 May 1996) UN Division for Ocean Affairs and the Law of the Sea, đoạn II <http://www.un.org/Depts/los/LEGISLATIONANDTREATIES/PDFFILES/CHN_1996_Declaration.pdf>. 取用日期: 2024 年 3 月 21 日。
6. Permanent Mission of China to the United Nations, *Note Verbale CML/8/2011* (14 April 2011) <http://www.un.org/depts/los/clcs_new/submissions_files/mysvnm33_09/chn_2011_re_phl_e.pdf>

越文资料

1. 杜近森：“南海在十八大之后的海洋强国战略”（部级课题），河内，越南社会科学学院，2018 年。
2. 海洋法公约 1982 年。
3. Monique Chemillier-Gendreau 著、阮红曹译：“*Chủ quyền trên hai quần đảo Hoàng Sa và Trường Sa*”（《黄沙和长沙群岛的主权》越南版），河内：国家政治出版社，1997 年。
4. 青年报（越）：“*Sang Singapore, ông Tập Cận Bình: ‘các đảo ở Biển Đông là của Trung Quốc từ thời cổ đại’*”（《到新加坡，习近平总书记称“从古至今南海岛礁是属于中国的”》）。网址：<https://thanhnien.vn/sang-singapore-ong-tap-can-binh-cac-dao-o-bien-dong-la-cua-trung-quoc-tu-thoi-co-dai-post515717.html>。取用日期: 2024 年 3 月 21 日。



传播视域下文学和音乐的互融共生 ——爆红歌曲《罗刹海市》的艺术再创 及其启示

冯悦 李银波

摘要: 歌曲《罗刹海市》是中国歌手刀郎于 2023 年推出的全新民歌专辑《山歌廖哉》中的一首单曲, 它自发布之日起迅速在网络上爆红, 并在短时间内成为广泛热议的现象级话题。歌曲《罗刹海市》取材于中国古典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 是文学和音乐互融共生的典范, 突出地体现了文学作品、音乐创作、传播技术跨界融合的特点。因此, 本文认为民歌《罗刹海市》通过刀郎的艺术再创实现从文学到音乐的跨越, 再通过数智媒体语境下受众的三次创作实现迷因传播, 并进而分析其爆红的原因和启示。

关键词: 《罗刹海市》; 《聊斋志异》; 刀郎

作者: 冯悦, 武汉理工大学法学与人文社会学院新闻与传播系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跨文化传播研究。邮箱: lilaclyh@163.com。
李银波, 武汉理工大学法学与人文社会学院新闻与传播学教授, 兼武汉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艺术史论教授, 主要从事艺术传播、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的教学与研究。邮箱: yinbo163cn@163.com

Title: The Convert and Symbiosis between Literature and Music in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cation: The artistic creation of the popular song "Luocha Haishi" and its meaning

Abstract: The song "Luocha Haishi," a piece from Chinese singer Dao Lang's 2023 folk music collection "Shange Liaozai," has quickly gained widespread popularity and become a topic of discussion online. Adapted from the short story "Luocha Haishi" in the classical Chinese collection "Liaozhai Zhiyi," the song exemplifies the interplay and symbiosis between literature and music, showcasing the cross-

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of literary works, musical creativity,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Dao Lang's artistic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folk song "Luocha Haishi" successfully bridges literature and music, achieving widespread meme-like dissemination through audience participation and creative reinterpretation within the digital media landscape. The article further explores the reasons behind the song's viral success and its cultural significance.

Keywords: Luocha Haishi; Liaozhai Zhiyi; Dao Lang

Author: Feng Yue, a master's student at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School of Law, Humanities & Sociology,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pecializing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E-mail: lilaclyh@163.com. Li Yinbo, Professor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at School of Law, Humanities & Sociology, as well as a Professor of Art Theory & History at School of Art & Design,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pecializing in communication of arts, international &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E-mail: yinbo163cn@163.com

2023年7月19日,中国歌手刀郎发布了全新的民歌专辑《山歌廖哉》,其中的民歌《罗刹海市》凭其创新化表达及广泛的问题争议迅速爆红,成为社会各界热议的现象级话题。从刀郎的成名作《2002年的第一场雪》到他的爆红作《罗刹海市》,“刀郎现象”进一步延伸出“罗刹海市现象”,刀郎的音乐作品也从单一的艺术创作演变为以批判性视角抨击社会不良风气的综合性艺术表达。

诚然,新的数智媒体环境下受众参与式传播助推了民歌《罗刹海市》呈现出现象级传播态势,但该作品自身的艺术深耕才是其爆火的核心内驱力,扎根传统典藏的文化性表达、立足社会现实的批判性立场等均是歌曲内容的显著特征。因此,本文将立足于歌曲《罗刹海市》的内容再创作,进而观照传播过程中受众的多元三次创作,并在此基础上审视该歌曲爆红的原因与启示。

一、刀郎对中国传统文学作品的艺术再创

刀郎的民歌《罗刹海市》由歌词、歌曲和演唱三部分构成。其

歌词的内容来源于中国优秀古典短篇文言小说集《聊斋志异》中的“罗刹海市”故事。但原小说是文学作品，并不是歌词，也没有配乐。刀郎将原来的小说改编成歌词，还对歌词进行谱曲，特别是刀郎独特的嗓音和演唱风格，这些都是对原作的艺术再创。因此《罗刹海市》这首民歌既扎根中国传统文化，又富有西方文化因素，从而引发国内外多级受众的不同思考和阐发，产生广泛而强烈的反响。刀郎对《聊斋志异》中的“罗刹海市”故事的再创作，实现了《罗刹海市》由文学到音乐的转变和飞跃。

（一）《罗刹海市》歌词对中国传统小说题材的延伸

《聊斋志异》又名《鬼狐传》，是由中国清朝小说家蒲松龄创作的短篇文言小说集。全书共有短篇小说四百余篇，其故事内容大多为人与人、人与鬼神之间的爱情故事，例如《青凤》《连城》等，此外还有部分作品的内容是揭露封建统治的黑暗、抨击科举制度的腐朽等。这些故事不仅关注当时社会上的重大问题并提出了批判，还描绘了一个充盈着狐鬼精怪的多彩世界。在文体上，《聊斋志异》“用传奇法，而以志怪”，是古典文言小说的集大成者。在艺术上，《聊斋志异》也常用到后世网络文学常用的“穿越”等手法，用以寄托情志。¹《聊斋志异》的面世将中国明清小说创作提升至前所未有的文学创作高度，以其细致化的故事描绘和批判性的深刻内涵而成为文学经典，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

《罗刹海市》故事是《聊斋志异》中的卷四第5章的内容。该故事以主人公马骥的经历为创作主线，以其见闻和经历推动故事情节发展。书中马骥在外出经商路途中意外被大风吹至大罗刹国，该国度以丑为美、黑白颠倒，奉行“我国所重，不在文章，而在形貌”的治国策略²。在大罗刹国期间，马骥先后受到崇尚“以丑为美”的大罗刹国的村民和朝臣的排斥和孤立。后马骥随罗刹国村民乘船到海市做买卖，发现海市是一个在龙王统治下的从事珠宝买卖的国际大都市。在海市中，马骥应龙君之邀写下《海市赋》而得到

1 朱军：《作为古典文学经典的〈聊斋志异〉与网络文学的互动问题》，《蒲松龄研究》，2022年第3期，第17-29页。

2 （清）蒲松龄：《聊斋志异》，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45页。

龙君的赏识，被龙君招为驸马，与美丽的龙女成亲，赢得财富成功返回故乡。海市作为海上的一方理想净土，是马骥实现自身抱负的地方，与大罗刹国本末倒置、黑白颠倒的社会现状形成对比，大罗刹国是对作者所处时代社会现实的写照和讽刺，而海市则象征一种无法实现的空想或子虚乌有。

民歌《罗刹海市》的内容实际上只涉及原故事中的大罗刹国，并没有涉及其中的海市。民歌《罗刹海市》的歌词整体可分为三部分：罗刹国马户和又鸟的丑恶形象、中国商人马骥在罗刹国的奇怪见闻、欧洲当代哲学家维根斯坦对马户又鸟的哲学沉思。民歌《罗刹海市》的歌词是其面世以来最受关注的部分，对歌词的多角度解读也成为民歌《罗刹海市》参与多级传播循环的重要一环。该歌词集指代性、批判性、哲理性于一体，留给受众广泛的联想及创作空间。

首先，刀郎的民歌《罗刹海市》在内容上是建立在《聊斋志异》的《罗刹海市》故事之上，因此两者有些表述是相同或是相关的。如歌词的开头第一句“罗刹国向东两万六千里”，即道出民歌《罗刹海市》是小说《罗刹海市》故事的延伸。这句话基本上是引自小说原作，其中大罗刹国村民说，“尝闻祖父言：西去二万六千里，有中国，其人民形象率诡异”³。歌词第一部分描写马户“她两耳傍肩三孔鼻”，也基本上引自小说原作中对罗刹国相国的描写：“视之，双耳皆背生，鼻三孔”⁴，但略有改动。歌词第二部分开头对中国商人马骥的描写也基本上引自小说原作，歌词说：“美丰姿，少倜傥，华夏的子弟”，而小说开头第一句即说：“马骥，字龙媒，贾人子。美丰姿，少倜傥，喜歌舞”⁵。歌词中马骥的经历也与小说相似，“只为他人海泛舟搏风打浪，龙游险滩流落恶地，他见这罗刹国里常颠倒”。而且，歌词的表现手法是也基本上沿袭了原作的批判主义手法，即采用夸张、反讽和荒诞的手法，以对现实进行揭露和批判。

虽然刀郎立足于《聊斋志异》中的《罗刹海市》故事进行歌词创作，但并非对原著内容一味照搬，而是将“罗刹海市”作为叙事

3 (清)蒲松龄：《聊斋志异》，第145页。

4 (清)蒲松龄：《聊斋志异》，第145页。

5 (清)蒲松龄：《聊斋志异》，第145页。

背景，创造出许多与原著颇为不同的新意象，该歌词是对原著内容的延伸性再创。刀郎的民歌《罗刹海市》除了上述所引的与原文相同或相近的表述外，再没有与原文类似的内容和表述，其余的内容皆可谓刀郎的发挥或再创作。民歌《罗刹海市》对原作的改编与再创作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刀郎在民歌《罗刹海市》中创造了“马户”和“又鸟”等形象。为揭露大罗刹国颠倒是非的社会风气，刀郎将小说中罗刹国的相国形象以“叉杆儿”（即妓院）老板“马户”取代并作为歌词叙事中的主人公。马户“她两耳傍肩三孔鼻，未曾开言先转腕”。同时，刀郎在歌词中还增加了“又鸟”角色，这是小说中根本不存在的形象。又鸟她“每一日蹲窝里把蛋来卧”，“红描翅黑画皮”、“绿绣鸡冠金镶蹄”。“马户”和“又鸟”相貌奇特、举止反常的角色特征，以及“马户爱听那又鸟的曲”等行为符合罗刹国以丑为美的社会现状及生活理念。

第二，歌词以马骥的视角对“马户”和“又鸟”进行描写，并以他的口吻对罗刹国黑白颠倒的社会现实进行抨击。例如，“他见这罗刹国里常颠倒”，感叹“勾栏从来扮高雅，自古公公好威名”，以“勾栏”、“公公”、“高雅”、“好威名”等作为类比罗刹国黑白颠倒的意象表征，通过反讽的手法宣泄对罗刹国本末倒置、以丑为美等社会现象的不满及无奈情绪。再例如他责问“岂有画堂登猪狗，哪来鞋拔作如意”，以反问句式抨击“又鸟”无论如何粉饰自己，自身的丑恶本质仍旧无法改变的事实，也同样是对罗刹国固有现状的抨击和批判。马骥的这些所见所闻所思所叹也是原小说中没有的，而是刀郎的发挥和创作。

第三，民歌《罗刹海市》再借用当代西方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眼光对罗刹国的反常现象再次发问，将“马户”和“又鸟”上升到哲学高度，更将“那马户又鸟”问题上升为“我们人类根本的问题”。这也是小说原作中没有的内容。这一升华，不仅突破了小说或歌词对“马户”和“又鸟”及对罗刹国就事论事的批判，更揭示了该现象的普遍性与实质，从而使民歌《罗刹海市》打破地域和文化界限，具有了世界意义和人类意义，也为该民歌走出中国、走向世界创造了条件。这一升华，比小说结尾处作者蒲松龄发出的感叹

“呜呼！显荣富贵，当于蜃楼海市求之耳”⁶更加深刻，更有价值。

（二）《罗刹海市》歌曲结合中西音乐要素

民歌《罗刹海市》在作曲上也有重要创新，它在传统中国民族音乐的基础上加入了西方音乐的成分。

首先，《罗刹海市》歌曲在器乐上是中国的吹拉弹唱同西方器乐的相互配合。

民歌《罗刹海市》是立足于中国民俗小调的音乐创作，其对于中国传统民间器乐的运用自然是情理之中。歌曲演奏中使用的传统民间器乐包括：京胡、二胡、扬琴等弦乐器，唢呐、笛子等管乐器，以及锣、鼓、京板等打击乐器，将中国民间传统的“吹拉弹唱”均体现在同一首歌的演奏之中。与此同时，该歌曲还吸收了一些西洋乐器，特别是西方电贝司的使用有效地发挥该乐器过渡和衔接歌曲旋律的功能，不仅丰富了音色，更增添了乐曲的西洋音乐风味，使该歌曲以中国民间器乐为主调的同时也带有异域情调，以体现故事的异域、奇幻和荒诞色彩。在现有实践中，电贝司主要应用于现代乐队的弹唱中并且承担低声部的伴奏任务，但在《罗刹海市》歌曲中该乐器同中国传统民间乐器的配合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中国民间音乐的空间，使得该歌曲不仅让中国听众感到亲切和易于理解接受，更能吸引外国听众，让它走出中国走向世界，从而获得更多听众，传播范围更广泛。

第二，《罗刹海市》歌曲在编曲上是中国天津小调与西方雷鬼音乐的综合应用。

民歌《罗刹海市》的编曲主要取自天津地区的民间曲艺小调——靠山调。靠山调原是修鞋匠人休息时自娱自乐的清唱小调，逐渐形成乡土气息浓郁的民间小调，也成为天津的主要唱腔曲调之一。⁷靠山调后传到北京和东北，京韵大鼓和东北二人转也采用此调演唱，为广大中国人民所熟悉。《罗刹海市》以靠山调为主，故在整个歌曲的节奏韵律上符合大众审美口味，并且易于学习、朗朗

6 （清）蒲松龄：《聊斋志异》，第148-149页。

7 曹玉文：《刀郎〈山歌寥哉〉的宏大宇宙（知识帖）》，2023年07月30日，网址：<https://mp.weixin.qq.com/s/feJvgXFC94kcIcmlrT0j3g>，取用日期：2023年07月30日。

上口。

雷鬼音乐是一种由斯卡（Ska）和洛克斯代迪（Rock steady）音乐演变而来的牙买加流行音乐。雷鬼音乐结合了非洲传统节奏、美国的蓝调及原始牙买加民俗音乐，这种风格包含了“弱拍中音节省略”，“向上拍击的吉他弹奏”以及“人声合唱”。歌词强调社会、政治及人文的关怀。⁸雷鬼音乐的编曲主要侧重于对电贝司、打击类乐器及键盘的综合使用，再配合人声吟唱进而实现其音乐特点的契合。雷鬼音乐最早起源于社会底层人民的抗议，是该群体表达不满情绪的民间艺术形式，因此雷鬼音乐兼具批判性、通俗性、革命性、指向性、跨文化性等显著特征。

中国天津小调及西方雷鬼音乐的综合应用，在民歌《罗刹海市》的音乐演奏中有多处体现。天津民俗小调婉转随意，雷鬼音乐自由热烈，两者的融合兼顾了东方民间音乐的内敛和西方音乐的奔放，既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内核，又突出异域风情和喜剧效果，是不同音乐文化结合出的多元音乐表达。这无疑是刀郎的创新，更是中西方文化交融下音乐形态的创新。

第三，刀郎的独特演唱也是民歌《罗刹海市》的重要组成部分。

刀郎略带沙哑的嗓音增添了该歌曲的沧桑感，他那稍带西方说唱音乐的节奏和批判风格更使其具有与众不同的魅力。加上刀郎曲折的人生经历，以及中国歌坛的不良环境，特别容易唤起刀郎的中国粉丝们广泛的情感共鸣及对他的深深同情。

正是以上这些内容因素使《罗刹海市》一炮打响，一鸣惊人，迅速成为网络上下爆红的流行歌曲，并形成举世瞩目的“罗刹海市现象”。这一现象是从文学到音乐转换的结果，也是文学与音乐互融共生的结果。

二、受众对民歌《罗刹海市》的三次创作与迷因传播

艺术离不开传播，民歌《罗刹海市》爆红正是传播的结果。特别是在当今的数智网络媒体时代，《罗刹海市》形成举世瞩目的“罗刹海市现象”，更离不开受众在其传播过程中的各种再创作，

8 Hey B: 《什么是雷鬼音乐?》，《乐器》，2014年第6期，第78-79页。

在此我们将其统称为“三次创作”。

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于1976年出版的《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一书中提出迷因理论。他认为,迷因作为一种基本文化单位,经历复制、变异后进入传播。它既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生物的、文化的复制与模仿因子,亦可被理解为一种复制理念或模式。⁹

民歌《罗刹海市》就是这次“罗刹海市现象”出现的迷因。民歌《罗刹海市》爆红除了其自身的内容因素外,受众对该作品的延伸性创作也成为其爆红和“罗刹海市现象”出现的重要推动力。广大受众在刀郎的艺术创作基础上对民歌《罗刹海市》进行令人惊叹的多维多元再创作,呈现出“《聊斋志异》原创《罗刹海市》小说文本→刀郎对民歌《罗刹海市》的艺术再创→受众对民歌《罗刹海市》的三次创作”的多级创作与传播过程,充分体现出迷因传播的效果。

无数网民对民歌《罗刹海市》内容进行的三次创作主要聚焦于该民歌的音乐再创作、内容再解读、事件再审视等,分别涉及传播内容的能指、所指、外延等方面。更有多方网络媒体平台将民歌《罗刹海市》作为模仿因子开展三次创作,例如抖音短视频平台发起“用100种方式演绎《罗刹海市》”的视频再创作挑战等。这使得民歌《罗刹海市》的传播范围更广泛、传播受众更繁多、传播形式更丰富、传播效果更显著,从而极大地推动了《罗刹海市》在数量和质量上的病毒式升级和传播。

(一) 受众对《罗刹海市》音乐的再创作

受众对民歌《罗刹海市》在音乐方面的再创作辐射范围较为广泛,以中国传统戏曲、民俗小调、流行音乐、地方方言等形式来对民歌《罗刹海市》进行音乐再创作而形成的新版《罗刹海市》作品层出不穷。

首先,以传统戏曲对《罗刹海市》的音乐进行改编。中国五大戏曲分别为京剧、豫剧、越剧、黄梅戏、评剧,在民歌《罗刹海

9 张佩豪:《迷因理论下舆论存在形态的新表征与风险审视——以东京奥运会期间爆火的“吴京表情包”为例》,《新闻研究导刊》,2021年第17期,第48-50页。

市》持续走红的过程中，五大戏曲吸收并立足刀郎《罗刹海市》的原生歌词，对其进行音乐方面的各种改编和再创，从而出现民歌《罗刹海市》的各种戏曲版。其中，再芬黄梅公馆在抖音短视频平台发布“黄梅戏版-《罗刹海市》”¹⁰；京剧演员吴昊于7月27日发布的京剧版《罗刹海市》在抖音平台获得124.6万次点赞¹¹；自媒体博主“戏曲-大武生-孙书旭”则以豫东调的豫剧唱法来改编罗刹海市¹²；“越剧伊人”¹³、“灯个哩个灯（聆韵评弹）”¹⁴则分别以越剧、评剧等特色性唱腔对该作品进行改编并于抖音平台获得了较高的点赞量。中国五大传统戏曲对于《罗刹海市》音乐的改编与再创，不仅仅是民歌《罗刹海市》在迷因时代传播背景下的多形态延伸，更是传统戏剧时代化创作和创新性传承的有益尝试。

其次，以流行音乐对《罗刹海市》的音乐进行再创。与现当代流行音乐结合也同样是受众对《罗刹海市》音乐进行再创作的一个重要方向。在流行音乐改编中，主要是将民歌《罗刹海市》的歌词用其他流行音乐的编曲来重新进行演唱。例如，抖音短视频平台的自媒体博主“渣渣与脆脆 Shark”将周杰伦的歌曲作品《给我一首歌的时间》同《罗刹海市》结合¹⁵，以周杰伦演唱的方式进行呈现。歌手周杰伦作为华语乐坛代表性人物，其歌曲传唱度极为广泛，因此该再创视频在抖音平台获得了43.1万次的点赞。除此之外，同类型改编还有歌手杨坤的作品《无所谓》、电视剧《西游记》的主题曲《敢问路在何方》等等，均由自媒体平台用户自行创作、改编并发布。

10 再芬黄梅公馆：《罗刹海市黄梅戏完整版》，2023年08月01日，网址：<https://v.douyin.com/iJHfswX8/>，取用日期：2023年08月05日。

11 京剧·吴昊：《你们要的京剧版〈罗刹海市〉来啦》，2023年07月27日，网址：<https://v.douyin.com/iJHaC2gA/>，取用日期：2023年08月05日。

12 戏曲 大武生 孙书旭：《你们要的完整版豫剧豫东调罗刹海市在这里》，2023年07月29日，网址：<https://v.douyin.com/iJHaKvVt/>，取用日期：2023年08月05日。

13 越剧伊人的作品：《越剧版罗刹海市》，2023年07月27日，网址：<https://v.douyin.com/iJHmMdAc/>，取用日期：2023年08月05日。

14 灯个哩个灯（聆韵评弹）：《你们要的罗刹海市来了》，2023年07月25日，网址：<https://v.douyin.com/iJHm8NU8/>，取用日期：2023年08月05日。

15 渣渣与脆脆 Shark：《假如周杰伦唱罗刹海市》，2023年07月31日，网址：<https://v.douyin.com/iJHPqyWd/>，取用日期：2023年08月05日。

再次，以各种方言或外语对《罗刹海市》的歌词进行翻译和演唱。对于《罗刹海市》的改编还体现在本土化的语言表达上。一方面，受众使用各种中国地方性方言对《罗刹海市》的歌词进行改编和演唱。中国纷繁复杂的方言种类为《罗刹海市》的地方性转化培植了优渥的语言环境，目前已经先后出现了闽南话、上海话、绍兴白话、四川话、陕西话、朝鲜语、湖南话等数十种方言版的《罗刹海市》。例如，自媒体博主“秦武大王”发布的方言版《罗刹海市》¹⁶，用陕西话对该歌曲进行演绎。这是民歌《罗刹海市》地方性再创造的重要路径。另一方面，一些受众还将《罗刹海市》的歌词用各种外语加以翻译和演唱，进而实现其跨文化传播。语言作为跨文化传播的第一道关卡，是实现内容产品海外落地的关键一环。

《罗刹海市》在面向海外受众进行传播的过程中纷纷出现了英语、越南语、日语、德语等多个语言版本的延伸作品，在符号层面上消解了传播阻碍，进而为其国际性解读提供了机会。

最后，多重器乐再演绎。作品本身对于中西方乐器及音乐形态的综合使用是其创新音乐形态、促进其跨文化传播的重要一步。受众在对《罗刹海市》进行再创作中，多种器乐的再演绎也同样成为其延伸性作品的重要形式。例如，抖音博主“新晟古筝”¹⁷、“唢呐-小南”¹⁸分别以中国传统乐器古筝、唢呐等演绎《罗刹海市》，而博主“澎湃”则用西洋乐器萨克斯演奏了《罗刹海市》¹⁹。除此之外，琵琶、长笛、小提琴等中西器乐对《罗刹海市》的改编也层出不穷。

（二）受众对《罗刹海市》歌词内容的再解读

《罗刹海市》批判性、指代性、暧昧性的歌词给予受众无限的

16 秦武大王：罗刹海市陕西方言版，2023年07月31日，网址：<https://v.douyin.com/iJH5VDfp/>，取用日期：2023年08月05日。

17 新晟古筝：《罗刹海市 古筝》，2023年07月29日，网址：<https://v.douyin.com/iJHmq65E/>，取用日期：2023年08月05日。

18 唢呐-小南：《你们点的唢呐版罗刹海市，刀迷们你们听几遍了？》，2023年07月27日，网址：<https://v.douyin.com/iJHmf4kw/>，取用日期：2023年08月05日。

19 澎湃：《罗刹海市 萨克斯独奏》，2023年08月05日，网址：<https://v.douyin.com/iJHueHF4/>，取用日期：2023年08月05日。

想象空间及再创空间，对其内容的解读也成为现象级话题。

一方面，国内受众对于民歌《罗刹海市》的内容解读主要指向中国娱乐圈和“刀郎隐退”风波。

首先，民歌《罗刹海市》中对“勾栏”、“未曾言来先转腕”等意象的描绘让一众网友将歌词内容解读为对音乐节目《中国好声音》转椅式选拔形态及对其导师团中的某些音乐人的讽刺，也有受众将矛头指向中国整个娱乐圈。

其次，受众对于民歌《罗刹海市》的多级创作不仅仅局限于该民歌自身，其创作背景所涉及到的外延事件也陆续成为受众进行再度创作的内容源泉。其中，由歌手刀郎自身引发的话题——“隐退风波”则在短时间内极大聚合了受众的求知欲及遍在情绪，并成为受众再创作的一个重要方向。集体记忆的共享性、群体性使得传播内容在潜舆论逐渐走向显化的阶段能够触发受众的情感共鸣，不断放大为群体受众的遍在情绪，进而外显化为各种情绪表达行为，即将潜在的情绪外化为舆论场域中的各种实际行动。刀郎作为爆火的公众人物于十年前在走向事业巅峰时选择逐渐淡出娱乐圈的行为让无数音乐粉丝费解，因此民歌《罗刹海市》引发了刀郎的粉丝们对其隐退风波的刨根问底，从而成为唤起广大受众共同记忆的重要契机。许多网络直播者及博主发布分析和评论性文字或视频或音频，认为《罗刹海市》的歌词暗讽一众音乐人。

另一方面，国际受众对于该作品的解读主要聚焦于各国的政治局势。由于以总统拜登为首的美国民主党的党徽为驴，对应着歌词中的“马户”及“驴”，因此美国受众将歌词“每一日蹲窝里把蛋卧”解读为“窝在白宫里筹划阴谋诡计”，而歌词中的“不管你咋样洗呀那也是个脏东西”，则被美国解读者将其引申为美国历史上的屠杀印第安人事件，进一步表明“史书可以掩盖，历史无法磨灭”。在德国，德国选择党领袖爱丽丝·魏德尔在其视频中称“我发现这首歌完全是为我们德国创作的，完全符合德国现实”，她将《罗刹海市》与德国政治局势相结合，认为歌词中的“马户”可以用来指代德国首相朔尔茨，而“马户”与“又鸟”的行为描绘了德国目前的政治局势，即“基民盟已经沦为绿党右翼，自民党裹挟社民党”。

基于《罗刹海市》的通俗表达和深刻内涵，受众在原有歌曲的基础上不断再创，使刀郎的民歌《罗刹海市》成为迷因被无限复制

和改编，从而成为“罗刹海市现象”。同时受众也将自身角色不断地转化，由既有的接受者转变为推动传播进程的传播者，基于自身参与式需求参与传播互动，这使得该民歌本身适应再创的语境不断被加强，《罗刹海市》的传播层级也不断提升。

三、民歌《罗刹海市》再创及其爆红的原因分析

2023年“罗刹海市现象”是作为音乐人的刀郎对作品内容进行深耕的结果，也是新的数智媒体赋能下形成的迷因传播效果。作品《罗刹海市》的爆红和“罗刹海市现象”的出现，存在多种内部及外部因素。其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再创是《罗刹海市》爆红的内在驱动力，而其通过数智网络媒体的迷因传播则是其爆红的外部驱动力。

（一）扎根于中国文学经典：易于唤起受众的共同文化记忆

《聊斋志异》作为中国明清时期短篇文言小说的巅峰之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该书不少内容进入中小学教材，在中国读者中的普及度极高。而且，近百年来，随着报刊、广播、电影、电视等媒介的发展，该书中的许多故事被这些媒体转载、改编，成为家喻户晓的作品，如电影《倩女幽魂》、电视剧《聊斋》等。因此该书在中国人中的知名度、认同度极高，易于唤起中国人共同的文化记忆。这是民歌《罗刹海市》爆红的最根本原因，也是风靡的其内在动力之一。

虽然《罗刹海市》这一篇故事并没有进入中小学教材，也几乎没有被其它媒体转载或改编，但由于它出自《聊斋志异》，同样会因《聊斋志异》而为中国受众所认可，易于接受并产生情感共鸣。即使人们没有读过，再去读一遍也非常容易。尽管故事发生在异域，但是其故事中包含丰富的中华文化元素，如描写罗刹国时有天子、国王、搢绅大夫、宰相、上卿、龙、凤、礼等元素，甚至有张飞、弋阳曲；在描写海市时有龙君、龙宫、世子、都尉、砚、毫、纸、墨、赋、孝等元素。这些元素都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符号，能为中国读者所认同和接受。

而且，《罗刹海市》这一篇故事本身还带有强烈的异域色彩，罗刹国是与中国在是非美丑等观念上相反和对立的一个荒诞之国，

而海市又是一个与中国仙尘相隔的神话世界。这些因素不仅适合作者表达对现实的批判，也有利于作品跨越国界和文化边界进行传播。以此为基础的民歌《罗刹海市》自然具有同样的特点。

（二）内容与形式的创新：数智时代打破同质化的关键

数智时代使得传播主体走向多元化，传播的话语权也走向下沉并成为舆论场域的常态，这一方面使得网络传播内容的浅层化、同质化倾向加剧，另一方面由于数智传播消解了受众的被动地位、并给予受众更多的参与式互动体验，异质性、创新性的内容更容易吸引受众的眼球，更易成为广受关注和热议的网络爆款。因此传播者利用新颖的传播内容和方式以吸引受众注意力至关重要。

如前所述，《罗刹海市》在歌词、编曲、价值取向等方面的创新是该作品成为传播迷因的前提，也是其成为现象级传播话题的重要基础。在歌词方面，刀郎立足传统文化典藏进行内容的二次创作，从而延伸出“马户”、“又鸡”等原本不存在的人物意象；在编曲方面，该作品将中国民间的“吹拉弹唱”器乐同西方乐器相结合，将中国民间山歌中的靠山调同西方雷鬼音乐相结合，是中西多重音乐元素的综合应用；在价值取向方面，《罗刹海市》摒弃了传统音乐创作中直接弘扬“真善美”的主流趋向，转而以抨击“假恶丑”和批判社会不良风气及社会现实，成为广大受众宣泄情绪的突破口。这些内容上的创新，也是其爆红并成为传播迷因的内在驱动力之一。

（三）批判性的深刻主题：易于引起关注和共鸣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有些方面无疑存在各种各样的不良现象和问题，特别是中国歌坛也存在不公正不合理的现象，并引起广大歌迷的失望和不满。刀郎的《罗刹海市》民歌横空出世，以批判性的视角抨击当今社会的一系列不良现象，引起了受众的广泛共鸣。民歌《罗刹海市》深刻而具有批判性的主题是延伸内容深度的重要手段。

从歌词来看，民歌《罗刹海市》揭露的主要是罗刹国娱乐圈的乱象，那里被“马户”和“又鸟”把控，黑白颠倒、美丑颠倒，弄得一团乌烟瘴气。由于该民歌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作者刀郎于2010年的流行歌曲大赛中遭受的不公正对待，因此其批判性的主题和内

容受到刀粉们的喝彩与欢呼。

该歌词批判“黑白颠倒、本末倒置”的社会不良现象，符合历时性视域下中国自始至终批判“假恶丑”社会现象的价值取向，也是共时性视域下抨击社会转型期不良现象的时代呼号。因此该民歌也受到所有遭受不公的受众和心怀正义的受众的点赞支持和转发。

（四）通俗的表达：易于传播和再创

民歌《罗刹海市》除其内容因素外，其通俗音乐的表现形式更使它增加了对受众群体的辐射广度。它以山歌为音乐形式，使得内容表达通俗易懂。这主要体现于两方面：一是歌词的通俗表达。尽管立足于指代性、讽刺性极强的文言小说“罗刹海市”，但刀郎在歌词上并没有沿用文言文表达，也没有采用古典诗歌或现代诗歌的语言表达，而是采用通俗的白话文甚至俗语或俚语来叙述。例如，歌词中说：“苟苟营当家的叉杆儿唤作马户”，“老粉嘴多半辈儿以为自己是只鸡”，“不管你咋样洗呀那也是脏东西”，等。这种通俗易懂的表达为受众特别是普通劳动大众理解该民歌内涵扫清了语言障碍，在读懂文字表达的基础上能进一步理解《罗刹海市》的深刻寓意及内涵。

二是音乐形式的通俗表达。民歌《罗刹海市》是中国民间靠山调同西方雷鬼音乐的创造性结合，具有通俗易懂、节奏简单、易于传唱等现实特点。中国的靠山调起源于民间，也主要在民间流传，原来在天津一带的劳动人民中传唱，后传到北京和东北，京韵大鼓和东北二人转也采用此调演唱，在中央电视台特别是春晚节目中频繁出现，成为全中国人民所熟悉的民间小调。雷鬼音乐与靠山调一样起源于民间，以电贝斯为主要乐器，节奏明快，内容通俗，多表达下层劳动人民的悲苦、不满和抗议。雷鬼音乐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现在拉美的牙买加，迅速在欧美流行，它是西方国家音乐爱好者所熟悉的音乐。民歌《罗刹海市》采用靠山调同雷鬼音乐相结合的音乐形式使得其在普及过程中朗朗上口，相较于审美需求较高的音乐作品更易于传唱，从而有利于它的流行。

（五）多级传播：易于形成迷因

民歌《罗刹海市》的通俗音乐形式有利于它实现再次创作，为受众进行创造性转化提供机会；而其深刻的批判性主题又引发受众

的广泛关注和共鸣，成为受众进行再次创作的驱动力；数智网络媒体更为受众对该民歌进行改编和传播提供了技术手段和传播渠道。因此，广大受众出于“使用与满足”的需要，不仅大量点赞或转发，借助该作品宣泄自身情绪，还对该民歌进行无数改编或再创作，以表达自己的心愿和呼声，进而成为《罗刹海市》实现多级传播中的一个又一个环节。而民歌《罗刹海市》在无数次复制、转发和改编中迅速形成迷因传播。受众创作者不仅仅为了说悲与苦、写假丑恶，不仅仅为了宣泄一些牢骚情绪、悲愁情感，而是要通过中国传统文化中反讽的艺术路径，以反彰正，建构群体性的正向审美情感和正确价值判断。²⁰

民歌《罗刹海市》极大地聚合了广大社会遍在的不满情绪，成为受众抨击社会不良现象的宣泄口，极大地扩大了该作品多级传播主体的范围及数量。受众的再次创作是《罗刹海市》成为迷因传播的重要因素，也是其成为迷因传播的强大驱动力。受众对该民歌的暧昧符号的开放性解读使得民歌《罗刹海市》在传播中与不同的领域和人物层级相结合，基于不同的社会语境在解码的意义构建中将编码符号不断的创作和延伸。各级传播主体以民歌《罗刹海市》中的内容意向作为符号，借由“指代”“类比”等创作手法将音乐表达融入社会生活之中，该民歌中的讽刺语境为传播活动提供了创作和叙事的倾向性，在该民歌批判性情绪的影响下，初级受众受到极大感染并在角色定位上转化为次级传播中的传播者，将同类情绪不断延伸和扩散。该作品以遍在性共鸣引发社会舆论场域多主体、多领域、多角度解读，进而不断延伸《罗刹海市》的传播链条、丰富传播效果、造就现象级传播态势。

四、“《罗刹海市》现象”的启示

民歌《罗刹海市》的爆红或“《罗刹海市》现象”，为数智媒体时代的传播活动，特别是为新时代的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启迪。

在数智媒体时代，媒体必须深刻把握基于新媒体平台的中华优

20 徐望：《符号叙事的主体自觉——歌曲〈罗刹海市〉传播现象与得失评析》，《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23年第1期，第96-106页。

秀传统文化与受众关系，实现更为精准有效的传播，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真正成为大众精神的源头活水。²¹ 民歌《罗刹海市》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成功典范，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依托新媒体进行传播提供了全新的路径选择。以优秀文化的深厚底蕴为创作源泉和创作背景，深入体察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并对其进行创造性、时代化转化，运用极具民族特色的文化符号作为传播载体，有助于实现传统文化同新媒体环境的协调互动。这不仅是对优秀文化的发掘及传承，也同样是各级媒体丰富传播内容、提升传播深度和广度的有效路径。

创新无疑是中华传统文化典藏再生、丰富和发展的重要途径。民歌《罗刹海市》的创新体现在多方面，不仅是在形态、内容上创新，更是古今结合、中西结合、通俗性和哲理性结合。传统文化经创新后不仅更符合新时代消费者的需求，也更符合其消费特点，更符合新媒体的传播特点。

“走群众路线”是新闻传播活动实现传播目标和效果的重要途径，这不仅要求以广大受众“喜闻乐见的内容和形式”来辐射和影响社会大众，更要求传播活动满足受众的认知、情感等多方面需求。民歌《罗刹海市》的通俗化表达极大消解了传播盲区，并在通俗性基础上传递极具批判性和哲理性的深刻内容和思想，这一由表及里的叙事策略既回避了通俗叙事中的单一表达，又淡化了批判表达中的说教色彩，使得内容辐射范围更为广泛、传播效果更加深远。

任何传播不能脱离社会，不能脱离时代语境。民歌《罗刹海市》针对社会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以批判性视角借用指代性内容影射社会不良现象，引起社会的广泛共鸣和强烈关注，这是其迷因传播的重要动力。它同时代旋律、社会现实接轨，在实现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作为公共传播内容极大彰显了舆论和教育功能，具有极高的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

在数智媒体时代，各级传播主体都参与到传播过程中，受众不仅有能力生产信息，也有渠道传播信息，在技术赋能下实现了多主体的多级传播。因此媒体的话语权已成功让渡给传播过程中的各级

21 廉卫东：《媒体如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进程》，《青年记者》，2023年第9期，第75-76页。

受众，传受双方之间的固有界限变得模糊。受众已成为信息生产和传播的重要主体，全民参与式传播已经成为现实。这种新媒体语境特别有利于迷因的形成。因此各媒体不仅应生产出具有特色性、时代性、现实性的新闻传播作品，更应巧妙利用受众的参与式传播达到更理想的传播效果，实现经济利益与社会价值的最大化。

“新京报快评”说到，流行乐坛需要像刀郎这样的声音，需要一首《罗刹海市》来荡涤心灵，欢迎刀郎归来，是因为人们对“以丑为美”的风气已经忍受太久了。²²《罗刹海市》的爆红不仅仅是其本身基于文学典藏内容的深厚底蕴，更是时代所需、社会所盼、民心所向，是其作为公共议题履行教化功能和社会责任。然而，我们也应以辩证的视角看待新媒体环境下爆红产品的优势及不足，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其价值取向和路径选择，这样才能立足既有实践优化叙事形态及传播路径，才能扎根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才能依靠多方合力助力中国新闻传播事业欣欣向荣。

参考文献

1. (清)蒲松龄：《聊斋志异》，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2. Hey B：《什么是雷鬼音乐？》，《乐器》，2014年第6期。
3. 廉卫东：《媒体如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进程》，《青年记者》，2023年第9期。
4. 徐望：《符号叙事的主体自觉——歌曲〈罗刹海市〉传播现象与得失评析》，《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23年第1期。
5. 朱军：《作为古典文学经典的〈聊斋志异〉与网络文学的互动问题》，《蒲松龄研究》，2022年第3期。
6. 张佩豪：《迷因理论下舆论存在形态的新表征与风险审视——以东京奥运会期间爆火的“吴京表情包”为例》，《新闻研究导刊》，2021年第17期。

22 新京报评论：《罗刹海市刷屏，刀郎归来并非为“复仇”》，<https://news.qq.com/rain/a/20230724A05SNX00.html>，2023-07-24。



从生命感受出发： 论穆旦晚年诗歌中的“智慧”与“荒原”¹

杨慧莹

摘要：穆旦晚年诗歌从生命感受出发，直面“智慧”与“荒原”，从“智慧”与“荒原”的意象中可解读穆旦晚年诗歌的生命之意。文中以穆旦晚年诗歌（1975年-1976年）为基础，以其早、中期诗歌作参照，跳出二元对立的研究模式，回归穆旦诗歌的生命感受，重点研究穆旦晚年诗歌中的“智慧”与“荒原”意象，并具体解读晚年诗歌中“智慧”与“爱情”的联系。穆旦晚年诗歌研究并非是对穆旦诗歌进行单一的阶段性划分，而是为探求生命感受对穆旦晚年诗歌的重要意义。这不但涉及穆旦诗歌中生命与情感价值的探讨，也涵盖诗歌发展与归属问题的延伸，从而探求穆旦晚年诗歌独有的艺术价值，志在为当下诗歌发展与创作提供启发之意。

关键词：穆旦；晚年诗歌；生命感受；智慧；荒原

作者：杨慧莹，马来亚大学文学暨社会科学院中文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邮箱：s2020849@siswa.um.edu.my

Title: The Perspective from the Sensibility of Life: Wisdom and Wasteland of Mu Dan's Poetry in His Later Years

Abstract: Mu Dan's later poems delve into the sensitivity of life and confront the themes of wisdom and desolation. The essence of life in Mu Dan's later poetry can be discerned through the evocative imagery of wisdom and desolation. By examining Mu Dan's works from 1975-1976 and drawing comparisons with his earlier and

1 本文系“四川省第十一届硕博学术论坛”（中国四川，2023年3月30日）会议论文《从生命感受出发：论穆旦晚年诗歌中的“智慧”与“荒原”》（荣获“优秀奖”）的修改稿。

middle-period poems, this paper transcends dualistic research paradigms to delve into the life experiences that underpin Mu Dan's poetry. It specifically focuses on the themes of wisdom and desolation, offering a nuanced exploration of the interplay between wisdom and love in his later works. Rather than compartmentalizing Mu Dan's later poetry into distinct stages, this research seeks to unravel the profound impact of life experiences on his poetic expression. It delves into not only the existential and emotional depths of Mu Dan's verses but also explores their evolution and thematic continuity. This endeavor aims to uncover the unique artistic merit of Mu Dan's later poetry, providing insights and inspiration for contemporary poetic endeavors.

Keywords: Mu Dan; the sensibility of life; wisdom; wasteland

Authors: Yang Huiying, Phd candidate of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Faculty of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i Malaya. Her main research interest is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E-mail: s2020849@siswa.um.edu.my

一、引言：穆旦诗歌与穆旦研究

穆旦，原名查良铮（1918-1977），中国著名现代诗人、翻译家，在1981年被归入“九叶诗派”诗人之一，并位于“归来诗人”之列。穆旦于1935年考入中国的清华大学地质系，不久后转入外文系，开始诗歌写作。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穆旦致力保驾护航，奔赴缅甸，参与抗日战场。在1949年，穆旦赴美留学，在芝加哥大学攻读英美文学、俄罗斯文学专业。年轻时的穆旦曾转益多师、博学笃行，受西方思潮的影响也颇为深厚，在扎实的创作经验的积淀下，穆旦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提出“新的抒情”的诗歌创作理念，“丰富的痛苦”的逐渐成为了穆旦的早期诗歌风格。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由于中国的政治环境使穆旦无法执笔创作，他开始专注翻译事业，以笔名翻译外国小说及诗歌，以此作为表达内心情感的途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随着中国政治环境的逐步明朗，步入晚年的穆旦重拾诗魂，与诗篇再续前缘，在1975年至1977年逝世前，穆旦如诗神凭附般再创佳绩，共创作诗歌近三十首。

在穆旦晚年诗歌（1975年-1976年期间创作的诗歌）的研究中，可研究的空间还有待开发。从近年研究成果来看，研究者对穆旦晚年诗歌所持观点出入较大，如夏小雨的论文《普通的生活 失败的诗歌 论穆旦晚年诗》²，黄玲的论文《寒冷·通透·忧伤——穆旦晚年（1975-1976）诗歌的一种读解》³，易彬的论文《悲观的终结——一种对诗人穆旦晚年的理解》⁴等，这些论文有以较为悲观的论调分析穆旦晚年的诗歌创作；有以穆旦一生的诗歌作结，但无法突显穆旦晚年诗歌的独特价值；有将穆旦晚年诗歌作为其早、中期诗歌创作的延展，这缺乏对穆旦晚年诗歌艺术特色的探求；也有对穆旦晚年诗歌的创作水平持有怀疑态度，等等。再如王家新的论文《“生命也跳动在严酷的冬天”——重读诗人穆旦》⁵，王光明的论文《“新的抒情”让情感渗透智力——论穆旦和他的诗》⁶，戴惠的论文《诗情不因苦难而改变——论穆旦晚年诗歌创作的品格》⁷等，这些论文跳出固有的研究范围，以情感和生命的角度探索穆旦晚年诗作，为穆旦诗歌研究提供了思辨性视野。此外，也有研究成果从时代背景与创作意图出发对穆旦晚年诗歌进行解读，如易彬的论文《个人写作、时代语境与编者意愿——汇校视域下的穆旦晚年诗歌研究》⁸等。综上所述，穆旦晚年诗歌的研究范围正在不断扩展，但却无法达成一致共识，甚至有观点相悖的趋向，并且大多研究成果停留在穆旦早、中期诗歌作品中；或将穆旦晚年诗歌包含在整体诗歌研究内；或将穆旦晚年诗歌归于二

-
- 2 夏小雨：《普通的生活 失败的诗歌 论穆旦晚年诗》，《上海文化》，2013年第1期，第44-52页。
 - 3 黄玲：《寒冷·通透·忧伤——穆旦晚年（1975-1976）诗歌的一种读解》，《名作欣赏》，2009年第12期，第70-73页。
 - 4 易彬：《悲观的终结——一种对诗人穆旦晚年的理解》，《书屋》，2002年第3期，第20-25页。
 - 5 王家新：《“生命也跳动在严酷的冬天”——重读诗人穆旦》，《文艺争鸣》，2018年第11期，第23-30页。
 - 6 王光明：《“新的抒情”让情感渗透智力——论穆旦和他的诗》，《广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第136-142页。
 - 7 戴惠：《诗情不因苦难而改变——论穆旦晚年诗歌创作的品格》，《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第72-75页。
 - 8 易彬：《个人写作、时代语境与编者意愿——汇校视域下的穆旦晚年诗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3期，第159-179页。

元对立的积极与消极情感，这些研究无法突显穆旦晚年诗歌转型的独特诗意。总体来看，穆旦晚年诗歌研究的深度还有所欠缺。

穆旦晚年诗歌从生命感受出发，直面“智慧”与“荒原”，这与其早、中期诗歌以“丰富的痛苦”抵抗“智慧之树”的态势形成鲜明对照。因此，可以从生命感受的角度对穆旦晚年诗歌进行深入分析，从“智慧”与“荒原”的意象中解读穆旦晚年诗歌的生命之意。需注意的是，分析穆旦晚年诗歌并非是对穆旦诗歌归属进行简单的划分，而需以穆旦晚年诗歌为基础，以早、中期诗歌作参照，对穆旦晚年诗歌中“智慧”与“荒原”意象进行解读，从而确立穆旦晚年诗歌独有的艺术价值，志在为当下诗歌发展与创作提供启发之意。

二、跳出二元对峙：从生命感受出发

在研究穆旦晚年诗歌时，需先对穆旦诗歌的归属问题进行探讨，只有在对穆旦诗歌的归属问题进行分析后，才能进一步理解生命感受对穆旦晚年诗歌的重要意义。

随着近年来对穆旦研究的增多，学者们对穆旦诗歌的文化渊源也是备加关注，而关于穆旦诗歌归属问题的争议更是屡见不鲜。例如，王佐良提出：“穆旦的胜利却在他对于古代经典的彻底的无知”⁹，对于此观点，研究者各抒己见，或已超出学术层面的价值判断，如张桃洲认为：“这一方面常常被作为穆旦诗歌获得认同、其独特性得以彰显的依据，另一方面却也被当作了穆旦诗歌遭受指责的口实，甚至这种认同或指责渐渐蜕变成了某种具有强烈价值色彩的表态。”¹⁰又如王佐良认为穆旦的“最好的品质”全然是“非中国的”¹¹，众学者也对王佐良的观点提出异议与补充，如王家新写道：“其实这里的‘非中国’是有限定的，是指非传统中国的品质，这其实正是中国现代知识份子想要通过‘凤凰涅槃’达到精

9 王佐良：《一个中国诗人，附录·》，收录于《穆旦诗文集（1）》，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159页

10 张桃洲：《穆旦研究的集成之作——读〈穆旦与中国新诗的历史建构〉》，《社会科学研究》，2012年第1期，第194-195页。

11 王佐良：《一个中国诗人，附录·》，收录于《穆旦诗文集（1）》，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159页

神重生的一个结果”¹²；王光明也对此发表观点：“它与其说是非中国的，毋宁说是非古典中国的”¹³；李怡则认为：“创造才是本质，借鉴不过是心灵的一种沟通方式”¹⁴，等等。

基于以上对于穆旦诗歌归属问题的探讨，不妨先从穆旦的创作历程进行考量。穆旦年轻时曾“转益多师”，受到西方思潮影响较深，对西方与传统文化资源皆有涉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穆旦试图以“新的抒情”¹⁵来求得感性与知性的平衡，在穆旦的文章《〈慰劳信集〉——从〈鱼目集〉说起》中，穆旦对艾青的诗篇〈吹号角〉给予高度评价，而对卞之琳诗作中过于倚重“智力”的写法给予微妙的批判。在处理诗歌与现实的关系上，穆旦在二者间试图保持适当的距离，如穆旦在漫谈普希金的作品《欧根·奥涅金》时，对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态度是将“散文”看作现实主义的象征，把“诗歌”作为浪漫主义的代表，穆旦具体写道：“我们不断地在两个世界的气氛中反复穿行。这既非完全‘散文’的生活，又非完全的‘诗’境，因此，我说，它在我们的感情上促成了更高一级的和谐境界。”¹⁶通过“两个世界”的“反复穿梭”，穆旦以动态的矛盾达至情感的和谐，可看出其思想理念与中国现实情景的融和，这正如易彬的评价：“一方面，强调了穆旦对于现实生活的突入，另一方面，又论及了‘反省的距离’，这两者并不矛盾，前者使得穆旦从现实生活之中获得了非常坚实的经验，后者则使得穆旦不致被现实淹没而以独特的个性。”¹⁷由此可以看出，穆旦以中国现实土壤为诗歌创作底蕴的积淀，同时又以敏捷的情思超越现实固有的局限。

12 王家新：《“生命也跳动在严酷的冬天”——重读诗人穆旦》，选自王家新编选：《新诗“精魂”的追寻：穆旦研究新探》，上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8年，第509页。

13 王光明：《“新的抒情”让情感渗透智力——论穆旦和他的诗》，《广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第136-142页。

14 李怡：《论穆旦与中国新诗的现代特征》，《文学评论》，1997年第5期，第148-157页。

15 穆旦：《〈慰劳信集〉——从〈鱼目集〉说起》，选自《穆旦诗文集（2）》，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60页。

16 穆旦：《穆旦诗文集（2）》，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125页。

17 易彬：《论穆旦诗歌艺术精神与中国新诗的历史建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15页。

现实生活随着时代变动而耕耘播撒，在特定时期涵盖的内涵也有所不同。李章斌认为：“穆旦悉心学习的远不止艾略特、奥登等现代主义诗人，影响穆旦的还包括惠特曼、拜伦、雪莱、布莱克等浪漫派诗人，更包括古希腊哲学、基督教思想等深远的文化源泉，然而这些同样重要的影响源却被所谓‘现代主义’论述有意无意抹除了。”¹⁸先不论穆旦直抵“两西文化”根源的论点是否精准，但李章斌提出的顾虑：过于关注“现代主义”的焦点而忽视了其他的“文化源流”，这是值得研究者谨慎深思的。进一步来说，“现代主义”掩盖的不止是文化层面的交涉，也一并隐匿了感受方式本身的诗性意义与诗歌精神。孙玉石曾对“二元对峙”的思维理路进行警醒：“我们能不能摆脱非此即彼的思想匡束，在中国的与非中国的之外，来思考新诗自身传统与传统诗艺之间的关系问题。”¹⁹孙玉石的阐述使研究者警醒穆旦研究的局限之处，诗歌的艺术价值是在不断尊重规范与超越规范的航行中实现艺术自由的珍贵之处，跳出“二元对峙”的窠臼是对穆旦诗歌价值进行合理商榷的有效途径，尤其是对穆旦晚年诗歌的转型研究。穆旦晚年诗歌是从生命感受出发，超越了任何“主义”，超越了那种对“新奇”的表面追求，风格也变得更为质朴。²⁰若忽视感受层面的诗质寻求，则无法深入诗歌肌理，更无法确立穆旦晚年诗歌转型后的独属价值。

跳出二元对立的研究模式，回归穆旦诗歌本身的生命感受，这是研究穆旦晚年诗歌的关键所在。即便现实土壤的积淀为穆旦晚年诗歌的转型提供了新诗传统与诗歌艺术的价值尺度，但不同的感受方式所孕育的诗歌内质并非是传统或现实的概念框架，也不是纯粹的形而上的知识体系，而是诗人在渐悟与顿悟中生成的诗才或诗意。

18 李章斌：《重审穆旦诗中“我”的现代性与永恒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3期，第134-148页。

19 孙玉石：《中国现代诗学丛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16页。

20 王家新：《“生命也跳动在严酷的冬天”——重读诗人穆旦》，选自王家新编选：《新诗“精魂”的追寻寻：穆旦研究新探》，上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8年，第516页。

三、“智慧”与“荒原”：将生命感受融入“普通的生活”

在中国诗歌的不断发展与创新中，穆旦诗歌以现实土壤为根基，以情感脉络为积淀，以普通生命的完整性来抵抗“智慧”和“荒原”的侵袭，这为诗歌创作提供诗质寻求。但这份探索并非停滞在既定的历史场所，在时空的流转中可以转化为新生的契机，激励现代人在生命情感与现实土壤中寻求历史的记忆与责任，并在现代化进程中警醒“智慧”的阴霾。

自人类文明伊始，“智慧”一词被赋予了无限的褒奖，人类社会因“智慧”而进步，被赋予“智慧”的人类设立起优越的光环，当都市建立、科技发展、物质丰富之时，“智慧”的曙光依然在无休止地蔓延。如王光明认为：“自从艾略特的《荒原》出版以来，有许多诗人想像现代‘荒原’的景象，但没有人像穆旦那样以‘智慧之树’对生命的嘲弄具体见证这种‘荒原’对人类的扭曲。人们都以理性、智力、智慧、聪明为荣，只有穆旦卓然不群地发现了它们对生命、血性、激情和艺术的伤害，怀着无奈和咒诅的感情，把它想像为现代荒原上的恶之花。”²¹“智慧”熠熠生辉，现代人陷于永夜白昼，在生生不息的运作中筋疲力尽，人类工业化进程逐渐与外部自然相抵触，也与人的本真性情相对峙。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现代性的核心概念之一是理性，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层面，现代性具有不断发展、不断分裂的性质，使现代化进程的內部出现了矛盾，这便形成了现代性断裂，具体表现在前现代性与现代性的分化，以及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对抗等方面。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以夸父逐日的标榜变为日亦逐我的戏弄，现代人在烦躁与不安中涌现着欲望的戾气，平淡与普通被驱为平庸，心灵的“荒原”在“智慧”的庇佑下呈现出虚假的繁盛，浮躁的内心使人们无法接受“普通的生活”，牵绊在“得”与“失”的伸缩中，最终没入无穷的斗争。

在穆旦早、中期诗歌中，“智慧”对自然人性的戕害已有显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面临着内忧外患的现实情景，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局部抗日开始；1937年

21 王光明：《“新的抒情”：让情感渗透智力——论穆旦和他的诗》，《广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第136-142页。

“七七事变”，全民抗日拉开序幕；1945年8月15号，中国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在这简单的数字陈述背后是中华民族的历史伤痛。陈大为认为“现代主义诗人的战争诗，是诗人对现实最明显的介入，毕竟国家存在之际，任何人都无法忽视战火。”²²若从战争的角度进行探讨，陈大为是从实体的战争联系至中国的现实图景，而此时穆旦诗歌中不但充溢着时代之思与家国情怀，也饱含着对“智慧”苦果的危机意识，这可以从精神层面探索现代人与现代社会的斗争关系。例如，穆旦的早期诗歌〈自然底梦〉（1942）²³，在〈自然底梦〉中，穆旦制造了梦中神话，驻足虚与实的边界，置换现在与过去的时空，而“智慧”是忧思的苦果，因对“智慧的皈依”，“我”遗失了本心。又如在诗歌〈智慧的来临〉（1940）²⁴中，诗中描述了不断分裂的“自己”，在向“智慧”表以妥协后，痛苦地承受着生命之轻，在背弃了忠实的情感后，“自己”与“智慧”达成的契约只是一纸空谈。此外，诗歌〈春〉（1942）〈我〉（1940）〈还原作用〉（1940）中都有涉及到“智慧”对情感生命的戕害问题，但穆旦早年的诗歌作品多数处在“有”与“无”的不定与徘徊中，未能在现实与内心的矛盾下寻得解决时代症结的有效方法。

时隔三十余年，步入晚年的穆旦在葱茏的岁月里依然不忘“智慧之树”给予生命情感的戕害，但他不再以“丰富的痛苦”踟蹰岁月的隆冬，而是以“普通的生活”直面“智慧之歌”的嘲弄，这里的“普通”并非与“丰富”相对，而是与生命的“丰富”相连。穆旦晚年诗歌是从生命感受出发，超出了“得”与“失”的矛盾范畴，这是在祛除生命的浮躁后，选择直面生活的勇气。

穆旦晚年诗歌中的“荒原”的意象与托马斯·斯特尔那斯·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的诗作存有诗性上的互通，如艾略特在《荒原》开篇诗歌〈死者的葬礼〉中写道：

22 陈大为：《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昆明大阵观——西南联大诗歌群落的崛起与殒落》，《华人文学与文化学刊》，2020年第2期，第1-27页。

23 穆旦：《自然底梦》，选自《穆旦诗文集（1）》，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82页。

24 穆旦：《智慧的来临》，选自《穆旦诗文集（1）》，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41页。

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
 从死去的土地里培育出丁香，
 把记忆和欲望
 混合在一起，
 用春雨搅动迟钝的根蒂。²⁵

诗中“荒原”象征着生命的虚无，春季则与“欲望”沆瀣一气。“荒原”的意象在艾略特的笔下“实现了荒原意象由自然荒原向精神荒原的转变”²⁶，并将诗与生命铸成盟约。由于“诗人职权和诗人之天职出于时代的贫困而首先成为诗人的诗意追问”²⁷，出于对“时代的贫穷”的追问，晚年的穆旦再次对扭曲的生命进行辨认：“‘这就是生活’，但违背自然的规律”²⁸（〈演出〉（1976）），如在诗歌中具体写道：

却不知背弃了多少黄金的心
 而到处只看见赝币在流通，
 它买到的不是珍贵的共鸣
 而是热烈鼓掌下的无动于衷。²⁹

从此诗中可以看出穆旦晚年诗歌对虚假的生命情感保持警惕，“情感”本应是自然而然地流露，但是“演员”为获得赞扬，将正常的行为进行伪装，“无动于衷”的冷漠取代情感的共鸣，在欲望的驱动下丢失了情感，导致“黄金的心”被背弃，这样本末倒置的现象是心灵“荒原”对生命情感的漠视。朱光潜曾说：“艺术的生

25 （英）托马斯·斯特尔那斯·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著，汤永宽、裘小龙译：《荒原：艾略特文集·诗歌》，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第79页。

26 张岩：《荒原意象与西方文学的精神流变观》，《同济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第100-104+112页。

27 （德）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海德格尔文集：林中路》，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268页。

28 穆旦：《演出》，选自《穆旦诗文集（1）》，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317页。

29 穆旦：《演出》，选自《穆旦诗文集（1）》，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317-318页。

活就是本色的生活。世间有两种人的生活最不艺术，一种是俗人，一种是伪君子。‘俗人’根本就缺乏本色，伪君子则竭力掩盖本色。‘俗人’迷于名利，与世浮沉，心里没有‘天光云影’，就是因为没有源头活水。他们的大病是生命的干枯。”³⁰在穆旦晚年诗歌中，“生命的干枯”正是由于欲望的无限扩张，如同永恒轮回，饱受着西绪福斯的诅咒：“丧失的越多，她的歌声越婉转，/ 终至‘丧失’变成了我们的幸福。”³¹（〈妖女的歌〉（1975））这是囚徒困境的复刻，也是现代性困境的缩影。进一步来说，现代人面临可能陷于“神魔之争”的困境，被欲望迷惑而无法辨认“我”的存在，惧怕失败的恐惧使“自我”不断地逡巡在荒芜的内心，在陷入“拟象”的“荒原”后，只有通过不停地搬运才能掩盖恐慌，并对真实的生活产生抵触。

由于以上的困境，穆旦晚年从对主体矛盾的关注转向对“普通的生活”的敬意，使生命的疆土不断扩张。如在穆旦晚年诗歌〈冥想2〉（1976）中写道：“我的全部努力/ 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³²，穆旦从“普通的生活”中深切体验到“智慧”对生命情感的无情戕害，理性可以保护自身不受伤害，却无法治愈心灵的伤口，唯有情感可填补心灵的创痛。穆旦晚年诗歌对于“情感”与“智慧”的警醒是源于生命感受的现实生活，他直面生命的“普通”与“丰富”，内心的宁静不会被外界的困苦而扰乱，生命的价值也并非因外界的附加而改变。穆旦试图通过深思与内省的方法以保留情感，这是从内部突破的方式，在解决过程中将内外融合，让情感进入“普通的生活”。而在“荒原”里的生命往往丧失了对理想的追求，以欲望作为不断攀爬的动力，使人异化为单向度的人，技术的本质在日益侵蚀着人的本质，千篇一律的制造也在吞噬着个体的独特价值。穆旦则选择“诗意的栖息”，他高唱“真正的自我”，即便是时间的洪流也无法将普通的生命摧毁，如晚年诗歌中写道：“时间愚弄不了我，/ 我没有卖给青春，也不卖给老年，/

30 朱光潜：《谈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68页。

31 穆旦：《妖女的歌》，选自《穆旦诗文集（1）》，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309页。

32 穆旦：《冥想2》，选自《穆旦诗文集（1）》，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328页。

我只不过随时序换一换装，/ 参加这场化妆舞会的表演”³³（〈听说我老了〉（1976））。这就是穆旦倚重的生命情感，生命的外在形态即便衰老，内心的平静却无法被欲望侵蚀，在生命的舞会中展现着平凡、真实的生命形态。同时，在对“普通的生活”的感受中，生命也被赋予了情感的意义，其中“回荡着我失去的青春，/ 又富于我亲切的往事的回味”³⁴（〈友谊1〉（1976））。于是“普通的生活”中的普通人在获得了丰富的情感后，也可观察到美丽的瞬间，如孙玉石写道：“他（穆旦）的诗发现并表现出那些在生活里、在个人情感深处里本来存在却不是人人能够发现，也没有办法随时感受的美，那些极为珍贵的‘美的瞬间’。”³⁵这些“极为珍贵的美的瞬间”源于生命感受，将生命感受融入“普通的生活”可以填补心灵的“荒原”，此后，片刻的宁静便成为永恒，这是穆旦在“普通的生活”中体验的生命情感。

穆旦在三、四十年代对抗“智慧”采用的是变形分裂、向外扩张的内缩模式，即以“情感”对“理智”进行冲击，那么晚年的穆旦在经历了重重的苦难之后，对“荒原”有了更深刻的体验，这时的“荒原”更多地染上了历史思考和现实折磨的痕迹。³⁶虽然“智慧”带来的物质文明为现代人的生活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但高速的碎片运动则将人们的心灵隔绝，而人的自然天性需要精神沟通与情感交流，若过度地痴迷外在的功利，或逡巡在自我的世界，则会脱离现实而没入虚空。当情感的光芒照亮自我与生活，当“一幕春的喜悦和刺痛，/ 消融了我内心的冰雪”³⁷（〈有别〉（1976）），人们的生命感受逐渐苏醒，普通生活被照亮，生命过程则得以突显。

33 穆旦：《听说我老了》，选自《穆旦诗文集（1）》，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325页。

34 穆旦：《友谊1》，选自《穆旦诗文集（1）》，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331页。

35 孙玉石：《走近一个永远走不尽的世界——关于穆旦诗现代性的一些思考》，《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第55-59页。

36 高秀芹、徐立钱：《穆旦 苦难与忧思铸就的诗魂》，北京：文津出版社，2007年，第68页。

37 穆旦：《有别》，选自《穆旦诗文集（1）》，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335页。

四、“爱情”与“生命”：乌托邦的欺骗

从穆旦的爱情诗〈玫瑰的故事〉至〈玫瑰之歌〉，从〈华参先生的疲倦〉至〈诗八首〉〈赠别〉，再至晚年爱情诗〈妖女的歌〉与〈爱情〉等，可以看出穆旦诗歌中对“爱情”态度的转变。穆旦初写爱情诗时，以追求永恒性与古典美作为创作意图，而后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转向对爱情的暂时性与危险性的探求，再到晚年诗歌中对爱情乌托邦与欺骗性的揭示，这个过程展现了穆旦对生命价值与感受方式的转变。易彬认为“隐匿”乃是穆旦爱情诗基本之所在³⁸，而穆旦晚年诗歌中的“爱情”到底“隐匿”着怎么的生命感受，这需要结合诗歌文本、个人经历、创作观点进行具体分析。

穆旦早年诗歌中的“爱情”具有短暂性与变更性，虽然此时的爱情诗具有“绝望之感”，但从诗歌中依然可以解读出“爱情”的丰富气息。如穆旦在四十年代创作的经典爱情诗组诗《诗八首》（1942）中，从诗句“那里有它底固执，我底惊喜”³⁹（〈诗八首3〉），“游进混乱的爱底自由和美丽”⁴⁰（〈诗八首4〉）等可以看出“爱情”的矛盾性波动。但《诗八首》并非是对“爱情”的赞美与向往，“爱情”本是不断变动的，穆旦以其敏锐的目光，将“爱情”本质一语倒尽：“相同和相同融为怠慢，/在差别间又凝固着陌生。”⁴¹（〈诗八首6〉）；“不断的他添来另外的你我，/使我们丰富而且危险。”⁴²（〈诗八首2〉）”。在穆旦诗歌中，“爱情”蕴含着“丰富”及“危险”，并指向对“生”与“死”的自由选择。生存的自由选择是生命得以存在的证明，但与其说是“爱情”本身验证生命存在，不如说是人们希望通过爱情选择的

38 易彬：《被点燃、被隐匿的“青春”——从异文角度读解〈春〉及穆旦的诗歌特质》，《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第138-144页。

39 穆旦：《诗八首3》，选自《穆旦诗文集（1）》，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77页。

40 穆旦：《诗八首4》，选自《穆旦诗文集（1）》，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78页。

41 穆旦：《诗八首6》，选自《穆旦诗文集（1）》，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78页。

42 穆旦：《诗八首2》，选自《穆旦诗文集（1）》，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77页。

方式显现自由的生命价值。“爱既是一种使我们结束孤独之寒冷的伟大的统一的力量，又是一种令我们陷入危险的疯狂的、毁灭的力量。”⁴³因此“丰富而且危险”也意味着“爱情”具有的两级性，即理想的“爱情”与现实的“爱情”，但当理想的“爱情”越过“大理石的理智殿堂”后，便只能“为它埋藏的生命珍惜”⁴⁴，由此可以看出《诗八首》中已然诅咒着幽禁性灵的“理智的殿堂”。⁴⁵在“丰富”与“危险”伦理抉择中，早年的穆旦试图通过外在“神性之爱”得以救赎，虽然看到现实的“爱情”没有纯粹的自由，也会终归于“程序”，但由于“爱情”可以为生命价值向外寻求提供可能性，那么穆旦早期爱情诗中依然存在对于“丰富”爱情的表述。

穆旦晚年诗歌是以生命感受的方式来审视“爱情”，“爱情”已经失去早年的“丰富”与“危险”，此时的“爱情”与上文的“智慧”内涵一样，作为“智慧”的载体，“爱情”象征着与现实社会脱离的乌托邦想象，这皆是对全能自我的虚假认知。若从现实“爱情”的意义来看，这与穆旦自身的爱情经历有必然联系。在近年来的穆旦研究中，学者们对穆旦的爱情诗与情感经历进行考证，如易彬根据穆旦与曾淑昭情感纠葛的相关资料来解读穆旦爱情诗。而穆旦晚年的“爱情”是时光流痕中的一笔繁复色调，深沉的笔法在“理智”与“情感”中得到润色，更显出对“爱情”的言外之意。穆旦晚年对友谊、理想等情愫都给予肯定，唯独对“爱情”未曾赞言，并直指“爱情”的欺骗性。穆旦认为“爱情”具有欺骗性的原因与其晚年的生存境遇和观点转向有关。根据穆旦生平资料整理，在1958-1977年间，穆旦历经政治批斗与抄家，晚年的穆旦不仅要承受复杂多变的政治压力，也要面对生老病死的人生困境。在生活变更中，晚年穆旦历经唐山大地震的生存困苦，也曾因1976年1月的腿伤而卧床不起，昔日好友也相继辞世。在诗歌创作上，穆旦无法获得家人支持，其子女皆未延续其诗歌造诣，加之外部环

43 西渡：《爱的可能与不可能之歌》，选自王家新编选：《新诗“精魂”的追寻：穆旦研究新探》，上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8年，第389页。

44 穆旦：《诗八首3》，选自《穆旦诗文集（1）》，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77页。

45 李方：《穆旦与现代爱情诗》，《东北师大学报》，1998年第4期，第14-19页。

境的阻碍，穆旦在去世前亲自焚烧多数诗稿。这样的内、外压力让穆旦对生命感受与现实生活更加明晰，而穆旦晚年诗歌中的“爱情”也具有更加明显的欺骗性。

穆旦笔下“丰富”且“危险”的“爱情”之所以逐渐转变为乌托邦骗局，根本原因是晚年的穆旦拒绝以乌托邦想象逃避生活，若迷恋在乌托邦的理想生活里，则无法直面现实生活。真实的人生是普通人的“普通的生活”，是在“小人物之歌”的岁月中呈现的真实行动，而不是停留在“爱情”的不定性与想象性中。穆旦早年的爱情诗注重的是“肉体性的个人如何在时间中获得稳固的生存根基”⁴⁶，并涉及到个体和社会价值的伦理思考。而与“爱情”联系最为密切的两个层面就是“肉体”与“时间”，如何在肉体的衰老与时间的流逝中保持爱情的“生存根基”，这本就是不可评估的话题。由于现实的爱情是恋爱双方的情感牵绊，一方无法主导，永恒而稳定的爱情仅停留在想象之中，这是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差异，因此，真实的生活成为穆旦对抗“智慧”与全能想象的重要方式。如在1976年所作诗歌〈智慧之歌〉中，穆旦直面“智慧”的危机：

但唯有一棵智慧之树不凋，
我知道它以我的苦汁为营养，
它的碧绿是对我无情的嘲弄，
我诅咒它每一片叶的滋长。⁴⁷

当幻想的迷雾逝去，面对真实的世界，“智慧之树”以“无情”的姿态对情感进行“嘲弄”。“苦汁为营养”是穆旦多年来承受的孤寂岁月，“碧绿”象征着“智慧”的繁盛，而映照出失色的“爱情”：

有一种欢喜是青春的爱情，
那是遥远天边的灿烂的流星，

46 段从学：《穆旦爱情诗论析》，《海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第1-4页。

47 穆旦：《智慧之歌》，选自《穆旦诗文集（1）》，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313页。

有的不知去向，永远消逝了，
有的落在脚前，冰冷而僵硬。⁴⁸

“青春的爱情”可以理解为穆旦早年诗歌中的“丰富的痛苦”，“天边的灿烂的流星”是远离现实生活的“爱情”，这会导致两个结果，消失与死亡，这也是“青春的爱情”的归宿。晚年的穆旦试图把爱情的本质揭露出来，处于“智慧”与“情感”辨析中的“爱情”上升为一般的哲理，在无常与变动中映射出超越“爱情”的主题，而现实的“爱情”并无法解决永恒的生存矛盾。

此外，穆旦晚年爱情诗中的生命感受与其诗思观点的转变关系密切。在1976年12月9日穆旦写给杜运燮的信中，穆旦写道对曾经喜爱的诗人 Auden（奥登）的看法，提出对奥登诗歌新的理解：

“这类诗也有时过境迁之日，时过境迁人家就不爱看了。”⁴⁹而据资料显示，穆旦晚年曾阅读过陶渊明诗歌，当穆旦谈及对“风花雪月”的理解时，也并非停留在言语表层，而是致力通过语言形式寻求精神共鸣。此种精神是关乎生命的体验，即对永恒生存主题的追问。⁵⁰在抽象意义上对“爱情”的探讨是永恒的，而真实的“爱情”是无法超越空间的限制，却往往被“隐匿”成永恒的存在。人们往往采用自我欺骗的方式陷入“爱情”的乌托邦想象，希望从“他者”获得自我的生命价值，这是将“爱情”作为现实的避风港，从而不敢直面现实，为生命与存在编造欺骗的理由。

晚年的穆旦在〈春〉〈夏〉〈秋〉〈冬〉“四季之歌”中也涉及关于生命与存在的思考，这四首诗歌是穆旦对现实生活的致敬，如穆旦对诗歌〈冬〉的阐释：“越是冬，越看到生命可珍之美”⁵¹，从中可以看出穆旦对生命感受和生命自由的珍视，但“爱情”却可以利用生命感受进行欺骗。如在晚年诗歌〈爱情〉（1976）中，穆旦直接说明“爱情”是“美丽的谎言”：“它雇佣的是些美丽的谎，/ 向头脑去推销它的威力”；“爱情总使用太冷

48 穆旦：《智慧之歌》，选自《穆旦诗文集（1）》，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312页。

49 穆旦：《穆旦诗文集（2）》，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176页。

50 杨慧莹：《从“新的抒情”到“普通的生活”：穆旦诗歌写作的理念变迁》，《写作》，2022年第2期，第92-101页。

51 穆旦：《穆旦诗文集（2）》，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177页。

酷的阴谋，/让狡狴的欲望都向她供奉”；“别看忠诚包围着笑容，/行动的手却悄悄地提取存款。”⁵²如果说《诗八首》传达了理想“爱情”的“丰富”与“痛苦”，那么晚年诗歌中的“爱情”则呈现了生活中的欺骗与荒诞。晚年“爱情”是通过外界证明自我身份，诗歌中的“我”需保持与“你”相似的变动，通过“变形”对“我”进行完善，从而得以证明“我”的存在。通过对“爱情”的追逐，会产生两种结果：其一是将理想的“爱情”融为婚姻的殿堂，理想的完美与现实的残缺相融合，“神性之爱”终将陨灭，“我”的存在被推入“荒原”；其二是对“爱情”不停的追逐，在追逐的过程中，“爱情”与“欲望”相连，自我改变的界限逐渐模糊，是变形或变质已是难以明晰，甚至在不断地前行中迷失“自我”。

当繁茂的“智慧之树”悠然地生长在心灵的“荒原”上，“友谊、理想、爱情”皆被“智慧之树”侵蚀，而“智慧之树”长青，“生命之树”黯然失色。生命价值如果依赖外在的寻求而盛开，就会与“智慧之树”的葱茏假象一样虚无，以“爱情”作为向外探求的方法，证明“我”的生命自由是虚妄的。如果现代人被“妖女的歌”迷惑，或被“爱情”的假象蒙蔽，那么现代人内心也会有一片寂寞的“荒原”留给“爱情”以可乘之机。进一步说，晚年的穆旦不是斥责关于“爱情”的永恒话题，而是忧虑那些生长在心灵“荒原”上被利用的虚假“爱情”。心灵“荒原”和“爱情”一样，最易使人迷失自我，它们可通过变换的方式不被察觉，并通过情感的绿茵进行遮蔽。晚年的穆旦正视“普通的生活”中的真实“爱情”，而非依靠“他者”的“爱情”作为救赎生命的乌托邦，这是穆旦从生命感受出发，对真实生活与虚幻想象的辨认，也是晚年穆旦在年华逝去时，以“爱情”为视角描摹出其一生的缩影。

五、结语：使生命活跃，亦使生命沉淀

穆旦晚年诗歌中最为动人的艺术价值便是从生命感受出发，以生命感受抵抗“智慧”与“荒原”，这是在中国与非中国之外的命

52 穆旦：《爱情》，选自《穆旦诗文集（1）》，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352页。

题下进行的考量，不仅是以经验积淀形成的价值体系，更是在感性体验的基础上对生命感受的认知与领悟。

个体与现实的密切联系使穆旦诗歌创作始终无法脱离中国社会的现实土壤，穆旦是中国的诗人，本土文明对其心智状态的建构是不可或缺的。诗篇不能脱离具体的背景与现实语境而独存，穆旦诗歌也无法游离出汉语语境的规范，但又限于汉语语境的束缚。可以说，传统与西方的养料都是穆旦诗歌伸展的“枝叶”，而培育穆旦诗歌感受方式的“根茎”则是非古典中国的现实土壤。因此，晚年的穆旦面对“智慧之树”的伤害时，试图以诗歌进行内部突破，从生命感受出发，让情感进入“普通的生活”，直面生命的“普通”与“丰富”，尤其是穆旦对于“爱情”的描述，晚年的穆旦直视真实的“爱情”以警醒生命价值。

若以穆旦晚年诗歌研究延伸至二十世纪的中国诗歌发展，那么在中国诗歌探讨中，对于本土与西方，历史与现实，古与今，新与旧的探索从未停止。然而在“破”与“立”的反复穿梭中，如何将诗意本身的价值体现出来；如何深入表里地探索时代的症结；如何将知识分子的激动与感伤融入诗心的伤逝；如何随着历史与时代的变迁，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持生命的栖息之所。这些探索可以引领研究者从生命感受的视角去探索尘封的历史，通过生命感受，使生命成为动词，使生命活跃，亦使生命沉淀。

参考文献

1. 穆旦：《穆旦诗文集（1）》，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
2. 穆旦：《穆旦诗文集（2）》，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
3. 穆旦：《〈慰劳信集〉——从〈鱼目集〉说起》，选自《穆旦诗文集（2）》，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
4. 陈大为：《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昆明大阵观——西南联大诗歌群落的崛起与殒落》，《华人文学与文化学刊》，2020年第2期。
5. 戴惠：《诗情不因苦难而改变——论穆旦晚年诗歌创作的品格》，《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6. 高秀芹、徐立钱：《穆旦 苦难与忧思铸就的诗魂》，北京：文津出版社，2007年。
7. 黄玲：《寒冷·通透·忧伤——穆旦晚年（1975-1976）诗歌的一种读

- 解》，《名作欣赏》，2009年第12期。
8. 李怡：《论穆旦与中国新诗的现代特征》，《文学评论》，1997年第5期。
 9. 李章斌：《重审穆旦诗中“我”的现代性与永恒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3期。
 10. 孙玉石：《中国现代诗学丛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11. 孙玉石：《走近一个永远走不尽的世界——关于穆旦诗现代性的一些思考》，《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12. 王光明：《“新的抒情”让情感渗透智力——论穆旦和他的诗》，《广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
 13. 王家新：《“生命也跳动在严酷的冬天”——重读诗人穆旦》，选自王家新编选：《新诗“精魂”的追寻：穆旦研究新探》，上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8年。
 14. 王佐良：《一个中国诗人，附录.》，收录于《穆旦诗文集（1）》，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
 15. 西渡：《爱的可能与不可能之歌》，选自王家新编选：《新诗“精魂”的追寻：穆旦研究新探》，上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8年。
 16. 夏小雨：《普通的生活 失败的诗歌 论穆旦晚年诗》，《上海文化》，2013年第1期。
 17. 易彬：《悲观的终结——一种对诗人穆旦晚年的理解》，《书屋》，2002年第3期。
 18. 易彬：《个人写作、时代语境与编者意愿——汇校视域下的穆旦晚年诗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3期。
 19. 易彬：《论穆旦诗歌艺术精神与中国新诗的历史建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20. 杨慧莹：《从“新的抒情”到“普通的生活”：穆旦诗歌写作的理念变迁》，《写作》，2022年第2期，第92-101页。
 21. 张桃洲：《穆旦研究的集成之作——读〈穆旦与中国新诗的历史建构〉》，《社会科学研究》，2012年第1期。
 22. 张岩：《荒原意象与西方文学的精神流变观》，《同济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23. 朱光潜：《谈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24. （德）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海德格尔文集：林中路》，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
 25. （英）托马斯·斯特尔那斯·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著，汤永宽、裘小龙译：《荒原：艾略特文集·诗歌》，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

汉语十二生肖文字构造特点研究及其 在越南汉语教学中的应用

吴氏惠

摘要: 汉语十二生肖的语言与文化内涵一直以来都颇具趣味,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然而,从汉字构造角度对十二生肖文字特点的深入分析较为少见。本文通过描写方法与统计方法,主要探讨十二生肖文字的结构特征、其字形的历史演变规律、部件结构,以及形旁与声旁组合和位置特点,揭示文字背后蕴含的文化意义。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讨论了它们在越南汉语教学中的应用问题,希望为越南汉语教学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关键词: 汉语; 十二生肖; 汉字; 构造; 越南; 汉语教学; 应用

作者: 吴氏惠 Ngô Thị Huệ, 博士, 越南河内大学中文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 汉越语言对比、语言与文化、越南汉语教学。电子邮件: ngohuef9@gmail.com

Title: Research on 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Zodiac Characters and Their Application in Chinese Teaching in Vietnam

Abstract: The language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the Chinese Zodiac have always been intriguing, attracting the attention of numerous scholars. However,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Zodiac charact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character construction remains relatively rare. Using descriptive and statistical methods, this paper primarily explores the structural features of the Zodiac characters, their historical evolution in terms of form, component structure, and the combination and positioning characteristics of radicals and phonetic components, revealing the cultural meanings embedded in the characters.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further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of these findings

in Chinese teaching in Vietnam, aiming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Chinese language instruction in Vietnam.

Keywords: Chinese; Chinese zodiac; Chinese characters; construction; Vietnam;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application.

Authors:

一、引言

迄今为止，中国学界在汉字研究领域已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许慎于公元 121 年编撰的《说文解字》被公认为中国第一部字典，也是最早对汉字字形进行系统分析并考究字源的语言工具书。在书中，许慎首创了部首编排法，对汉字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中国学界对汉字研究的成果也是本文研究的起点。

在汉语学界与越南的汉语学界中，十二生肖词汇已经成为动物词汇领域的研究热点。有关汉语十二生肖语言与文化研究的成果较为丰富，但深入讨论十二生肖的文字构造及讨论背后的文化意义比较稀缺。有关汉语十二生肖词语研究的代表性学者，如马丹（2006）、王娟（2010）、陈志明（2011）、董晓荣（2012）、刘姗姗（2014）、裴氏恒娥（2015）、谭秀琼（2019）、Pham Ngoc Ham（2015/2017/2018）、Ngo Thi Hue 与 Nguyen Hong Son（2017）、Ngo Thi Hue（2017）等。他们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对单个生肖词汇，尤其是成语的讨论；2、将汉语十二生肖词汇与其他语言进行对比；3、分析十二生肖名称和结构特点；4、探讨十二生肖词汇的语义特征。5、从文化角度讨论十二生肖的词汇意义；6、从隐喻认知的角度探讨十二生肖词汇的语义问题。

鉴于上述研究现状，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主要采用描写方法与统计方法进一步深入探讨汉语十二生肖文字的构造特点，梳理其字形的历史演变，分析其部件在构字中的特征，揭示其中文化内涵，并讨论它们在越南汉语教学中的应用。这将进一步丰富与深化有关汉语十二生肖的研究内容。

本文对汉语十二生肖文字字形演变主要参见《说文解字》《象形字典网》《汉字图解字典》与《汉字溯源》。

二、十二生肖的汉字构造

(一) “鼠”字

在中国十二生肖动物之中，“鼠”居首位。“鼠”字很早就被中国人刻在甲骨、金属、石头、竹简等的物品上。

“鼠”是象形字，属于独体字，上下结构。“鼠”字在甲骨文中被写成，字形像一只尖嘴、大耳、长尾的动物在啃啮东西，四点是指事符号，代表啮碎的物屑。“鼠”字在金文中被写成，突出它的利齿、爪子、长尾。“鼠”字在篆文中被写成，就承续金文字形。“鼠”字在隶书中被写成，把“四脚”写成“朋”字。“鼠”字在楷书中被写成，在草书中被写成，在行书中被写成，淡化长尾形状。

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人对“鼠”的认知不断变化。在甲骨文中，“鼠”字以外形特征为基础，并突出其啃噬物体的行为特征。从象形到楷体，“鼠”字经历了从具体到抽象、从象形到象征的转变，同时也反映了汉字演变的规律。

“鼠”字旁也是一个参与构字的重要组成部分。“鼠”字旁的汉字比较多，带有“鼠”字旁的词大多数与表示各种各样的啮齿动物有关，例如：鼯、鼯、鼯、鼯、鼯、鼯等等。

从“鼠”的文化意义上来看，因为老鼠会偷吃农民生产的大米、玉米、大麦等五谷，是有害之物，所以“鼠”就被中国人隐喻为恶人、坏官等，带有明显的贬义色彩。

(二) “牛”字

在中国十二生肖动物之中，“牛”位于第二位。在中国，牛为六畜之一，是常见的家畜，所以“牛”字很早就被中国人刻在甲骨、金属、石头、竹简等物品上。

“牛”是象形字，属于独体字。“牛”字在甲骨文中被写成，字形就像牛头部的轮廓，重点突出了鼻孔在鼻尖上形成“V”字形，以及向两侧伸出的一对弧形尖角。另有甲骨文把“牛”写成，就淡化了牛鼻的形象。“牛”字在金文中被写成，承续了甲骨文的字形。“牛”字在篆文中被写成，加强了中间的竖笔，彻底抹去牛鼻的形象，同时也淡化了牛角的形象。“牛”字在隶书中被写成，承续了篆文字形。“牛”字在楷书中

被写成𠂇，在草书中被写成𠂇，在行书中被写成𠂇。

“牛”字的演变不仅是汉字发展史中的一个缩影，更反映了人们认知的逐步变化。从古代农耕社会到现代社会，人们对牛的认识由图画逐渐过渡到象征和符号，体现了文化认识的深刻变化。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牛一直是象征勤劳、坚韧和奉献的动物，尤其在农业社会中，牛的形象与耕作、生产紧密相关。牛在古代中国是重要的生产工具，代表着力量和繁荣。汉语中很多词语都跟“牛”有关，如“很牛、吹牛、对牛弹琴、牛郎织女、钻牛角尖”等。“牛”字旁也是重要的构字部件，例如：牡、牧、特、犊、牦等等。可见，在中国文化中，“牛”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三) “虎”字

在中国十二生肖动物之中，“虎”位于第三位。中国人认为“虎”是森林之王、百兽之君，“虎”居住的地方是野外和森林，“虎”也是凶恶的猛兽，这一凶猛的形象也被生动地刻画在各个时期的汉字中。

“虎”是象形字，半包围结构。“虎”字在甲骨文中被写成，字形就像有大口獠牙、长足利爪、瘦长身躯和尾巴的猛兽。另有其他的甲骨文把“虎”字写成，将瘦长身躯和尾巴写成线条。“虎”字在金文中被写成，将甲骨文字形中獠牙外露的大口写成“虍”。“虎”字在篆文中被写成，将金文字形中猛兽的大口獠牙“虍”写成，金文字形中的两个“爪”简写成一个“爪”。还有其他的篆文把“虎”字写成，误将“爪”写成“巾”形的。另有其他篆文把“虎”写成，也误将“爪”写成“人”，表示猛兽袭人。“虎”字在楷书中被写成，篆文字形中的“虍”写成，篆文字形中的“人”写成“几”。“虎”字在草书中被写成，在行书中被写成。

基于老虎的形象和本性，人们往往赋予其横行霸道、凶狠残暴、危险和贪婪等隐喻意义，用来象征人的这些负面形象。因此，“虎”字在中国早期就被刻在甲骨、金属、石头、竹筒等物品上，并成为非常重要的造字部件。在《说文解字》中，“虎”被解释为“山兽之君”，从虍，虎足象人足，是一种象形字。所有与虎相关的字，都采用“虎”作为偏旁。带有“虎”字旁的字大多与凶狠、勇猛等形象有关，如彪、彪、彪、彪、彪等。

(四) “兔”字

在中国十二生肖动物之中，“兔”位于第四位。兔子常在草原上生活，中国古人也常在草原上生活，因此，兔子就像中国人不离不弃的朋友。兔子也是中国人重要的食物来源，兔皮、兔毛能保暖，帮助人们度过严寒的冬天。兔子在人们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兔”字很早就被中国人刻在甲骨、金属、石头、竹筒等物品上。

“兔”是象形字，上下结构。“兔”字在甲骨文中被写成, 字形就像一只张着嘴巴、长耳短尾的小动物。“兔”字在金文中被写成, 基本承续甲骨文字形。“兔”字在篆文中被写成, 就误将甲骨文字形中张口的形象“口”写成了“刀”, 又将金文字形中的“目”写成。另有其他的篆文把“兔”字写成, 将兔尾形状写成兔足“匕”。“兔”字在隶书中被写成, 将篆文中表示兔足形状的写成一折加一点。“兔”字在草书、行书中被写成。

兔子常被视为温顺可爱的小动物，其形象在中国文化中象征善良、柔顺与灵动。这种象征意义使“兔”在汉字构造中具有重要地位，成为多个汉字的组成部件，例如“冤”“逸”“菟”“冤”等。这些字都有“兔”作为偏旁，体现了兔子的特性及其文化寓意。

“兔”作为汉字部件，往往蕴含弱小、温顺的意象。例如，“冤”字的构造显示，上面是“罛”，下面是“兔”，整体表达兔子被无端罩住、失去自由的状态，进而引申出“不公正地被指责或惩罚”的意义。这一构造与兔子本身的形象完美契合，生动地表现了文化意义与语言符号的结合。

(五) “龙”字

在中国十二生肖中，“龙”位列第五，是十二生肖中唯一的想象动物。它在中国古代文化和传说中具有特殊地位，被视为神兽。《说文解字》对“龙”有这样的解释：“‘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意即“龙”是鳞甲动物的首领，具备在不同环境间自由变化的能力：能隐能显，能小能大，能短能长，同时体现了它与自然

界紧密联系——春分时升天，秋分时潜入深渊。因此，在中国文化中，“龙”被赋予祥瑞与威望的象征意义，同时也成为帝王、君主以及杰出人物的象征。

“龙”是独体的象形字。“龙”字很早就被中国人刻在甲骨、金属、石头、竹简等的物品上。“龙”字在不同时代都有不同的写法。在甲骨文中，“龙”字被写成，就像张开大口饮水的双头飞天神兽，形似远古人类对神秘天象彩虹的想象。另一种写法简化为矗立的彩虹形状。在金文中，“龙”字逐渐演变出多样形式，其中有些误将“口”写作“月”，并用“巳”表示扭曲的蛇形，象征献祭给洞穴神蛇的习俗。有的金文则加入“兄”或“女”部件，突出祭祀与献祭的含义。篆书中，“龙”字形更具装饰性，以“三巳”代替了早期的“二巳”。隶书，楷书则对其形状进一步简化和规范化，使其更适合书写。

“龙”不仅是一个独体的象形字，在汉字构造中还扮演着重要角色，常作为部件参与构字，既可以充当形声字的形旁，也可作为声旁。“龙”常象征吉祥、尊贵、祝福、威望、力量、神秘或腾飞等寓意，如“宠”“珑”“睿”“袭”“龚”等。

“龙”作形旁时，如“龚”由形旁“龙”和声旁“共”构成，常见于古代姓氏，象征家族的荣耀和尊贵，其中“龙”承载着高贵的传承意象。“龙”作声旁时，如宠（宠爱）、珑（玲珑）、笼（笼子）、拢（靠拢）、胧（朦胧）等。以“宠”为例，“宠”则以宝盖头“宀”（表示房屋）为形旁，“龙”作声旁，既提供发音，又隐含着高贵与威严的象征。“珑”作为一个形声字，形旁“王”突出了与美玉相关的珍贵特质，声旁“龙”不仅提示发音，还进一步赋予字义美好与珍贵的意义。

由此可见，带“龙”的汉字不仅在构字上具有能产性，还承载了深厚的文化意义。这类汉字多带高贵、威望、神秘的色彩，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龙”的崇拜以及对其深厚的文化内涵的传承与表达。这种尊贵与吉祥的象征意义，使“龙”在汉字和文化体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六）“蛇”字

在中国十二生肖动物之中，“蛇”位于第六位。随着时代的变迁，“蛇”字的写法也发生着变化。

“蛇”是形声字，属于左右结构，由“虫”形旁和声旁“它”组成。“蛇”字在甲骨文中被写成，是象形字，描绘出头尖、身长的爬行动物形象。另有其他的甲骨文将“蛇”字写成，将蛇头的尖圆形改为棱形，并在蛇的“大腹”部位加一竖作为指事符号，表示蛇腹中的吞噬物，突出了蛇的弹性与消化能力，甚至体现了“蛇吞象”的特征。篆书中，“蛇”字则由“虫”和“它”合并构成，与早期形态有所不同。到了楷书时代，“蛇”字的写法比较规范，将篆文字形中的写成，将篆文字形中的写成。

篆文和楷书将蛇从象形转为抽象的合体字，“虫”与“它”的组合从表意过渡到符号化，这标志着汉字从直观到规范化的发展。现代汉字的固定形态，使“蛇”不仅代表一种生物，更融入语言体系，具有象征与比喻意义。

虽然并非所有的蛇都有毒，但毒蛇对人体的伤害以及心理上的恐惧却极为深远。因此，在中国文化中，“蛇”常被赋予凶狠、残暴、恶毒的象征意义。例如，用“蛇蝎心肠”或“心如蛇蝎”形容心肠歹毒的人；而那些威胁生命的凶残动物则被统称为“毒蛇猛兽”。由此可见，古人对蛇的畏惧之深。

现代汉语中，“蛇”字的写法被固定下来，是一完整的合体字，由“虫”和“它”两个部件构成。所以“蛇”字就无需承担构字部件的任务了。

（七）“马”字

在中国十二生肖中，“马”排名第七，是中国人最早驯化的六畜之一，长期以来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息息相关。马不仅是人类不可或缺的伙伴，还因其力量和速度，在拉车、运输、骑行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战争中更是扮演着关键角色。因此，“马”字的历史非常悠久，“马”字很早就被中国人刻在甲骨、金属、石头、竹筒等物品上。

“马”是象形字，也是独体字，其字形在不同历史阶段不断演变。在甲骨文中，“马”字被写作，描绘了长脸、大眼、鬃毛飞扬、尾巴和马蹄的形象，生动还原了马的特点。在金文中，“马”字被进一步简化，将甲骨文字形中代表眼睛、鬃毛和马蹄的部分调整为，使其更具符号化特征。在篆书中，“马”

被写成, 将马头和马足的特征抽象为, 并突出了鬃毛的线条。而在隶书中, “马”字的形态进一步简化, 将马蹄和尾演变为“四点底”, 更加便于书写。《汉字简化方案》中的简体楷书“马”, 则基于草书形态, 对正体楷书进行整体简化, 使其笔画更少、更简洁。

作为一个重要的造字部件, “马”广泛用于形声字, 其象征含义成为许多字的形旁。以交通工具为例, 含有“马”偏旁的字如“驾”“骏”“驱”“驶”“驰”“骋”等, 都与骑行或行进相关。此外, “马”作为形旁也用于描述有蹄类, 提供力气的动物的字, 如“骡”“骆”“驼”“驹”等。

同时, “马”还常作为形声字中的声旁, 用以表音, 如“妈”“吗”“玛”“骂”“码”等。这些字借用“马”的发音, 拓展了其应用范围, 也体现了汉字形声构造的灵活性。

“马”字及其衍生字不仅承载了马这一动物在人类历史中的重要地位, 也反映了汉字从象形到抽象化的演变过程, 以及形声构字法的深刻内涵。

(八) “羊”字

在中国十二生肖中, “羊”排名第八, 是中国最早驯化的六畜之一。在中国古代社会, 羊以其温顺的性格和丰富的用途, 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作为一种温顺的食草动物, 羊相比其他野兽更易捕获, 其肉质鲜美, 是远古人们的重要食物来源。在食物稀缺的时代, 羊不仅提供了营养丰富的肉食, 还常被用作祭祀供品, 象征人们对天地神灵的敬畏。此外, 羊毛和羊皮也是重要的资源, 为人们提供保暖的材料, 帮助抵御严寒。

由于羊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羊”字在汉字体系中出现很早, 并被刻在甲骨、金属、石头和竹简等物品上。

“羊”是独体象形字, 其字形在不同历史阶段不断演化。

“羊”字在甲骨文中被写成, 形似两角弯曲、两鼻孔在鼻尖上形成“V”形的动物。另有其他的甲骨文把“羊”字写成, 在弯角与鼻尖之间加一短横, 进一步描绘羊的外貌。“羊”字在金文中延续了甲骨文的基本形态, 还有其他的金文把“羊”写成, 突出弯曲的尖角。羊”字在篆文中被写成, 基本承续金文字形, 就将金文字形中的弯角写成。“羊”字在隶书中被写成

羊，将篆文字形中羊角𦍋的细节抽象为“草头”艹，羊嘴和羊角的具体形象逐渐模糊。“羊”字在楷书中被写成羊，延续隶书结构，使字形更加简洁，适合日常书写。

作为汉字的重要部件，“羊”既可以作为形旁，也可以作为声旁，参与构成了许多字。“羊”作为声旁的字如：“洋”（大海，取其声）、“祥”（吉祥）、“详”（详细）、“翔”（飞翔）等，不仅用于表音，还常带有文化上的联想，例如象征吉祥或美好。“羊”作为形旁的字如：“羚”（羚羊）、“羝”（公羊）、“羖”（一种公羊）等，则突出了与羊相关的生物特征或具体形象。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羊”常作为祭祀的重要供品，与吉祥、和谐的象征意义紧密相连。这与“羊”和“祥”谐音密切相关。因此，人们常将羊与美好祝愿联系在一起。在春节等喜庆场合，有许多与“羊”相关的成语被用来传递祝福，如“三羊开泰”“喜气洋洋”“得意洋洋”等，这些成语不仅声音协调生动，还寓意吉祥如意、万事顺遂。

“羊”不仅是重要的象形字，其字形演变记录了从具体到抽象的书写发展历程。同时，它作为部件参与了许多汉字的构造，在表达吉祥、美好等意义的同时，也强化了汉字体系中人与自然的紧密联系。“羊”的文化内涵丰富，不仅体现了中国古代人们对羊这一动物的亲切与尊崇，还反映了汉字造字法的灵活性与深刻意义。

（九）“猴”字

在中国十二生肖动物之中，“猴”位于第九位。猴子居住于山野、树林，似乎与人的生活疏离，但正如《说文解字》中所说，猴子“形状似人、披毛短尾，机智好动”，是特别灵动、顽皮的动物。中国人特别喜欢它。在中国文学作品中，最家喻户晓的一只猴子就是《西游记》里的美猴王了。

“猴”是一个形声字，左边为“犛”，表示其与动物相关，右边为“侯”，表声音。它的书写形式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演化。尽管目前尚未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发现“猴”字的踪迹，但在篆文中，“猴”被书写为一种代表难以捕捉、机敏灵活动物的字形𦍋。楷书中，“猴”的字形更加简单化猴，其进一步将篆文字形的“犛”写成“犛”，使其更适合书写。

“猴”字不仅在形态上体现了猴子的机灵与灵动，还因与

“侯”同音，赋予了其吉祥的象征意义。古时，人们常用“拜将封侯”寄托对子孙显贵成才的美好愿望，因此，猴子成为吉祥的意象。例如，大猴背小猴，寓意“辈辈封侯”；猴子背布袋，寓意“代代封侯”；猴子骑在马背上，寓意“马上封侯”等。此外，猴子喜食桃，而桃子在中国文化中象征长寿，因此“猴献寿桃”的意象常见于祝寿图中。

由此可见，猴子在中国文化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从文字学的角度来看，由于“猴”字并非独体字，它没有参与构造其他新字，但它自身丰富的文化内涵与象征意义，早已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之中。

（十）“鸡”字

在中国十二生肖中，“鸡”排名第十。作为最早被驯化的家畜之一，鸡在人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鸡不仅为人们提供蛋、肉等丰富的食物来源，还因其清晨打鸣的习性成为自然的时间信号，提醒人们起床劳作。因此，鸡在中国既是一种常见的动物，也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存在。

“鸡”的繁体字为“鷄”，是一个形声字，左右结构。左边的“又”是由“奚”简化而来，古时“奚”表音（现“又”不表音），右边的形旁“鸟”表意义，表示“鸡”属于鸟类。这种构字方式不仅保留了象形文字的特点，还通过声旁“奚”表达其读音来源。

“鸡”字在甲骨文中被写成，它是象形字，其字形如一只头顶鸡冠的大型飞禽，突出了鸣叫的公鸡形象。在金文中，“鸡”字更加突出爪子和长尾的形象。鸡”字在篆文中被写成，在隶书中被写成，将篆文字形中的“奚”写成，将篆文字形中的“隹”写成。楷书“鸡”承续篆文字形。《汉字简化方案》中将“雞”简化为“鸡”，通过将“鳥”简化为“鸟”，并用“又”代替“奚”，体现了字形简化的趋势。

鸡作为一种家禽，属于鸟类，其显著特征之一是公鸡在黎明前会打鸣，俗称“报晓”。因此，与“鸡”相关的语言习惯中，还蕴含了时间指示功能，例如“鸡鸣”通常用来指清晨时鸡的叫声。

在文化意义上，“鸡”象征着勤奋与努力。例如，“闻鸡起舞”这一成语表达了人们听到鸡鸣便起身练武或工作的精神。同时，由于鸡作为家畜，活动范围较小，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

关，因此“鸡”有时也被用来比喻生活中的琐事。比如，“鸡毛蒜皮”常用来形容一些细小、无足轻重的事情。

“鸡”是完整的合体字，不参与构字。鸡作为十二生肖的重要成员之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其不仅为人类提供食物，还作为时间标志，其文化内涵也通过语言和文字传递下来。它的汉字形体从象形再到形声的演变，体现了中国文字发展过程中的规律与智慧。在表达层面，“鸡”还被赋予了丰富的象征意义，无论是在日常用语中，还是在文化传承里，都占有重要地位。

（十一）“狗”字

“狗”是形声字，左右结构，左边“犬”作形旁表示与犬类相关，右边“句”（gōu）作声旁表读音。“狗”字在甲骨文中被写成，形体像一条腹瘦尾长、翘尾吠叫的狗。金文中的“狗”、“犬”是“句”（即“勾连”），表示两只犬相互勾连交配。此外，部分金文将“勾”写成“句”，更进一步体现其音义结合的造字特点。“狗”字在篆文中被写成，将金文字形中的写成，将金文字形中的写成。“狗”字在隶书中被写成，将篆文字形中的“犬”写成“反犬旁”，将篆文字形中的写成。

在中国十二生肖动物之中，“狗”位于第十一位，也是最早被驯化的家畜之一，在人们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守护家园的忠诚卫士，到陪伴人类生活的忠实伙伴，“狗”的形象深深植根于中国文化的土壤之中，承载着人们对忠诚、友善与勇敢等美德的向往与赞美。“狗”通常被认为甘愿放弃自由，屈居人下，因此在人们心目中，“狗”也象征缺乏骨气。这种对“狗”的复杂评价还体现在汉语词汇中，许多以“狗”喻人的词汇往往带有贬义色彩，例如“走狗”“狗腿子”“狗奴才”等，反映了对狗的忠诚和从属地位的负面评价。

“狗”字是合体字，所以不参与造字。但是它左边的部首反犬旁——“犾”却是一个重要的构字部件。在汉语中，含“犾”的字多半跟动物有关，如：狼、猪、狗、狍、豺、猎等。这也充分体现了汉字构字的形义结合特点。

(十二) “猪”字

“猪”是形声字，字形为左右结构，左边为“豕”，表示与动物相关，右边为“者”，表读音。其起源可以追溯到篆文时期，在甲骨文中并未发现“猪”或“猪”的字形。篆文中，“猪”被写作“豕”加“者”，其中“豕”代表短尾肥豚，“者”与“煮”同音，表示烹煮肥豚的油脂。古代人发现，猪肉相比其他动物的肉更加肥嫩，易于提取油脂，用猪油烹饪的菜肴更香浓可口。在隶书阶段，“猪”字的字形发生变化，“豕”改为“彘”，体现汉字书写简化的趋势。

“猪”是一个合体字，本身不参与造字，但“猪”的别称“豕”却是汉字中重要的造字部件，许多含“豕”的字带有积极意义，如豕、豪、豚、豨、豨等。可见“豕”在古代汉字系统中的地位。

在中国十二生肖中，“猪”位列第十二位，也是被中国人最早驯化的动物之一。猪性格温顺、贪吃、爱睡、不善劳作，动作缓慢，居住环境多为肮脏潮湿，因此“猪”常被用作比喻贪婪、卑鄙、愚笨或肮脏的人。但另一方面，猪也象征财富和富足。

此外，猪肥胖憨笨但可爱，其“无忧无虑、好吃好睡”的生活常被人们羡慕。在文学中，猪八戒这一形象生动展现了猪的可爱和机智，使“猪”这个形象更具亲切感。由于“猪”这一意象兼具褒义与贬义，因此当人们说“懒猪”或“笨猪”时，可能是在表达责备，也可能带有亲昵的语气。这需要根据具体的语境和语气来判断。

以上从字形的演变到文化意义，充分展现了十二生肖文字的演变规律、构造特征以及背后蕴含的丰富文化内涵。

三、在越南汉语教学中的应用

由于越南文字属于表音文字（拉丁字母），而汉字属于表意文字，因此，对于越南汉语学习者而言，汉字是他们学习汉语难度最大的一项技能之一。汉语十二生肖的文字研究将对越南汉语教学具有重要的实用意义，本文的研究成果将为越南汉语教学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应用价值。

通过考察汉语十二生肖文字构造特点,我们发现,这些都属于常用的一级汉字,在越南汉语教学中,特别是初级阶段教学中已经频繁出现。例如,在越南普遍使用的汉语教材——初级《汉语教程》中,第一课就出现了“马”字,第二课就出现了有“马”参与构成形声字的“妈、吗”等,第七课出现“鸡、鸡蛋”,而第14课则引入了含“虎”字的形容词重叠“马马虎虎”。到第二十课还专门设置了关于十二生肖和年龄属相的主题。这表明,十二生肖相关的汉字、词汇和文化内容在越南汉语教学中占有重要地位。

通过对十二生肖汉字构造特点的考察,我们了解到其中7个汉字属于象形字,占58.3%,如“鼠、牛、虎、兔、龙、马、羊”,它们不仅是独体字,还经常作为形旁或声旁参与构字。其余5个汉字属于形声字,占41.7%,如“蛇、猴、鸡、狗、猪”。在越南汉字教学中,部首的学习一直是重点内容,教师可以将这些汉字的部首作为教学的切入点。例如,“鼠”部首与老鼠有关,“豸”部首与动物相关,“羊”部首通常带吉祥如意等。此外,通过讲解六书中的造字法,学生能够更深刻地理解汉字从象形到形声的发展规律。汉语十二生肖文字构造特点可以归纳如下图表:

汉语十二生肖文字构造特点

顺序	汉字	汉字等级	六书	字形分析	其他字形	构字
1	鼠	一级字	象形	上下结构		鼯、馱、鼯、鼯、鼯、鼯
2	牛	一级字	象形	独体字	牝	牡、牧、特、犊、牝、牟、犟、犁
3	虎	一级字	象形	半包围结构		彪、彪、彪、彪、彪
4	兔	一级字	象形	上下结构		冤、逸、菟、冤
5	龙	一级字	象形	独体字		宠、眈、珑、苍、龚、裘
6	蛇	一级字	形声 从虫它 声	左右结构		“蛇”是完整的合体字,不参与构字。
7	马	一级字	象形	独体字		驾、驂、驱、驶、驰、骋、骡、骆、驼、驹

眼、水龙头、火龙果、鼠标等，相关表达：太牛了、羊年大吉等。

此外，十二生肖的量词也是初中阶段语法教学的重点。教师可以讲解十二生肖量词的使用特点与规律。例如：

1、“只”作为量词，通常用于小型或单个动物，如：一只猫、一只狗、一只鸡、一只老鼠、一只老虎、一只兔子、一只猴子。

2、“头”作为量词，主要用于体型较大的动物，尤其是哺乳动物，强调动物的外形特征，如：一头牛、一头羊、一头猪。

3、“条”作为量词，常用于描述细长、流动、柔软、弯曲、延伸的事物，如：一条蛇、一条龙。

4、“匹”作为量词，通常指代体型较高大、雄壮的动物，如：一匹马、一匹骡、一匹驴。

对于中高级阶段的学生，可以引入与十二生肖相关的成语，如“官仓老鼠”、“对牛弹琴”、“卧虎藏龙”、“守株待兔”、“画龙点睛”、“画蛇添足”、“马到成功”、“亡羊补牢”、“马上封侯”、“闻鸡起舞”、“兔死狗烹”、“猪朋狗友”等。这些成语及其背后的典故能够激发学生对汉语学习的兴趣。掌握与汉语十二生肖相关的表达不仅能够提升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还能加深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在教授汉字时，教师可以通过以下一些方法来加深学生对汉字的理解、记忆与运用能力：

（一）部件分析法：可以利用拆解汉字结构的方法让学生掌握汉字构造的规律。学习“妈”时，可以分解为“女”和“马”，作为形声字，“女”形旁表意义，“马”声旁表读音。

（二）字源文化法：学习“鸡”时，可以介绍甲骨文到楷书的雞。《汉字简化方案》中将“雞”简化为“鸡”，通过将“鳥”简化为“鸟”，并用“又”代替“奚”。“鸡”的繁体字为“鷄”，是一个形声字，左右结构。左边的“又”是由“奚”简化而来，古时“奚”表音（现“又”不表音），右边的形旁“鸟”表意义，指示“鸡”属于鸟类。这种构字方式不仅保留了象形文字的特点，还通过声旁“奚”表达其读音来源。体现了字形从象形到简化的过程。

（三）技术辅助教学法：通过播放汉字笔顺动画和相关汉字视频，可以有效地帮助学生掌握汉字的正确书写顺序，并加深他们对

汉字结构和意义的理解，同时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可以推荐学生使用专门的汉字笔顺动画应用程序（APP），这些应用程序能够辅助学生学习和记忆汉字的正确书写顺序。

（四）语境记忆法：学习饮食主题，如“你喜欢吃什么？”可以设计情景：“我喜欢吃牛肉 / 我喜欢吃牛肉面 / 我喜欢吃牛肉米粉 / 我喜欢吃鸡肉”等。

（五）组词造句法：学习“狗”，可以引导学生组词：“一只狗（一条狗）；可爱的狗；聪明的狗”等，并引导学生造句：“我有一只狗；我有一只可爱的狗 / 我喜欢狗 / 我不吃狗肉 / 我家的狗很聪明”等。

（六）游戏法：通过设计如“拍苍蝇”与“找朋友”等互动游戏，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将汉字的偏旁、部首与相应的字形进行匹配。此类教学活动不仅能够提升学生对汉字学习的兴趣，还能增强他们对汉字结构的记忆。这种寓教于乐的方法能够有效地促进学生对于汉字构字的认识，从而提高他们的汉字识别和书写能力。

（七）对比分析法：在汉字教学中，教师可以采用对比分析的方法，将具有相同部件的汉字进行比较，分析它们在位置和读音上的差异。例如，可以对比以下几组汉字：

“吗”（你忙吗）、“妈”（妈妈）、“码”（号码）、“玛”（玛丽）、“蚂”（蚂蚁）、“骂”（责骂）等，这些字都含有“马”这个部件，但在字义和发音上各有不同。

“笼”（小笼包）、“珑”（玲珑剔透）、“胧”（朦胧）、“聋”（聋哑）等，这些字都含有“龙”这个部件，它们在语义和用法上也有所区别。

通过这种对比分析，学生能够更清晰地理解汉字的结构特点，加深对汉字形、音、义之间关系的认识，从而提高汉字学习的效率和准确性。

汉字教学的核心在于将形、音、义结合起来，通过多种方法提升学习者的兴趣和记忆效果。教师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上述方法，甚至结合多种策略，以达到最佳教学效果。

四、结语

汉语十二生肖文字的演变反映了汉字在历史上的发展历程，从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再到楷书的字形变化，在形体上逐渐由图画变为笔画，由复杂变为简单，由象形变为象征的形成演变过程。

汉语十二生肖文字出现的时间比较早，“鼠”、“牛”、“马”等很早就出现在甲骨文中，晚一点的如“猴”与“猪”到篆文时出现；甲骨文中，这些汉字出现的频率高低也不相同，像“牛”、“龙”、“蛇”、“羊”等出现的频率较高。其跟这些动物被驯化的时间的早晚，及在人们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地位有关。

如今汉语十二生肖文字构造或脱胎于甲骨文，或脱胎于篆书，它们的演变过程既让我们看到了汉字文化的延续性，又反映了中国人从古到今对自然界相关物象的认知的变化。这些动物特性又被借用来指代人，含义丰富，具有浓厚的中国文化色彩。

作为表意文字，汉字起源于图画，并通过象形、指示、会意、形声等造字法展现了中国人的创造力与想象力，以及对世界的观察与认识，对人生的理解与观念。这种文化的传承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智慧与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这些特点为越南汉语教学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资源。

参考文献

1. 陈志明：《十二生肖动物的汉语成语及其文化比较》，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2. 董晓荣：《汉语动物成语的语言文化研究》，天津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3. 顾建平：《汉字图解字典》，上海：东方出版社，2008年。
4. 李乐毅：《汉字溯源》，北京：世界出版社，1997年。
5. 刘姗姗：《汉语十二生肖动物类成语研究》，南京师范大学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6. 马丹：《论汉语成语中十二种生肖动物的象征意义及其教学》，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7. 孟超：《汉语动物词语研究》，黑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

8. 裴氏恒娥: 《汉越生肖词语对比研究》, 华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5年。
9. 谭秀琼: 《含动物语素的汉越成语对比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博士论文, 2019年。
10. 王娟: 《表十二生肖动物名称的词群研究》, 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0年。
11. 韦丽华: 《中越动物文化内涵的比较研究》, 广西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9年。
12. 许慎: 《说文解字》, 北京: 中华书局, 1963年。
13. 杨寄洲主编: 《汉语教程》第一册上、下, 河内: 河内国家大学出版社, 2023年。
14. 吴氏惠 Ngô Thị Huệ: 《汉语阅读与写作(中高级)》, 河内: 社科出版社, 2022年。
15. Ngô Thị Huệ: *Đối chiếu thành ngữ có hình ảnh con chuột trong tiếng Hán và tiếng Việt từ góc độ ẩn dụ tri nhận*, Tạp chí Ngôn ngữ, Số 11, 2017.
16. Ngô Thị Huệ, Nguyễn Hồng Sơn: *Con chuột trong thành ngữ tiếng Hán và tiếng Việt - Góc nhìn thi ẩn dụ tri nhận*, Hội thảo Ngữ học toàn quốc, Ngôn ngữ ở Việt Nam - Hội nhập và phát triển, Nxb Dân trí, 2017.
17. Nguyễn Hồng Sơn: 《汉越十二生肖词语文化内涵的对比研究》, 河内大学硕士论文, 2022.
18. Phạm Ngọc Hàm: *"Chó" trong ngôn ngữ và văn hóa Trung - Việt*, Tạp chí nghiên cứu nước ngoài, Trường Đại học Ngoại ngữ Đại học Quốc gia Hà Nội, tập 34, số 1 năm 2018.
19. Phạm Ngọc Hàm: *Chữ "羊" (dương) trong ngôn ngữ - văn hóa Việt Nam và Trung Hoa*, Tạp chí Ngôn ngữ, số 3 năm 2015.
20. Phạm Ngọc Hàm: *Con gà trong ngôn ngữ Trung - Việt*, Tạp chí nghiên cứu nước ngoài, Trường Đại học Ngoại ngữ Đại học Quốc gia Hà Nội, tập 33, số 1 năm 2017.
21. 《象形字典网》, 网址: <https://www.vividict.com>, 检索日期: 2024年1月18日



《当代中国研究期刊》来稿须知

《当代中国研究期刊》是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主办的当代综合性学术期刊。本刊范围涵盖一切与当代中国有关的研究课题，学术领域不限。本刊已于 2014 年 10 月出版第 1 期，国内外公开发行。在此，本刊敬请作者投稿时注意如下事项：

1. 来稿要求选题新颖、论点明确、论据可靠、论证严密、层次分明、文字简练、图表清晰。全文（包括图、表、参考文献和英文翻译等）篇幅不宜超出一万字。

2. 文稿顺序：篇名，作者署名，摘要、关键词，作者简介，英文篇名，英文摘要，英文关键词，英文作者简介，正文，参考文献和联系方式。

3. 篇名：简明、确切地概括论文最重要的特定内容，一般不超过 20 字，必要时可以加副篇名。避免使用非公知公用的缩略语、字符、代号和公式。英文篇名与中文篇名含义一致。

4. 作者简介：宜署真实姓名。多名作者的姓名之间用空格隔开。

5. 摘要：客观地反映论文的主要内容。具有独立性和自明性。不超过 300 字，不分段，不用图表和非公知公用的符号或术语，不引用图、表、公式和参考文献的序号。英文摘要的内容与中文摘要相对应。

6. 关键词：反映论文的主题概念，一般标注 3-8 个，用分号隔开。英文关键词与中文关键词一一对应。

7. 作者介绍：姓名、职称、研究方向或者兴趣。英文：(Your Name) is a Professor / Associate Professor / Senior Lecturer / Research Associate at (faculty / school / department) in (university). (His / her) main research /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please state your research interest). E-mai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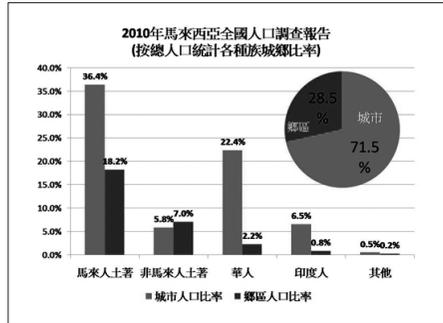
8. 正文：字体宜用宋体 12 号；正文内多于四行的引文请另外分段，且用楷体。

9. 注释：引文出处或用于对文章篇名、作者及文内某一特定内容作必要的解释或说明。格式如下：

- ¹ 王扬宗：《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辽宁：辽宁教育，2002 年，第 262 页。
- ² 江天骥：《从意识哲学到文化哲学》，《哲学研究》，2001 年第 1 期，第 59 页。
- ³ 黄锦树：《族群关系·敌我》，黄锦树、王德威编：《原乡人：族群的故事》，台北：麦田，2004 年，第 9-19 页。
- ⁴ Vasil, R. K.. *Ethnic Politics in Malaysia*. New Delhi: Radiant Publisher, 1980, p. 21.
- ⁵ Charles Ross. A Conceptual Map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n Interview with Nie Zhenzhao.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Vol.7(1), 2015, pp.7-14.

10. 图表：文内所有的图表皆以序号标明及排列，如：图 1、图 2、表 1、表 2。序号后应备注该图表的相应标题（如有），资料来源置于图表的下方。如：

表 1 2010 年马来西亚全国人口调查报告



资料来源：政府人口普查报告 / 作者制表

11. 参考文献：采用作者姓氏字母顺序，列于正文之后。如：

- 1 黄锦树：《族群关系·敌我》，黄锦树、王德威编：《原乡人：族群的故事》，台北：麦田，2004年。
- 2 江天骥：《从意识哲学到文化哲学》，《哲学研究》，2001年第1期。
- 3 西西：《巴加斯·略萨作品的时空浓缩结构——试析〈潘特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的第一章》，《联合文学》，1994年第111期。
- 4 Vasil, R. K.. *Ethnic Politics in Malaysia*. New Delhi: Radiant Publisher, 1980.
- 5 Charles Ross. A Conceptual Map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n Interview with Nie Zhenzhao.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Vol.7(1), 2015.

12. 网络资料：作者：《资料名称》，《网站刊物名称》，资料发表日期。网址。取用日期，如：

- 1 张铁：《人民时评：“乌坎转机”提示我们什么》，《人民网》，2011年12月22日。网址：<http://opinion.people.com.cn/GB/16677909.html>。取用日期：2017年5月13日。

2 Renae Merle, Simon Denyer. Global Markets Cap a Week of Turmoil. *The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1, 2016. Website: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asia_pacific/china-shares-rebound-on-government-support-but-rest-of-asia-unimpressed/2016/01/08/71fcb6d4-b582-11e5-8abc-d09392edc612_story.html. Accessed: May 21, 2023.

13. 联系方式：包括能够与作者及时沟通的通讯地址、电子信箱和电话。

14. 来稿一律采用中文简体。本刊提倡通过电子邮件投稿，并通过电子邮件与作者联系。请密切注意电子信箱，以免联系不畅，耽误时间。

15. 切勿一稿两投，违反者（包括所有署名作者）将在一定时段内被禁止在本刊发表论文。

竭诚欢迎广大新老作者踊跃投稿。

本刊编辑部电子信箱： ccs2014ics@gmail.com

地址： Institute of China Studies,
Faculty of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i Malaya,
50603 Kuala Lumpur, Malaysia.

当代中国研究期刊

《当代中国研究期刊》是马来西亚大学中唯一以中文为媒介的学术刊物，也是马来西亚唯一以中文为媒介的学术刊物。

本刊自2014年出版以来，已逐渐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刊物，尤其在海外华人学术界与读者中享有广泛声誉。本刊坚持学术规范，追求学术创新，并广泛吸纳海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本刊坚持学术规范，追求学术创新，并广泛吸纳海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本刊坚持学术规范，追求学术创新，并广泛吸纳海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

2021年8月，本刊正式收录于马来西亚高教部期刊索引库 MyJournal。

- ✉ 邮箱 : ccs2014ics@gmail.com
☎ 电话 : 603-7967 7288
📍 地址 : Institute of China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laya,
50603 Kuala Lumpur, Malaysia
📖 My Journal : <https://myjournal.mohe.gov.my/public/browse-journal-view.php?id=961>